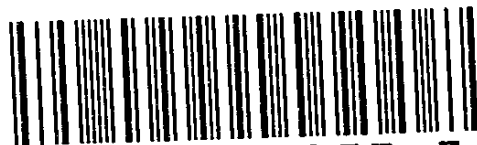


740.9
973
2

書叢學文友良

輯編璧家趙

種四十第



3 0662 8873 3

司公總友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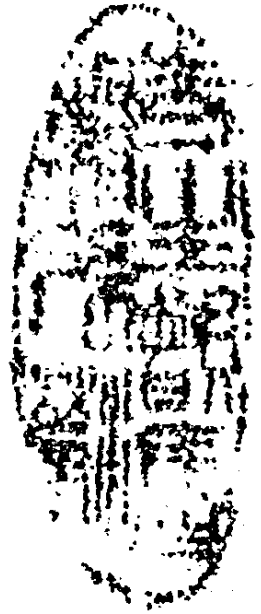
路川四北海上

司公友良省各

重慶 廈門 紐約 梧州 汕頭 廣州 漢口 北平 南京

司公美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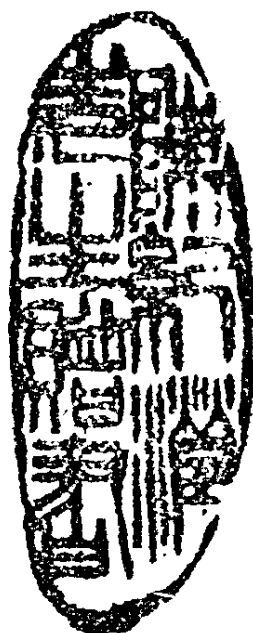
香港 新加坡



740.9
973

歐 行 日 記

鄭 振 鐸 作



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印行

1934

B 391653



自 記

這部日記，其實祇是半部之半。還有四分之三的原稿，因為幾次的搬家，不知散失到什麼地方去，再也找不到。僅僅爲了此故，對於這半部之半的『日記』，自不免格外有些珍惜。

寫的時候是一九二七年；到現在整整的隔了七個年頭，老是保存在篋中，不願意，且也簡直沒有想到，拿去發表。爲的是，多半爲私生活的記載，原來祇是寫來寄給君箴一個人看的。不料，隔了七年之後，這陳年老古董的東西却依舊不能藏拙到底。

一半自然是爲了窮，有不得不出版之勢；其實，也因為這半部之半，實在飄泊得太久了，經過的劫難不在少數，都虧得君箴的細心保存，才能夠『歷劫』未燬。今日如果再不將牠和世人相見，說不定再經一次的浩劫。

巨變，便也將和那四之三的原稿一樣，同埋在灰堆火場之中。這些破稿子不足惜，却未免要辜負了保存者之心了。故趁着良友向我索稿的時候，毅然的下一決心，將牠交給良友出版了。

這裏面，有許多私生活的記載，有許多私話，却都來不及將他們刪去了。

但因此，也許這部旅行日記，便不完全是記行程，記遊歷的乾枯之作，其中也許還雜着些具有真摯的情感的話。

絕對不是着意的經營，從來沒有裝腔作態的描叙——因為本來祇是寫給一個人看的——也許這種不經意的寫作，反倒覺到自然些。

二十三年九月八日作者自記于上海。

五月二十一日

下午二時半，由上海動身。這次歐行，連我自己也沒有想到會這麼快。在七天之前，方才有這個動議，方才去預備行裝。中間，因為英領事館領取護照問題，又忙了幾天，中間，因為領護照的麻煩，也曾決定中止這次的旅行。然而，却終於走了。我的性質，往往是遲疑的，不能決斷的。前七年，北京乎，上海乎的問題，曾使我遲疑了一月二月。要不是菊農濟之他們硬替我作主張，上海是幾乎去不成了。這次也是如此，要不是岳父的督促硬替我買了船票，也是幾乎去不成了。去不去本都不成問題，惟貪安逸而懶于進取，乃是一個大病。幸得親長朋友的在後督促，乃能略略的有前進的決心。

這次歐行，頗有一點小希望。(一)希望把自己所要研究的文學，作一種專心的正則的研究。(二)希望能在國外清靜的環境裏做幾部久欲動手寫

而迄因上海環境的紛擾而未寫的小說。(三)希望能走遍各國大圖書館，遍閱其中之奇書及中國所罕見的書籍，如小說，戲曲之類。(四)希望多遊歷歐洲古蹟名勝，修養自己的身心。近來，每天工作的時間，實在太少了，然而還覺得疲倦不堪。這是處同一環境中太久了之故。如今大轉變了一次環境，也許對於自己身體及精神方面可以有進步。以上的幾種希望，也許是太奢了。至少：(一)多讀些英國名著，(二)因了各處圖書館的搜索閱讀中國書，可以在中國文學的研究上有些發見。

一個星期以來，即自決定行期以來，每一想及將有遠行，心裏便如有一塊大鉛重重的壓住，說不出如何的難過，所謂「離愁」，所謂「別緒」，大約就是如此吧。然而表面上却不敢露出這樣的情緒來，因為箴和祖母母親們已經暗地裏在難過了，再以愁臉相對，豈不更勾引起他們的苦惱麼？所以，昨夜在祖母處與大家閒談告別，不得不顯出十分高興，告訴他們以種種所聞到的輕快的旅行中事，使他們可以寬心些。近來祖母的身體，較

前已大有進步，精神也與半年前大不相同，筋骨痛的病也沒有了，所以我很安心的敢與她告別了一二年。然而，在昨夜，看她的樣子雖還高興，却有一種說不出的殷憂，聚在眉尖心頭。她的筋骨又有些痛了。我怎麼會不覺得呢！

『淚眼相見，竟無語幽咽』。在別前的三四天，我們倆已經是如此了。一想起別離事，便十分難過。箴每每的淒聲的對我說，『鐸，不要走吧』；我也必定答說，『不，我不想走。』當護照沒有弄好時，我真的想『不去了吧』。且真的暗暗的希望着護照不能成功。直到了最後的行期之前的一天上午，我還如此的想着。雖然一面在整理東西，一面却在想：『姑且整理整理，也許去不成功的』。當好些朋友在大西洋飯店公餞我時，我還開玩笑似的告訴他們說：『也許不走呢！不走時要不要回請你們？』致覺說，『一定要回請的。』想不到第二天便真的動身了。在這天的上午，我們倆同倚在榻上，我充滿了說不出的情感，只覺得要哭。箴的眼眶

紅紅的。我們有幾千幾萬語要互相訴說，我們是隔了幾點鐘就要離別了，然而我們却一句話也說不出。最後，我竟嗚咽的哭了，箴也眼眶中裝滿了眼淚。還是上海銀行的人來拿行李，方才把我的哭泣打斷了。午飯真的吃不進。吃了午飯不久，便要上船了。岳父和三姊十姊及箴相送。到碼頭時，文英，佩真已先在。後來，少椿及綺綉帶了妹哥也來了。我們拍了一個照，箴已在暗暗的拭淚。幾個人同上船來看我的房間。不久，便鈴聲丁丁的響着，只好與他們相別了。箴在碼頭上張着傘倚在岳父身旁，暗暗的哭泣不止。我高高的站在船舷之旁，無法下去勸慰她。兩眼互相看着，而不能一握手，一談話，此情此景，如何能堪！最後，聖陶，伯祥，予同，調孚趕到了，然而也不能握手言別了，只互相點點頭，揮揮手而已。岳父和箴他們先走，怕她見船開動更難過。我看着她背影漸漸的遠了，消失在過道中了！這一別，要一二年才得再見呢！唉！『黯然魂消者惟別而已矣！』漸漸的船開始移動了，鞭噼必必咄咄的爆響着，白巾和帽子在空中

揮舞着。別了，親友們！別了，中國，我愛的中國！至少要一二年後才能再見了。Adieu Adieu 是春台的聲音叫着。碼頭漸漸的離開船邊，碼頭上的人漸漸的小了。我倚在舷邊，幾乎哭了出來，熱淚盈盈的盛在眼眶中，只差些滴了下來。遠了，更遠了，而他們還在揮手送着。我的手揮舞得酸了，而碼頭上的人也漸漸的散了，而碼頭也不見了！兩岸除了綠草黃土，別無他物。幾刻鐘後，船便出了黃浦江，兩岸只見一線青痕了。真的離了中國了，離了中國了！中國，我愛的中國，我們再見了，再見時，我將見你是一個光榮已完全恢復的國家，是一個一切都安甯，自由，快樂的國家！我雖然離了你；我的全心都繫在你那裏，決不會一刻忘記的，我雖離開你，仍將爲你而努力！

兩岸還是兩線的青痕，看得倦了便走下艙中。幾個同伴都在那裏；一個是陳學昭女士，一個是徐元度君，一個是袁中道君，一個是魏兆淇君。我們是一個多月的旅伴呢，而今天才第一次的相聚，而大家却都能一見如

故——除了學昭以外，他們我都不大熟。

法文，我是一個字也不懂，他們不大會說。船上的侍者却是廣東人，言語有不通之苦。好在還與他們無多大交涉，不必多開口。我的同艙者有一個英國人，彷彿是一個巡捕，他說，他是到新加坡去的。

說起 Athos 的二等艙來，真不能說壞。有一個很舒適的餐廳，有一片很做寬的甲板，我的三一九號艙內雖有四個舖位，却還不擠，有洗臉的東西，艙旁又有浴室。一切設備都很完全。我真不覺得牠比不上太古，招商二公司船上的『洋艙』。我們都很滿意，滿意得出乎當初意料之外。餐廳于餐後，可以獨據一桌做文字，寫信，也許比在編譯所中還要舒服。船是平穩而不大顛簸，一點也不難過。別離之感，因此可略略的減些！最苦的是獨自躺在床上，默默的靜想着。這是最怕的。好在現在不是在餐所寫信，便是在甲板上散步，或躺在籐椅上聚談。除了睡眠時，決不回房中去。

六時，搖鈴吃晚餐。一盆黃豆湯，一盆肉，一盆菜包雜肉，還有水果，咖啡，還有兩瓶葡萄酒。菜並不壞。酒，只有我和元度及兆淇吃，只吃了一瓶。

晚上，在船上買了一打多明信片，寫了許多封信。

夜間，睡得很安舒，沒有做什麼夢——本來我是每夜必有夢的。

五月二十二日

早上，起床得很晏，他們都已吃過早茶了。匆匆的洗了臉，新皮包又打不開，什麼東西都沒有取出，頗焦急。早茶是牛奶，咖啡，和幾片麵包。

又寫了幾封信，並開始代箴校改萊因河黃金一稿。午飯在十點鐘，吃的菜似乎比晚餐還好，一樣果盆，一盆雞蛋，一盆麵和燒牛肉，再有水果咖啡。仍有兩瓶酒，我們分一瓶給隣桌的軍官們，他們說了一聲「Merci。」

下行李艙去看大箱子，取出了幾本書來。開大箱的時間是上午八至十一時，下午四至六時。四時吃茶，只有牛奶或咖啡及麵包。

沒有太陽，也不下雨，天氣陰陰的，寒煖恰當。我們很舒適的在甲板上散步。船已入大海。偶然有幾隻航船輪船及小島相遇于途。此外，便是水連天，天接水了。與元度上頭等艙去看。不看則已，一看未免要茫然自失。原來，我們自以為三等艙已經夠好的了，不料與頭等艙一比，却等於草舍之比皇宮。他們沒有一件設備不完全，吃烟室，起坐室，餐室，兒童遊戲室……等等，臥室的佈置也和最講究的家庭差不多。如此旅行，真是勝於在家。想起我們的航行內海內河的船來，真不禁萬感交集。我們之不喜歡旅行，真是並不可怪。假定我們的旅途是如此的舒適，我想，誰更會以旅行爲苦而非樂呢！

同船的還有凌鴻勳夫婦和他們的孩子。他們是我的從前的隣居，現在到香港去，不知有何事。他曾做過南洋大學的校長，最近才辭職。我們倚

在船舷談得很久。還有一位劉夫人，也帶了一個女孩子，那個孩子真有趣，白白的臉，黑黑的一雙大眼，誰見了都更喜愛。我們本不認識，不久却便熟了。平添了不少熱鬧於我們羣中。

我們決定多寫些文字，每到一處，必定要寄一卷稿子回去，預備爲文學週報出幾個 Atlas 專號。我們的興緻真不算壞。這提議在昨夜旁晚，而今天下午，學昭女士已寫好了一卷法行雜簡。寫得又快又好。我不禁自愧！我還一個字也沒有動手寫呢。寫些什麼好呢？

船上有小鳥飛過，幾個水手去追牠，牠飛入海中，飛得很遠很遠，不見了，我們很擔心牠會溺死在海中。茶後，洗了一次澡，冷熱水都有，設備得比中國上等的旅館還好。

晚餐是一盆黃豆湯，一盆生菜牛肉，一盆炒豆夾，一盆布丁，其餘的和昨天一樣。生菜做得極好。箴是最喜歡吃生菜的，假定她也在這裏，吃了如此調製的好生菜，將如何的高興呢！

餐後，我們放開了帆布的躺椅，躺在上面閒談着。什麼話都談。我們忘記了夜色已經漸漸的灰闇了，墨黑了。偶然抬頭望着，天上陰沉沉的，一粒星光也不見，海水微微的起伏着，小浪沫飛濺着，照着船上艙洞中射出的火光，別有一種逸趣。遠遠的有一座燈塔，隔一會兒放一次光明。有一種神祕的偉大，壓迫着我。

等到我們收拾好椅子下船時，已經將十時了。我再拿起萊因河黃金的譯稿到餐廳裏來做校改的工作。自己覺得不久，而侍者却來說，要熄滅電燈了，不得已只好放下工作去睡。

袁中道君是一位畫家，我們很喜歡看他作畫。他今天畫好幾幅速寫像。晚上，我正在伏案寫字，而他却已把我寫入畫中了。很像。畫學昭的那一幅伏案作書圖尤好。

在船上已經過了三十多個小時了，還一點也沒有覺得旅行的苦。這是很可以告慰於諸親友的。據船上的布告，自開船後到今天下午二時，恰恰

一天一夜，共走了二百八十四英里，就是離開上海已二百八十四英里了！後天（二十四號）早上六時，才可到達香港。

五月二十三日

起身很早，還不到五時半。上午，寫了好幾封信。皮包居然打開了，原因是太緊，所以開不開。現在叫 Boy 來，用鐵錐來一敲一壓，便即開了。鎖並沒有損壞。不禁爲之一慰。爲箴改正萊因河黃金，到下午才好。即封寄給她，並補作了二十一日下半及二十二日之日記，這時，已經下午二時了。我們五個人相約，預備做文章集攜來寄到上海，爲文週出一個 Athos 專號。直到這時，我還未動手做。學昭已經做了，元度他們也都已在動手寫了。我只得匆匆的寫了一篇我們在 Athos 上，又寫了一篇別離。寫完時，還未到五點鐘，因爲五點後便不能寄，而明天到香港，過去這一個地點，便又要好幾天不能寄信了。所以不得不快快的寫。晚上，有

微雨，甲板上不能坐。少立即下。很疲倦，不久，即去睡。天氣很熱！

五月二十四日

已經進香港港口了，我還未起身。據黑板上宣布，六點可到。在臥室窗口，見外面風景極好。海水是碧綠的，兩岸小山林立，青翠欲滴。好幾天不見陸地，見了這樣的好風景的陸地，不覺加倍的喜歡！匆匆的穿衣……吃早餐。到香港去的客人已都把行裝整理好了。可愛的劉小姐（名慕潔）及凌氏一家都已在甲板上。船停了。船的左右，小舟蝟集，白布紅字，寫着大東飯店等字，很有風緻。船在水中央，一面是九龍，廣九車站的鐘樓，很清楚的看見，一面是香港，青青的山上，層樓飛閣，重重壘壘，不得不令人感到工程之偉大。我和元度，兆淇頗思上去一遊，因為聽說，船到下午四時才開，而現在還不到八點呢。躊躇了許久，終了由梯子走下，上了一隻汽船，也不問價。幾分鐘後，便到了香港。舟子並不要

鏡，頗溫厚可親。這使我們的第一印象很好。我們先去找皇后大街，上山又下山，問了許多人，方才找着，因為要到商務去。到了商務，却雙扉緊閉着，原來今日是英國的 Empire Day，所以放假——聽說，上海也很熱鬧呢！——但有好些公司，如先施等，却又不放假休息，不知商務何以如此。無意中，走到一處風景很好的地方。峯迴路轉，濃陰如蓋，目光爲之一亮。牆上寫着『To The Peak Tram』我們便決定要到山顛去一遊。到了電車站，上了車，每人費了三角港洋（港洋較鷹洋貴，每鷹洋只等于港洋九角）。電車動了，很峻峭的上了山，係用鐵繩拉了上去的。山上風光極好，回看山下，亦處處有異景。再上，則海霧瀰漫，不見一物。下了電車，再往上走。前景不見，後景到極佳，三五小島立於水中，羣山四圍，波平如鏡，間有小輪舟在駛行着，極似西湖。坐電車下山時，係倒坐着，下面風物都看不見，所以還沒有上山的有趣。又坐了山下的電車，預備去吃飯。不料坐錯了一部。元度見方向不對，連忙下車，換了一部。香港電

車（除了上山之車外）都是兩層的，上層極好。在一家小酒館中吃了飯，飯菜很不好。飯後，到先施公司買些東西，立刻都到海濱來，僱了一隻小舢板回船，僅花了二角，（我們並沒有還價），實在不貴。上船後，我們忽然記起了一件事未做。在香港果市上，見荔枝一顆顆的放在盤中，皮色淡紅，含肉極爲豐滿，如二八少女，正在風韻絕世之時，較之上海所見者，不啻佳勝十倍。我們一個個都渴想一嘗。不料臨下船時，却太匆匆了，都忘了這事。上船後與學昭談起，才不勝惋惜，然已來不及再去買了。這乃是游港最歉悵之一事也！我想，假定有風雅知趣之港商，當此荔枝正紅之時，用了一隻小艇，張了小長帆，用紅字標着『荔枝船』三字，往來於海中求售，一定是生意甚佳的。其如無此『雅商』何！

說是下午四時開船，但却遲到了六時方開。儘有時間上岸去買荔枝呢。——真的，我們是太喜歡那微紅可愛的肥荔枝了！——只是太懶了，不高興再上岸去。『風雅的食慾』究竟敵不過懶惰的積習！

香港，全是一個人工的創造物，真不壞呢！全市街道，比上海好，山上尤處處可見絕偉大的工程。惟聞有太『人工』了的地方，也未免令人微微的失望。譬如瀑布和澗水，是如何的清雋動人的自然東西，他們却用了方方整整的石塊，砌在水邊，有的幾條澗，却更用了極齊整的石級，一路接續的舖下去。這真完全失了絕妙的山水之風趣了！可是有兩點是他處絕比不上香港的：（一）我們常說的是『青山』，究竟『青』的山有幾處還不是非黃濁色的，便是濃綠色的，秀雅宜人的青色山，真是少見。香港的山却真的是可愛的青，如披了淡青色紗衣的好女子，立在水中央，其翩翩的風度，不禁令人叫絕。（二）我們常說的是『綠水』，究竟『綠』的水又有幾處；還不是非淡灰色的便是蔚藍色的，綠綠的如壘了千百片的玻璃，如一大片絕茂盛的森林的綠的水，真是少見。香港的水，却真是可愛的綠，全個海是綠綠的，且又是瑩潔無比，真如一個絕大的盈盈不波的溪潭，不像是海——真使我們見過墨色的北海，青灰色的東海，黃濁色的黃海的人讚

嘆不已！

下午洗了一次澡，只有熱水，沒有冷水，累得滿身是汗。傍晚，風甚大，有絲絲的毛雨，夾在風中吹來。甲板上不能坐立，只得到了餐廳中。補寫了昨天的日記，並寫了今天的。

八哥由澳洲到了香港，乘 *President Cleveland* 回滬。聞係今日動身。渴欲一晤，不料見報，*Cleveland* 乃已於今早一時開走了。

夜，甚熱，九時半即睡。作一夢，甚趣，記得在夢中曾大哭。

五月二十五日

早起，天氣甚好。海水作蔚藍色，皎潔無比，與香港海中之水色又不同。一無波浪，水平如鏡，小波紋粼粼作縐，不似在大海中，乃似在西湖。天色亦作蔚藍色。偶有薄紗似的輕雲，飄綴於天上，其雋雅乃足耐入十日思。波間時有小魚，飛滑於水面，因太少，不能知其為何魚，惟其飛

滑，甚似我們少時之用瓦片打水標，水面上起了一條長痕。有時，十數小魚，同時在波面上飛着，長痕十數條同時四向散開，至爲有趣。燕子亦在水面飛着，追掠着小魚之類食物，又輕迅，又漂亮。有時不願意飛了，便張開了飛着的雙翼，平貼於水面，因此身體可以不至於沉下，即在水面隨波上下休息着。其閑暇不迫之態，頗使我心醉。大海中除了天與海外，一無所見，惟此二物，足繫人思。偶有三輪舟，在遠處經過，一縷濃烟，飄浮於地平線上，亦甚可觀。今日天氣甚熱，幸得於甲板尋得一蔭涼處憩息着。讀了半課法文，又草草讀了沈伯英的南九宮譜。

日來，精神甚好，食量大佳，每餐都感不足，未到飯時即已覺餓。

茶後，買了十二個法郎的明信片，又去寄了給箴的及給調孚他們的信。寄了十幾張明信片送給商務諸友。

晚，沐浴，寫了一篇浮家泛宅，預備給第二個 Athos 專號用。聞後天下午四時，可到西貢約停四天。明天即可將第二個 Athos 專號的全稿寄給

文學週報了。

五月二十六日

上午，在甲板上坐着，開始讀法文，向一個紅鼻子的法國軍官請教。他很肯細心的教。我應該記着，他是我第一個法文教師呢！吃飯時，他就坐在我們隣桌。那些軍官們都很客氣；我們的同伴各都找到了一個兩個法文教師，且都在他們之中找着。

中午，洗了一個澡，因昨夜說洗，實在未洗也。

下午，坐在甲板上，吹着海風，很安逸，談着，笑着，正如坐在家中天井裏一樣。

傍晚，正在晚餐時，突見窗洞口現出藍色，真藍得可愛，如藍寶石一樣；壁是白的，窗口是金色的，而窗中却映着那末可愛的藍色！

夜，寫了一篇海燕。

天氣漸變，風很大，雨點亦不少，甲板上不能坐，只得去睡。時已十

地 名	到	開
Shanghai		May 21, 14H ³
Hongkong	May 24, 8H	" 24, 16H
Saigon	" 27, 16H	" 30, 0H
Singapore	June 1, 8H	June 1, 15H
Colombo	" 7, 3H	" 7, 12H
Aden	" 15, 0H	" 15, 6H
Djibonti	" 15, 17H	" 16, 0H
Suez	" 20, 0H	" 20, 3H
Port Said	" 20, 17H	" 21, 0H
Marsoille	" 25, 12H	

時。船頗顛，然已入睡，亦不覺也。
 偶見船上貼布白處，有船期表一張，茲錄一分，附於下：

開船停船的時間表，昨日才抄得，今錄一分奉上。所謂：16Hr.者，即上午八點鐘也，所謂：16Hr.者，即下午四時也。自五月二十一日下午二時半開船，至六月二十五日正午十二時方到馬賽。在路上要經過一個月零五天。現在才過了七天呢！

數日來未鈔菜單，茲就記憶所及者鈔錄于下：

二十四日(午)牛肉，鷄飯，鷄肉，蘋果。

(夜)飯湯，牛肉，黃豆，香蕉。

二十五日(午)牛肉雜菜，小豆，豬肝，蘋果。

(夜)黃豆湯，牛肉，茄子肉餅，杏仁葡萄乾。

二十六日(午)冷盆(牛肉)，雞蛋，通心粉牛肉，杏仁葡萄乾。

(夜)黃豆湯，綠菜泥，生菜鷄，布丁，蘋果。

如此瑣瑣記錄者，或可作為後來旅行者坐法國船之指南也。廚子烹調頗佳，牛肉尤其好吃。惟間有難吃或吃不慣之菜，如綠菜泥之類。又每飯

必有乾牛酪，我們都不吃。菜的分量不多，很容易餓。我們也沒有吃零食，因此，倒可以減少暈船的危險。

五月二十七日

早晨起床得很早，有大風，後又下雨不已。很難過，似乎要嘔吐，連忙吃了暈船藥，又在甲板上坐了許久，到了十時，方才安舒如常。虧得昨天船上張了天幔，不然，悶在屋裏一定要吐。這是歐行第一次遇到的風波，青色的海水，洶湧的奔騰着，浪頭很大很高，幾個女客們，居然有臥床不能起立者，因為船不小，所以還平穩，然船身已傾側，正在閑談間，忽已見到陸地，昨日本已見陸，後來又不見了。現在再度遇到，不覺爲之一喜。午餐後，不知不覺的船已進了西貢的港口。兩岸很窄，都是矮樹雜草，滿目的蓬勃的綠色。我們很奇怪，這末大的船，竟能駛進這末窄小的河道——這河道，大似平常我們清明上墳時經過的較闊之河道。差多船旁

離岸只有一二丈，岸上的一草一樹都俯看得很清楚。河岸很低，離水至近。許多樹都半植在水中；沒有一所房屋。突然的，在河岸的一邊，有一所洋房立着，房的左右，植着亭亭的碧綠的棕櫚樹和頂着極紅極紅的花或果的不知名的大樹；那樣美麗的一塊好景呀，我們見之真如在沙漠中見到了一塊綠洲，除了驚詫讚嘆，別無他話可說。這是我們見到熱帶風物的第一次！過此後，河身反到寬闊了，船更傾側得利害。下午二點鐘時，船便到岸了。西貢的埠頭，並不怎麼熱鬧。幾輛汽車，後來又來了幾輛人力車，幾十個接客的人和苦力，幾間半洋式的房子，再加七八個下船的旅客，如此而已，還沒有上海埠頭那末熱鬧，還沒有香港海面上有那末多的汽船，大輪舟，小舢板如穿梭似的往來着。一片黃色的河水，幾葉小舟容予于其間，這是西貢呀，我們將在此停船三天以上之西貢呀！

我們的護照，前一天已由三等艙的艙長取去，預備代我們向西貢警署蓋印了。船到了不久，即將已蓋好印的護照交還給我們。

一個賣明信片者上船來兜賣他的貨物，又有洗衣服者上來取衣服去洗。安南人，完全是我們的一個樣子的人呀；那位船長，將那位賣明信片者一手叉出艙外，軍官們對他的態度也不大好。唉，這是安南人呀！有一個同船的安南兵對同船的一位謝君說，『我們不願爲異族所統治，我們甯願爲同種的人所統治！』這是多末一句帶血的話呀！

五月二十八日

昨夜有微雨，同徐，魏二君及幾位華僑，一同上岸去遊看西貢風物。出了碼頭不久，卽至大街。道中擺了許多貨攤。車道不大，泥水淋漓，到是行人道闊大，擺了一行貨攤之外，還有很闊的路，給行人走。街上開店擺攤者多爲廣東人，招牌亦多用中國字，驟見之，不相信是走在法國人統治的西貢道上。咖啡館電光淡綠，細綠的竹簾低垂着，似有涼氣從屋中吹出。門前是幾棵植在木桶中的棕櫚樹。一家家住戶也都布置得很雅致。但

夾于他們之中的却是不在少數的掛着『公烟開燈』的鴉片烟店。這是西貢的特色！

夜中所見的西貢，完全是中國人統治着的西貢。

今天，早起，我們五個人一同到植物園去，每人車資三角，坐的是人力車。但路却不遠。植物園中動物很多，風物亦佳。有虎，豹，象，熊，猴子等等，還有各式各樣的飛禽。因為我立在草地上照相，幾乎闖禍，我們不知道他們的草地是禁止人走的，虧得有一羣相識的法國軍官走過，方才解了圍。我們心裏都不大高興。

下午，偕了徐，魏，袁及二位法國軍官同出。我們見到了禮拜堂，總郵局及其他法國人公共場。這時的西貢，乃是法人的西貢了，與昨夜的完全不同。昨夜的西貢，無異于上海，無異于北京，今日的却大不相同了。不僅有勝于上海，香港，直是一個小規模的巴黎城了。到處都是高大的熱帶樹，都是碧綠的小草地，都是精美的建築。這條街道是兩行綠林，如穹

門似的張蔽于天空，那條路也是如此。間有如火似的血紅的花朵，綴于高樹頂上，映于綠葉叢中，更見其秀媚無比。紅色的花瓣，零落的散墮于行人道旁的綠草茵上。幾乎到處都是公園了！我很後悔，昨天差評了西貢！非真知灼見，非自己有深入真切的觀察，真不易下評語也。由教堂街轉到公園，面積不很大，而與植物園又不同。沒有別的配置，除了平鋪的綠草與大樹，然已足動人了。這時天色驟變，雨點疏疏的落下。我們僱了人力車到一家咖啡館中，吃了些皮酒與汽水。又吃了幾隻糖果，價很便宜，而香色都較上海出售者為佳勝。出咖啡店後，到照相館中洗了幾捲照片，即回船。船上很忙亂，因為運貨，甲板上幾乎不能立足。不久，即到房中去睡了。很熱，有汗。天將明時，做了一個夢，夢見箴正在預備護照，要到歐洲來，且似有一個小孩子同來，正在這時，頭頂上鐵與木相碰的聲音繼續的響着，竟為他驚醒了這一場好夢。

昨夜（二十七日）閒遊時，曾買了一大枝香蕉回來；這肥短的黃色果，

較之上海所見者亦不大同。曾見了大木梨，要買兩隻，叫價一元，又要買一隻刺果，（顏色有綠有黃）却要一元半，都未買。也許他們是欺騙異鄉人呢。又吃了三隻椰子，每隻倒只要一角，並不貴。

五月二十九日

晨起，赴岸；偕同魏，袁，及一個法國軍官，同去取照片；照片共二捲，在上海所照者都極好，此後所照的則模糊不清。可惜因僅顯像而未印出，不能寄回給親友們看。又到大市場，與上海的差不多，僅外圈多雜貨攤一層。買了一個大婆羅蜜。欲買安南文的鳳儀亭諸書，要五角一本，太貴，故未買。下午，下雨，與魏，袁同去理髮，理髮所為廣東人所開。西貢交通器具甚奇，多用牛車，又有小火車。

五月三十日

六時開船。今日風浪頗大，一點事也沒有做。午睡了一會，睡後，上甲板小坐。頭頗暈。吃了一付暈船藥，略覺好些。晚餐仍可吃得下。頗有幾個人在嘔吐。

五月三十一日

西貢給我們的印象，並不怎麼好。但安南的衣服起居，則頗有古風。他們主要的交通物是牛車，常用兩隻很壯健的牛拖着，車上可裝載不少的東西。這種車在我們中國是早已消滅了；再有一張明信片，上畫一個老人，悠然自得的坐在椅上，以他的過長的指甲自誇着，這也是我們所不大見的。我們中國人在那邊頗有些勢力，占商業的中心，然在政治上則絕無插足地。我們只求能安分營商而已，永遠不想參預政治也。

昨日早晨風波甚大，倚在船欄上，白浪沫可以飛濺到臉上來，這是第一次的大風浪呢。下午，又下了大雨，我們由頭等艙的甲板上回到餐廳，

然今日則天氣頗好，並不暈船。寫了三封信到上海去！

六月一日

早起，洗了一個澡，換了一身衣服。將到新加坡了，大家都立在甲板上。小島沿途皆是。陽春晨風，在在皆是悅人。遇三個華僑，他們是復旦學生，預備回家，他們的家即在新加坡；還有一個謝君，燕大畢業，再有三位紀姓兄妹，年紀很輕，也是由上海回家的。他們都要等到新加坡警察上船驗過護照後，方可下岸。船停在海中，有幾葉小舟，如兒童的玩具似的，（我其初真以為是那裏淌來的小紙船呢）從遠處趕來。到了近處，方才知道有人坐在上面。他們叫道：『Madame, A la mer』（太太，到海中去！）我們才知道他們是潛水取錢的乞兒。當時有好幾個人拋下銀錢去（銅元他們不要），他們如青蛙似的，潛入水中，立刻便把拋下的錢取在手中了。我也拋下兩個角子下去。他們那樣伶俐的身段與技術，真是令初見

者爲之驚奇不已。警察恰在這時來了，我們的船長，把那幾位到新加坡去的人推到頭等艙去。因爲他們在那裏驗護照。所有這幾位註冊學生的人，護照都爲他們扣留，說停一會再要問一問。我們頗爲之氣憤。新加坡，乃至南洋的一切地方，都應該是我們中國的，他們都是我們開關的，一切文化風俗都是中國的。如今乃爲異族所宰割，壓迫，我們豈能忍受到底！謝君說，期以十年，試看我們的手段！

船終於傍岸了，他們又被問了一次，護照還是不發還，除了一位紀姓的女孩子的以外，說：明天可到警察局裏去取。我們很想上岸，怕不能上去。後來，他們說可以自由上下，方才偕魏徐二君同上，僱了一輛馬車，說明來回共洋一元五角。那位年老的土耳其（？）車夫，態度到很好。我們買了些暈船藥，換了些錢，到一家廣東人開的冰店裏吃些冰，便又回來了，只多給了他五分錢，他已很高興！在碼頭上買了些雜物，如小象，郵票之類，預備寄回家去給箴。新加坡靠近赤道，然我們並不覺得很熱。下

午六時，開船西行。現在是別了中國海，進入印度洋了，要六月七日才到科倫布呢。希望不遇着大浪！希望暈船藥用不着！

六月五日

連日被印度洋的波浪，顛簸得頭腦浮漲，什麼事也不能做，連法文也不念了，只希望早日到科倫布，艙裏是不敢留着，怕要暈船，終日只坐在甲板上——除了吃飯的時候；走路時，兩足似乎不踏在實地上，只是飄飄的浮浮的，如虛踐在雲霧中。到現在才覺得海行是並不怎麼快樂！下午，船上宣布：明日下午二時可到科倫布，這是比預定的早到一天了。我們是如何的高興呀！大家都忙着做稿，預備寄回去。我一個字也不能寫，還是有『Alamer』那一篇。

六月六日

聽說昨夜風浪很大，但我不覺得。曾做了一夢，夢見在家中，與箴相聚談話；醒來時，却仍是一個人躺在床上，很難過。窗洞外還黑漆漆的。不覺的又睡了一會。起來，已近八時。吃早茶時，我是最後的一個了。告牌上又宣布：今日下午二時半到科命布，明日上午六時開船。望陸地如飢渴的我們，見到達期遲了三時，很不高興。上午，寄出好幾封信 *Adios* 專號(二)的稿，亦寄出。飯後，計算到科命布還要五六小時呢！我真有點怕看見海；那濁藍的海水，永遠的起伏着，又罩之以半清半濁夜天空，船上望之，時上時下，實在是太令人厭倦了。『有意等待，來得愈慢』。怎麼還不到呢？沒有一個人不焦急着。突然前面天空有一堆濃雲聚着，我猜想，快要下雨了。不及我們起來躲避，那雨點已猛惡的夾在狂風中吹落，正向着我們吹落！連忙用帆布椅子做臨時帳篷去擋住牠時，已淋得一身濕了。虧得一二分鐘後，船已駛過這堆雨雲，太陽又光亮的照着甲板。濕淋淋的帆布椅和微潮的衣服，不久即乾了。在這時，在北方，已有一縷陸地的痕

子可見，也偶有輪舟及帆船在遠處天邊貼着。這是將近海岸的表示。等待着，還有兩小時可到呢。果然到了三時半，科命布的多樹的岸方出現於我們的北面。船緩緩的駛着，等待領港者導引入港口。港口之前，有兩道長壩，如雙臂似的，伸入海中，壩上有燈塔幾座。船都停在壩內，那裏是浪花輕飛，水紋粼粼，很平穩的；壩外則海濤汹涌得可怕。宛如兩個世界。大海的水，與石壩時起衝突，一大陣的浪花，高出于壩面幾及丈，落下時，壩岸邊便如瀑布似的掛下許多水。這是極壯觀的景狀；海甯所見的浪頭，真遠不及牠。

船進港口，停在水中。我們到頭等吸烟室將護照給英國警官蓋印後，即可上岸。走到梯邊，有一個屠戶似的岸上警察印度人，在查護照，只有已蓋過『允許上岸』的印子者，方許下梯。那些下船的人真多！可見大家都渴望着陸地。我們仍只三個人，徐，魏和我。MM公司預備了一只汽船送我們上岸。上岸時已經四點半。日影已漸漸淡黃了。換了錢；一百佛

郎，可換十個半盧比。即上一個汽車，他們兜攬生意甚勤，兜攬的是一個老印度人，彼得。說好每點鐘四個盧比，以兩點鐘爲限。先到公園。沿途街道很窄，一切都是新鮮的。汽車夫到處指點。公園中樹木都是印度的，與我們大不相同；到處是香氣，似較西貢公園好得多了。繼到博物院，他們已將關門了，草草由院役領看一周即出，並不大。空地上有許多動物，但也只限于小動物，並無大者。其中有蛇名 *Cobra* 者，乃我第一次見到的，雖然聞名已久。聞廊下有明永樂間鄭和所立碑，因時促未見。繼到大佛寺，完全是新式建築，一切都似新的。大佛偃臥于大殿中，四周都是『獻桌』，大理石的，桌上放了許多花；那些不知名的花，香氣撲鼻。有窮人會以此花來兜賣，以無零錢，只好不買。地上極清潔，凡參觀者都要脫了鞋子才可進去。牆上都是壁畫；臥佛之左近，都是小佛，面貌都類歐人，與我們在國內所見者迥異。大殿甚小，遠不及靈隱及其他寺觀之偉大也。繼坐汽車上山，隨即下山，到碼頭時，恰恰二小時。給了他們十個盧

比。他們並不爭多論少，說了聲謝謝。還向他們問明了到青年會的路。我們在會裏吃了晚餐。他們吃的一種米飯，很奇異；一盤飯，六個小碗，盛着菜，不知何物。我們可惜沒有要一盤來嘗嘗。最後，吃到一種水果，瓜類，綠皮黃心，甜而香，真可算是香瓜，還帶些檬果味。飯後，在街上閒步，有許多店家來兜生意，很討厭；還有幾個流人，向我們招呼道，『Ladies, Ladies』。我們只好一切不理會。在一家藥房裏，見到報紙，知奉軍在河南大敗的消息，爲之一慰。九時，回到碼頭仍坐MM公司預備的汽船回來。在汽船上遇到一位中國女子，她是坐Sphinx回國的；這隻汽船也送客上Sphinx，略談了一會。汽船九時半才開。我們到船時，大家都已睡了。科命布附近有甘底者，係佛之故鄉，惜不及去一遊。

六月七日

晨起，船已開行，也不知是何時出港的。大浪起伏，船甚顛簸。上午

尙好，下午則加之以狂風，甲板上幾乎立不住。看布告，板上所示，我們離亞丁尙有二〇三〇哩，至少印度洋上生活再要過六天以上。終日是黑色的海，重濁的天，真是太單調了。我甚至不敢把眼去望海水；只好常閉着眼。有人說，清閑是福。我在此，連書都不能看，字都不能寫，終日躺在椅上閉目養神，真是清閑極了。然而我覺得是無邊的厭倦，是時光的太悠久；吃了早點，等着早餐的鈴聲，吃了早餐，又要等着吃午飯的鈴聲……吃了晚餐後，再盼的早早的到了九點十點，好去睡。（早睡怕半夜醒來更苦）並不是爲吃，爲睡，爲的是好將這一日度過！然而這其間的一分一秒，一點兩點是如何的過去！真的，我是沒有以前的好興趣了。幸而，還不至大暈船，飲食還照常。唯一的足以鼓動興趣者是遠遠的見了一縷烟，是望着來舟漸近，漸漸的過去；然而這是一日至多不過一次而已。偶然的倚在船欄上，望着船頭所激起的白浪，有時竟濺及甲板，氣勢雄偉而美麗，較之在中國海上所見者大不相同。這才可算是海浪！印度洋之足

以動人者唯此而已。然而這是天天見到，刻刻見到的，久看也覺得淡然了。下午，看戈公振的歐游通信，覺他所見與我們略有不同。他說過Djibouty時，要經流冥岬，浪頭極大。我不禁爲之凜然。夜，讀春台的歸航，其中船上的小孩子們一篇，很使我感動。他對於印度洋的浪並不十分覺得可怕，到是出西貢向東時的風浪使他暈船了（香港海也使他害怕）；這是與我們的經驗，完全不同的。大約他回國時是冬天，所以海上情形不同些。夜睡甚安。

六月八日

晨起匆匆的吃了茶，即上甲板。還是不斷的海，海，海，還是搖動不定的天空。然精神甚好。寫了給祖母，岳父及箴的信。因爲有事忙着，倒不覺得日子長了。學昭女士今日第一次暈船，沒有吃午飯。葡萄牙婦人也沒有吃。我看她們真是苦悶。海行一覺暈船，真比坐獄還要難過！下午，

船長宣布，昨日只行了二百九十哩，到亞丁還有一七四〇哩，還要六天工夫才到呢！唉！好悠久的海程呀！這六天定較在上海一年還要長久呢！一個法國軍官跑來對我說，有一個兵問起我，他是高的親戚；我立刻便知道他是十一嫂的兄弟了。他名Ferdinand Bno，在四等艙中。我叫這軍官伴我去尋他，方才認識了，因為言語不大通，只說得一二句話。這位介紹的軍官人很好，乃是我們的法文教師。

有一個安南兵，蹲在三等艙甲板上，被一個大胖子的軍官呼叱下艙了，那樣的呼叱態度，我永不能忘。可憐的亡國軍人！

下午茶點不會下去吃；昨天也沒有吃。那樣的茶點，實在不足引誘我們下艙去。我自己把帶來的餅干拿上甲板來吃。這時第一次吃自己的乾糧。『Orgrim Craker』我向來在家是不高興吃的，然而在這時却覺得牠是鮮美無比。

三等艙中有好些怪客，男的女的都有，有暇，當描寫他們一下。

安南人很喜歡問東西的價錢；眼鏡，照相機，自來水筆都問過了，現在，見了餅干，又問是多少錢了！

六月九日

昨夜作了一夢，彷彿是與箴臨別時的情景；欲留戀而又不能留戀，將別離而又不忍別離，此時心意，在夢中又重溫一過了。醒後，天色已將明。很難過！本想早早起身到船面上看日出，因懶于起床，一翻身又睡着了。直到了將八時方出房吃早茶。上午寄了數信。下午，異常的無聊，由甲板上回到房裏，睡了一會。寫『回過頭去』，未一頁而又放下了。自上船以來，沒有如此的心緒惡劣過。晚餐後，在甲板上坐到七時。看幾個妓女與軍官們在調情賣俏。甚覺厭惡！

六月十日

將醒時又做了許多雜亂的夢。上午，繼續寫『回過頭去』，至下午茶時

方寫畢！乃記載上海之諸友與當時游踪者。擬先寄信給君箴他們看看，由他們決定發表與否。今天浪頭甚大，學昭女士一天沒有吃飯。下午吃茶後，水手來拆了天篷去，我們很怕，因為這是將有大風浪之徵象。聽說，明早有風浪；將奈何？！預先吃了一服暈船藥。天呀，這樣無風的浪已經顛簸得人夠受的了，再加以『風』，奈何，奈何？！學昭女士很苦惱的說：『還是勸君箴女士不要到歐洲來好！』她前些時候，是很勸君箴來的，如今却以己度人，勸她不要來，真有戒心了！夜間，月亮銀光似的晒照在甲板。不久，即去睡。

回過頭去「附錄」

——獻給上海的諸友

回過頭去，你將望見那些向來不曾留戀過的境地，那些以前曾匆匆的吞嚼過的美味，那些使你低徊不已的情懷，以及一切一切；回過頭去，你

便如立在名山之最高峯。將一段一段所經歷的勝蹟及來路都一一重新加以檢點，溫記；你將永忘不了那蜿蜒于山谷間的小徑，襯托着夕陽而愈幽情，你將永忘不了那滿盈盈的綠水，望下去宛如一盆盛着綠藻金魚的晶缸，你將忘不了那金黃色的寺觀之屋頂，塔尖，他們聳峙于柔黃的日光中，隱若使你憶記那屋蓋下面的偉大的種種名蹟。尤其在異鄉的客子，當着淒淒暮雨，敲窗若泣之際，或途中的游子，孤身寄跡于舟車，離愁填滿胸懷而無可告訴之際，最會回過頭去。

如今是輪到我回過頭去的份兒了。

孤舟——舟是不小，比之于大洋，却是一葉之于大江而已——奔馳于印度洋上，有的是墨藍的海水，海水，海水，還有那半重濁，半晴明的天空；船頭上下的簸動着，便如那天空在動蕩；水與天接處的圓也有韻律的一上一下移動。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一直是如此。沒有片帆，沒有一縷的輪烟，沒有半節的地影，便連前幾天在中國海常見的孤峙水中的小

島也沒有。呵，我們是在大海洋中，是在大海洋的中央了。我開始對於海有些厭倦了，那海是如此單調的東西。我坐在甲板上，船欄外便是那墨藍色的海水，海水，海水。勉強的閉了兩眼，一張眼便又看見那墨藍色的海水，海水，海水。我不願看見，但牠永遠是送上眼來。到艙中躺下，艙洞外，又是那奔騰而過的墨藍色的海水，海水，海水。閉了眼，沒用！在上海，春夏之交，天天渴望着有一場舒適的午睡。工作日不敢睡；可愛的星期日要預備設法享用了牠，不忍睡。於是，終于不會有過一次舒適的午睡。現在，在海上，在舟中，厭倦，無聊，無工作，要午睡多末久都不成問題，然而奇怪！閉了眼，沒用！臉向內，向外，朝天花板，埋在枕下，都沒用！我不能入睡。艙洞外的日光，映着海波而反照入天花板上，一搖一閃，宛如濃蔭下樹枝被風吹動時的日光。永久是那樣的有韻律的一搖一閃。船是那樣的簸動，床墊是如有人向上頂又往下拉似的起伏着；還是甲板上是最舒適的所在。不得已又上了甲板。甲板上有我的躺椅。我上去了

見一個軍官已佔着牠，說了聲 *Parton*，他便立起來走開；讓我坐下了。前面船欄外是那墨藍色的海水，海水，海水，左右盡是些異邦之音，在高談，在絮語，在調情，在取笑，面前，時時並肩走過幾對的軍官，又是有韻律似的一來一往的走過面前，好似肚內裝了法條的小兒玩具，一點也不變動，一點也不肯改換他們的路徑，方向，步法。這些機械的無聊的散步者，又使我生了如厭倦那深藍色的海水，海水，海水，海水似的厭倦。

一切是那樣的無生趣，無變化。

往昔，我常以日子過得太快而暗自心驚，一個星期，一個星期，如白鼠在籠中踏轉輪似的那末快的飛過去。如今那下午，那黃昏，是如何的難消磨呀！鏗鏘鏘，打了報時鐘之後，等待第二次的報時鐘的鏗鏘鏘，是如何的悠久呀！如今是一時一刻的挨日子過，如今是強迫着過那有韻律的無變化的生活，強迫着見那一切無生趣無變動的人與物。

在這樣的無聊賴中，能不回過頭去望着過去麼？

呵，呵，那末生動，那末有趣的過去。

長臉人的愈之面色焦黃，手指與唇邊都因終日香烟不離而形成了洗滌不去的垢黃色，這曾使法租界的偵探誤認他爲烟犯而險遭拘捕，又加之以兩髻疏朗朗的往下墮的鬚子，益成了他的使人難忘的特徵。我是最要和他打趣的。他那樣的無抵抗的態度呀！

伯祥，圓臉而老成的軍師，永遠是我們的顧問；他那談話與手勢曾迷惑了我們的全體與無數的學生；只有我是常向他取笑的，往往的『伯翁這樣』『伯翁那樣』的說着，笑着；他總是淡然的說道：『伯翁就是那樣好了。』只有聖陶和頤剛是常和他爭論的，往往爭論得面紅耳熱。

予同，我們同伴中的翩翩少年；春二三月，穿了那件湖色的紡綢長衫，頭髮新理過，又香又光亮，和風吹着他那件綢衫，風度是多末清俊呀！假如站在水涯，臨流自照，能不顧影自憐，可惜閩北沒有一條清整的河流。

聖陶，別一個美秀的男性；那長到耳邊的鬍子如不剃去，却活是一個林長民——當然較他漂亮——剃了，却回復了他的少年，湖色的夾綢衫：漂亮——青緞馬褂，必恭必敬的舉止，唯唯喏喏若無成見的謙抑態度，每個人見了都要疑心他是一個『老學究』。誰也料不到他是意志極堅強的人。這使他老年了不少，這使他受了許多人的敬重。

東華，那瘦削的青年，是我們當中的最豪邁者。今天他穿着最漂亮的一身冬衣，明天却換了又舊又破的夾衣，凍得索索抖；無疑的，他的冬衣是進了質庫。他常失蹤了一二天，然後又埋了頭坐在書桌上寫譯東西，連午飯也可以不吃，晚間可以寫到明天三四點鐘。他可以拿那樣辛苦得來的金錢，一擲千金無悔。我們都沒有他那樣的勇氣與無思慮。

調孚，他的矮身材，一見了便使人不會忘記。他向不放縱，酒也不喝，一放工便回家；他總是有條有理的工作着，也不訴苦也不誇揚。但有時，他也似乎很懶，有人拿東西請他填寫，那是很重要的，他却一擱數

月，直到了事變了三四次，他却始終未壞！我猜想，他在家庭裏是一個太好的父親了。

石岑，我想到他的頭上臉上的白斑點，不知現在已否退去或還在擴大牠的領土。他第一次見人，永遠是懇懇切切的，使人沈醉在他的無比的好意中。有時却也會顯出他的駭絕嚴厲的態度，我曾見他好幾次吩咐門房說，有某人找他，只說他不在。他的談話，是伯翁的對手。他曾將他的戀愛故事，由上海直說到鎮江，由夜間十一時直說到第二天天色微明；這是一個不能忘記的一夜，聖陶，伯翁他們都感到深切的趣味。還有，他的耳朵會動，如貓狗兔似的，他曾因此引動了好幾百個學生聽講的趣味。

還有，鎮靜而多計謀的雁冰，易羞善怒若小女子的仲雲，他們可惜都在中國的中央，我們有半年以上不見了。

還有，聲帶尖銳的雪村老板，老于事故的乃乾，渴想放蕩的錦暉，宣傳人道主義的聖人傅彥長，還有許多許多——時刻在念的不能一一寫出來

的朋友們。

這些朋友一個個都若在我面前現出。

有人寫信來問我說：『你們的生活是閉戶著書，目不窺園呢，還是天卡爾登，夜夜安樂宮呢？』很抱歉的，我那時沒有回答他。

說到我們的生活，真是穩定而無奇趣，我們幾乎是不住在上海似的，固然不能說我們目不窺園——因為涵芬樓前就有一個小園子，我們會常常去散散步——然而天天卡爾登的福氣，我們可真還不曾享着。在我們的羣中，還算是我，是一個常常跑到街上的人，一個星期中，總有兩三個黃昏是在外面消磨過的，但却不是在什麼卡爾登，安樂宮。有什麼好影片子，便和君箴同到附近影戲院中去看；偶然也一個人去；遠處的電影院便很少能使我們光顧了——

『今天 Applo 的片子不壞，聖陶，你去麼？』

『不；今天不去。』

「又要等到禮拜天才去麼？」

他點點頭。他們都是如此，幾乎非禮拜天是不出閩北的。

除了喝酒，別的似乎不能打動聖陶和伯祥破例到「上海」去一次。

「今天喝酒去麼？」

他們遲疑着。

「伯翁，去吧。去吧。」我半懇求的說。

「好的，先回家去告訴一聲，」伯祥微笑的說，「大約你夫人又出去打牌了，所以你又來拉我們了。」我沒有話好說，只是笑着。

「那末，走好了，愈之去不去？去問一聲看。」聖陶說。

愈之雖不喝酒，——他真是滴酒不入口的；他自己說，有一次在吃某親眷的喜酒時，因為被人強灌了兩杯酒，竟至昏倒地上，不省人事了半天。我們怕他昏倒，所以不敢勉強他喝酒——然而我們却很高興邀他去，他也很高興同去。有時，予同也加入。於是我們便成了很熱鬧的一羣了。

那酒店——不是言茂源便是高長興——總是在四馬路的中段，那一段路也便是舊書舖的集中地。未入酒店之前，我總要在這些書舖裏張望望好一會；這是聖陶所最不高興而伯祥，愈之所淡然的；我不願意以一人而牽累了大家的行動，只得悵然的匆匆的出了舖門，有時竟至于望門不入。

我們要了幾壺『本色』或『京莊』大約是『本色』爲多。每人面前一壺。這酒店是以賣酒爲主的，下酒的菜並不多。我們一邊吃，一邊要菜。即平常不大肯入口的蠶豆，毛豆在這時也覺得很有味。那琥珀色的『京莊』，那象牙色的『本色』，傾注在白磁裏的茶杯中，如一道金水；那微澀而適口的味兒，每使人沈醉而不自覺。聖陶伯祥是保守着他們日常領酒的習慣，一小口一小口，從容的喝着。但偶然也肯被迫的一口喝下了一大杯。我其初總喜歡豪飲，後來見了他們的一小口一小口的可以喝多量而不醉，便也漸漸的跟從了他們。每人大約不過是二三壺，便陶然有些酒意了。我們的閒談源源不絕；那真是閒談，一點也沒有目的，一點也無顧

忌。儘有說了好幾次的話了，還不以為陳舊而無妨再說一次。我却總以愈之為目的而打趣他；他無法可以抵抗；『隨他去說好了，就是這樣也不要緊。』他往往的這樣說。呵，我真思念他。假定他也同行，我們的這次旅遊，便沒有這樣枯寂了！我說話往往得罪人，在生人堆裏總強制着不敢多開口，只有在我們的羣裏是無話不談，是盡心盡意而傾談着，說錯了不要緊，誰也不會見怪的，誰也不會肆以譏彈的。呵，如今我與他們是遠隔着千里萬里了；孤孤踽踽，時刻要留意自己的語言，何時再能有那樣無顧忌的暢談呀！

我們盡了二三壺酒，時間是八九點鐘了，我們不敢久停留，于是大家便都有歸意。又經過了書舖，我又想去看看，然而礙着他們，總是不進門的時候居多。不知怎樣的，我竟是如此的『積習難忘』呀。

有幾次獨自出門，酒是沒有與綴獨自喝着，却肆意的在那幾家舊書舖裏東翻翻西挑挑。我買書不大講價，有時買得很貴，然因此倒頗有些好書

留給我。有時走遍了那幾家而一無所得；懷喪沒趣而歸，有時却于無意得到那尋找已久的東西，那時便如拾到一件至寶，心中充滿了喜悅。往往的，獨自的到了一家菜館，以杯酒自勞，一邊吃着，一邊翻翻看看那得到的書籍。如果有什麼憂愁，如果那一天是會碰着了不如意的事，當在這時，却是忘得一乾二淨，心中有的只是『滿足。』

呵，有書癖者，一切有某某癖者，是有福了！

我嘗自恨沒有過過上海生活；有一次，亡友夢良六幾經過上海，我們在吉陞棧談了一夜。天將明時六幾要了三碗白糖粥來吃。那甜美的粥呀，滑過舌頭，滑下喉口是多末爽美，至今使我還忘不了牠。去年的陰歷新年，我因過年時曾于無意中多贖下些錢，便約了好些朋友暢談了一二天，一二夜；曾有一夜，喝了酒後，偕了予同，錦暉，彥長他們到卡爾登舞場去一次，看那些翩翩的一對對舞侶，看那天花板上一明一亮的天空星月的象徵，也頗爲之移情。那一夜直至明早二時方歸家。再有一夜，約了十幾

個人，在一品香借了一間房子聚談；無目的的談着，談着，談着，談着，一直到第二天早晨。再有一次是在惠中。心南先生第二天對我說：

『我昨夜到惠中去找朋友，見客牌上有你的名字，究竟是不是你？』
『是的，是我們幾個朋友在那裏閒談。』

他覺得有些詫異。

地山，回國時，我們又在一品香談了一夜。彥長，予同，六逸，還有好些人，我們談得真高興，那高朗的語聲也許曾驚擾了鄰人的夢，那是我們很抱歉的！我們會聽見他們的低語，他們的着了拖鞋而起來滅電燈，當然，他們是聽得見我們的談話。

除了偶然的幾次短旅行，我和君箴從沒有分離過一夜；這幾夜呀，爲了不能自制的談興却冷落了她！

六逸，一個胖子，不大說話的，乃是我最早的鄰居之一；看他肌肉那末盛滿，却是常常的傷風。自從他結婚以後，却不大和我們在一處了。找

他出來談一次，是好不容易呀。

我們的『上海』生活不過是如此的平淡無奇，我的回憶不過是如此的平淡無奇；然而回過頭去，我不禁悵然了！一個個的可戀念的舊友，一次次的忘不了的稱心稱意的談話，即今細念着，細味着，也還可以暫忘了那抬頭即見的墨藍色的海水，海水，海水呢。

六月十一日

早起，船簸動得很利害。初以為大風將起之話應驗了，然甲板上仍陽光煌亮，毫無風雨之象。僅浪頭很大，水花時時潑得滿甲板上都是。有些人被潑得一身都是水。因此，甲板上的人大喊。艙中圓洞已閉上了；不閉上，恐水將入房。下午，很無聊，仍一人入艙，躺在床上。朦朧的將入睡時，晚餐的鉦聲響了。飲食如常，毫不暈船。餐後，與袁君及學昭女士在甲板上談着，一個最和藹的法軍官也同在。他們都唱着歌，月亮仍很明

亮的晒照在天空。那是一個很愉快的晚上。昨天所恐懼的風浪，竟如此美好的平安的過去了！

六月十二日

天氣很好。起得很早。昨夜，曾中夜醒來一次；輾轉不得入眠。太陽很光亮。在甲板上遇到由頭等艙禮拜堂下來的穿白色制服的軍官，方才知道今天是星期日！仍有水花濺到甲板上。船這幾天走得很慢，昨午至今午，僅走了二百五十八哩，真是未有之慢！上午，看『愛的教育』，很感動，幾乎哭了出來。午飯後即看畢。寫了好幾封信，其中有一信是給此書的譯者夏丏尊君的。海上又見了許多飛滑的小魚；然因浪頭太高大；已飛滑得不遠，沒有在中國海所見的那末美觀。晚上月亮仍很光明。無心賞月，八時即下艙去睡。甲板上談得最高興的是我同房的葡萄牙水兵，他不大懂話，則以手勢出之，甚可笑！他說，過此，風浪是沒有了。

六月十三日

六時起床，天氣甚熱。風浪完全息下，僅有細碎的水紋在海面縹蕩着。想不到印度洋也會有如此風平浪靜的時候。這與前數日——昨日也還如此——船頭白浪嘩嘩，時時潑到甲板上，而丈餘的白浪花在船的左右時時掀起者完全不同。然船雖平穩，大家却又以海水太平靜，無美壯的白花可觀爲憾！船的左面已見陸地。聽說是非洲的某處。上午寫了一篇『大佛寺』，昨日已寫了一點，今日把他寫畢了。又寫了兩封信。倚在船欄看浪花，乳白色的，細如噴泉的，飛濺在船邊，海水是瑩藍的，朝陽斜射過去，海面上的水珠不禁的形成了一道虹，與天上的虹一樣而小，真是具體而微者；這道虹跟了船同走，我看得呆了，不忍立時走開，連太陽晒在船上也不覺得。

下午，天氣極熱，連海風也是燙人的，吹在身上，並不怎麼舒適。我

們知道這些地方必將較赤道下的新加坡爲更熱。洗了一個澡，略覺清爽。旁晚時，將圓的月亮由左舷海天相接處升起；海水成了銀白色的一大道，在月光中微蕩着，如一隻絕大的電燈光，照在湖濱的灰面。移椅于船旁，躺着不動；全身浴于月光之中，而整個的月盤，全在眼底。左右是語聲笑聲，但于我是朦朧的若發自隔牆，我是完全沈入靜思中了。漸漸的微睡着。要不是魏君喚醒了我下去睡，真的要月下睡個整夜了。

六月十四日

很早的約在六點鐘，便到了亞丁。船停在離岸很近的海中，並不靠岸。地面上很清靜，並沒有幾隻船停泊着。亞丁給我們的第一個印象便是赤裸的奇形的黃色山。一點樹木也不見，那山形真是奇異可詫，如刀如劍，如門戶，如大屏風的列在這阿刺伯的海濱，使我們立刻起了一種不習見的詭偉之感。山前是好些土爾其式的房子，那式樣也是不習見的。我們

以前所見的所經過的地方，不是中國式的，便是半西式的，都不『觸眼』。僅科崙布帶些印度風味，爲我們所少見。如今却觸目都是新奇的東西了，我們是到了『神祕的近東』了。亞丁給我們的第二個印象便是海鷗，那灰翼白腹的海鷗；說是在海上旅行了將一月，海鷗還沒有一隻。如今第一次見到了他們，是如何的高興呀！那海鷗，灰翼而略鑲以白邊，白白的肚皮，如鈎而可愛的灰色嘴，玲瓏而俊健的在海面上飛着。那海鷗，他們並不畏人，儘在船的左右前後飛着，有的很大，如我們那裏的大鷹，有的很小，使我們見了會可憐他的纖弱。有時，飛得那末近，幾乎我們的手伸出船欄外便可以觸到他們。海水是那樣的綠，簡直是我們的春湖，微風吹着，那水紋真是細呀細呀，細得如綠裙上織的縠紋，細得如小池塘中的小鴨子跳下水時所漾起的圓波。幾隻，十幾隻的海鷗停在這柔綠的水面上。我把葡萄牙水兵的望遠鏡借來一看，圓圓的一道柔水，上面停着三五隻水鳥，那是我們那裏所常見的，在春日，在闊寬的河道上，在方方的池

塘上，便常停有這末樣的幾隻鴨子。阿，春日的江南；阿，我們的故鄉；只可惜沒有幾株垂楊懸在水面上呀！然而已足夠勾動我們的鄉思，鄉思了！我持了遠鏡，望了又望；故鄉的景色呀，那忍一望便拋下！

吃了飯後，我們便要到岸上去游歷；去的還是我，魏和徐三人。踏到梯邊時，上梯來的是一批清早便上岸的同船者。我們即坐了他們來的汽船去。每人船費五佛郎，而我們的 *Astoria* 離岸不到二三十丈，船費可謂貴矣！一上陸岸，那太陽光立刻逞盡了他的威風；我們在黃色的馬路上走着，直如走到燒着一萬噸煤的機關間。臉上頭上背手上立刻都是濕汗。我們要找咖啡店，急切又沒有。走了好多路，我們才走進了一家又賣飯，又賣冷食，又賣雜貨的小店，吃了三杯檸檬水，真是甜露不啻！走過海邊公園，那綠色樹木，細瘦憔悴得可憐，枝頭與葉尖都垂頭喪氣的掛下，疏朗朗的樹木毫無生氣，還不如沒有的好。走到一處山岩下，那岩石是如燒殘的煤屑凝集而成，又似鬆碎，又不美偉。要通過一道山洞才是亞丁內

地。然我們沒有去。我們走回頭，買了些照相軟片，又吃了三杯檸檬水。看報，知道蔣軍已離天津三百五十英里，各國都忙着調兵去。剛剛下樓，半帶涼意，半帶高興，而一個黑小孩叫道：『船開了！』我們不相信。Athos 明顯的停在海面上。幾個賣雜貨戴紅氈帽的阿拉伯人匆匆歸去，又叫道：『船快開了！』我們方才着忙，匆促無比的走着，心裏只怕真的船要開走了。好在這緊張的心，到了碼頭上便甯定了。依舊花了十五個佛郎，僱了一隻小汽船上了 Athos。果然，上船不到二十分，汽笛便嗚嗚的響了。『啊，好險呀！』我們同聲的叫着。假如我們還相信前天的布告，說船下午四點開，而放胆的坐了汽車到內地去游歷時，我們便將留在亞丁，留在這苦熱而生疏的亞丁了！啊，我們好幸呀！船緩緩的走着，一羣海鷗，時而在前，時而在後，追逐着船而飛翔。他們是那樣的迅俊伶俐：剛與船並飛，雙翼凝定在空中而可與船的速率相等，一瞬間而他們又斜斜的轉了一個灣，羣飛到船尾去了。不久，他們又一雙一隻的飛

過我們而到了船頭了。啊，多情的海鷗呀，你們將追送我們這些遠客到那裏呢？夜漸漸的黑了，月亮大金盤似的升起于東方，西方是小而精悍的『晚天曉』（星名）。『今夜是十五夜呀』，學昭女士說；啊，這十五夜的圓月！

『抬頭見明月，低頭思故鄉』。

依然是全身浴在月光中，依然是嚶嚶的語聲笑聲，而又夾以唱聲，而離人的情懷是如何的淒楚呀！

『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如今是萬里，萬里之外啊！雖然甲板上滿是人，我只是一個人似的獨自躺在椅上，獨自沈思着。啊，更有誰如我似的情懷惡劣呀！文雅長身的軍官說：『我到巴黎車站時，我的妻將來接我；』肥胖的葡萄牙太太說：『再隔十五天到李士奔了，』目可見他的爹爹了。』學昭女士屈指想道：『不知春台是四號走還是十八號走？』翽年少的徐先生說：『巴黎有那末多的美女郎；法國軍官教了我一個法

子，只要呼嘯了一聲，便可以夾她在臂下同走了。」啊，他們是在歸途中！他們是在幸福的甜夢中！我呢？！我呢？！月是分外的圓，滿海面都是銀白色的光；我又微微的欲入睡了；不如下艙去吧！艙下，夜是黑漆漆的；若有若無的銀光又在窗外蕩漾着。唉！夜是十五夜，月是一般圓，我準備着一夜的甜夢，而誰知：

『和夢也新來不做』。

六月十五日

于若醒若睡之間，聞窗外人聲喧鬧，知已達耶婆地；然睡意甚濃，懶於起床，一翻身復沈沈入睡了。也不知是什麼時候。早晨，窗色才微白，同房者即有起身出外者。勉強倦眼，見窗外海中有一粒炯炯的燈火在移動，不知船會旁岸否。不覺的又睡着了。再醒時，陽光已甚強烈。在床上如蒸在籠中一樣的熱。突聞有淒哀的啼聲，如嬰孩，或更近於小貓，所發

出者，若在房內，若在窗外。這使我再也不能安睡了。於是匆匆下床，要尋找這啼聲的來歷；滿以為一定是什麼新來客人，帶來的小貓，誤逃入我們的房中。然而毫無牠的蹤跡，連啼聲也不再聞到了。窗外仍有如昨日所見的海鷗在往來飛翻着。匆匆的洗了臉，吃早茶後，即上甲板。船是停在海中。耶婆地的岸，還在很遠呢。一帶平衍的黃色童山，山缺處的平地上有許多方形的房子立着，那便是耶婆地；遠不如亞丁之雄偉動人，却與亞丁是同樣的悶熱，同樣的滿眼黃光照射——泥土是黃的，房子是黃色，山色是黃的，太陽光也是黃的——可以說，除了瑩綠的海水外，再不見一點的綠色。港內，靜悄悄的，除了我們的『阿托士』外，再有的是一隻法軍艦，幾隻運貨船，以及幾個小獨木舟，無人駕駛的棄在海中央——後來才知道是『A La Mer』的黑小孩的——之外，再無別的船隻停泊着了。可見此港商業之不發達。啊，幾乎忘記了，海中還有一隻船呢！那是一隻破沉在海中的商船（？），還半露在水面，離我們的『阿托士』不到四五

丈遠；這半沉的船給我們以深刻的海行之安危難測的暗示。甲板上售雜物者不少；有頭髮鬢曲的黑人，有頭戴紅氈帽的阿刺伯人。這都是我們在亞丁已見到的。他們賣的東西有駝鳥毛扇子，若旗形之蒲扇（口），本地風景明信片，以及香烟，鮮蝦，青蟹，柑，白珊瑚及貝殼等，等。我買了十張明信片，半打柑，幾張郵票，共用了十個佛郎，那柑，又小又酸，又貴；像福橘那末大，而半打要五個佛郎！可是買的人很多。那青蟹，却又肥又大，與我們喜吃的蟾螯一模一樣。我見了這物，好不心動呀！那肥大的蟹螯，那鐵青色的大殼子，給我以說不出的『鄉愁』。我很想買幾隻，因恐中毒而止。然到了午飯時，隣桌上却有一盆蟹，蒸得紅紅的，真可愛！我悔不買牠。在以上所賣的東西之外，甲板上再有一椿買賣，最怪。說來不信，我曾寫過的『A La Mer』，在這裏果又遇到了，而與新加坡却不一樣。這裏的真是一椿買賣。你立在船欄旁，幾個黑色孩子來兜生意了；『A La Mer』他指指水；給了他一個佛郎，他還要多，『再給我一個，我可以立

在再上一層甲板上跳下去』。你搖搖頭，他便死死的求道：『再給我五十個蘇，三十個蘇，十個蘇吧』。非等你叱責了他，或旁人打了他一二下時，他才肯將佛郎往嘴裏一塞，慢慢的立上船欄，然後直立的（足向下，頭向上）向海中一跳。一堆水花飛濺而起，而他也隨即浮泳在水面了。如此的，一個個都下去了——我初見只四個，後來多了，有六七個——他們在那裏游泳着，舞動那黑漆漆的四肢，活像少時所見動物學插圖中的大黑鱒魚。有的女人們掩面不敢看。他們不像新加坡的入水者那末高貴，非銀幣不要，只要有一個銅元拋下，他們便要潛入水中拾取了，所以這裏拋錢的人極多，使甲板上變爲十分熱鬧。一個佛郎可以看十次『戲法』，非生性吝極者誰不欲一試。在沒錢投下之時，他們還時時合聲唱歌，歌終必繼之以『哼……哼；哼？……哼』，音調很悲戚；又時時叫道：『Madame A La Mer—』我疑心早晨若小貓悲啼的聲音，就是他們口中發出的。一俯首，見貓啼之聲又出於下面，而這時正有幾隻海鷗在下面船旁飛過。頃，

我才明白，那啼聲原來是海鷗發出的！在亞丁，同樣的海鷗，却一聲也不響，所以我做夢也沒想到是他們在啼叫着。啊，月明之夜，飛過我們故鄉的月華如練，澄空一色的天上者，非他們麼？然而那是秋雁呀！而這裏是炎熱的非洲，這是初夏的清晨，秋雁何爲乎來哉！遠處，近處，海鷗仍是一聲聲的悲啼着。好不解人意的海鷗呀！他們不僅到處飛着，水面上還停着數十隻，數十隻的好幾隊呢，他們成羣趕隊如春二三月河上的家鴨，如暮天歸巢的烏鴉。我開始對他們有些厭惡了。我自己也不明白，昨日今日，相去未及二十四小時，而何以愛憎之情乃全異？

甲板上悶熱無比。天氣好像慣會欺人似的，在前幾天涼爽時，偏又浙浙滴滴的下起雨來，而在這幾天熱氣飛騰的時候，却又陽光輝煌，海面上被晒得萬道金光亂射，叫人注目不得，不要說雨，連雲片也不見一絲了！我們半因有了昨日的教訓，半因怕岸上更熱，便決定不上岸去，這是一路來未上岸的第一個地點。十二時開船，海風拂拂的吹來，雖然是熱風，終

勝于無。

海上風光殊美；近處是柔綠色的水；再過去，有一帶翠綠得如千萬隻翠鳥毛集成的一片水；再過去，是深藍色的無垠的水；再過去是若紫若灰的霧氣，水氣，罩在土黃色的平頂山之半腰。說起山來，諡之爲『平頂』，真是再確切也沒有，一塊一塊的山，大都是平平的頂，如一個長形的平台；（？）間亦有三角形者，然不多見。雖無亞丁之山的奇偉，然我們看來也很新鮮。我們那裏沒有這種山。

下午，洗了一個澡，略略覺得涼爽。

現在是入紅海了，一面是非洲，一面是亞洲；船正向北行。我們將飽看日出與日沒。由印度洋入紅海，我們一點也不覺得，海水也是一樣的墨藍色。某君遊記，謂過『流淚岬』，無風而船動蕩特甚者，皆無其事。

一羣海鷗，直到了傍晚還依戀不捨的追送着我們。然而同時又見到了好幾隻白鳥，如海燕一樣大小的，在飛着。大約那也是海鷗之類。一陣不

知其名的魚，笨重無比的躍出波間，一躍後又潛入水中。有好幾隻，他們的路線是向船旁來的，一直到了近船邊，還在躍着。我很怕他們將與船板衝撞而暈死。

晚餐後，將躺椅移到西邊來；西邊的天空，爲夕陽的餘光所染，連波間都紅得如火。然而夕陽早已在地平線下，我們不及見了。天上波上的金光，直再過了半小時，方漸漸的淡了，變成灰色了而沒去。那真是一個奇景！於是我們又移椅於東邊，剛趕及看月亮由東邊的波面上升起。大的圓的黃的一個滿月，並不怎麼美的升起來。然而漸漸的小了，白了，更明亮了，水面上是萬道的白光反映着。我們在月下談得很高興。直到了月亮移到帆布篷的頂上，爲我們所不見了，方才下艙去睡。

昨日日記上忘記了二事，（一）亞丁的駱駝極多，就等於北京的驢子，駕車的是他們，當坐騎的也是他們。身體似較北京所見者爲小。水車來了，駕着牠的又是一隻駱駝。駱駝車與在西貢，科命布所見的牛車都是我

們所不習見的(二)亞丁的人很壞，無論黑人，亞刺伯人都如此，已給了小帳，拉風扇的又追過來要；已給了船價，已給了小帳，而經過一隻舢板，那隻舢板上的人也要小帳，且一次二次的要加，真是別處所少見的。

六月十六日

今天又起來太晚了，差不多又是最後一個吃早茶的了。而在床上時，還自以爲今天很早，可以上甲板飽看一次日出呢！到甲板上坐了一會，很無聊，想讀些法文，而千句萬字；飛奔而來，不曉得先要讀熟那一句那一句字好，只得又放下課本來。記得今天是禮拜四，是船上照例洗衣服的日子：連忙去取要洗的衣服來，但茶房却搖搖頭道：『以後不洗了。』宣告板上幾乎全換了新的布告，也都是關於到達馬賽時旅客要注意的事。啊，真的，我們的『阿托士』是有了到達牠的目的地的新氣象了！然而我的法文却除了『Bon Jour』幾句見面話之外，一句也不會說呢！奈何！只好依賴

了別人麼？心裏很焦急！也許這焦急是未免太早了。要洗的衣服不少，只得下一個自己動手的決心。上午，先揀襯衫一件，汗衫二件來洗。雖很吃力，然而不久便都洗好了，掛在房間裏晒了，——他們的衣服都是掛在房裏晒乾的——我想一定是洗得不大干淨的。却頗覺得有趣。這是自己動手洗衣服的第一次，不可以不記。午餐很好，有咖喇鷄飯，這是不大有的好菜，所以大家都很高興。下午，天氣熱得有些頭漲；連忙去洗了一個澡，總算好些。又洗了幾條褲，幾雙襪。上甲板後，寫了幾張給上海諸友的明信片。徐君由艙中走上來，執了一本新俄文藝的曙光期，一個法國軍官聞知是新俄的東西，便連忙道：『不好，不好！』啊，人類都是一樣的不明白青紅皂白的！研究文學與共產黨又是什麼關係呢！洗的衣服都已乾了，當把他們褶疊起放在衣箱裏時，我是如何愉悅着呀！晚餐後，移椅於東邊，要看月出，而東方黑雲瀾漫半空，月亮僅微露黃光而即隱去。很無聊賴的不覺在椅上睡着了。風很大，袁君脫了自己的衣服，蓋在我身上。我方才

驚醒；朦朧的走下了自己的房中，一脫了衣就睡着了。月亮在這時似還未出。夜間醒了兩次，只見房中燈光亮晶晶的；幸都立刻又睡着了。

六月十七日

昨夜作了一個很無條理的夢；夢中的人物是岳父及君箴；初醒時覺得那夢境是清清楚楚的，却不覺的又睡了一會。再醒時，却將這夢裂得粉碎，譬如一片很美麗的雲彩爲狂風所吹散，成了東一塊，西一片似的，再也拚不起來。心裏因此又填滿了不可解的離愁。上午，坐在甲板上寫了好幾封信，寫畢後即寄出，郵費是八個佛郎另十生丁。午餐的冷盆是江豆及『鯮』，這使我非常驚奇。『鯮』是我們的鄉味，在上海也有一年以上不曾吃到了，不意乃竟於萬里之外的孤舟上復嘗得此味，真是有了自從上船吃飯以來所未有的感動。當『鯮』端來時，我還不相信是牠，然當銀刀把牠剖開時，那淡紅色的有香而且腴的氣味的肉，却把牠證實了。加上了一

點醋，那味兒真超過一切。我沒有吃過那末好的菜！麵包因此竟多吃了半塊，向來我是吃很少的——啊，這又使我默默的想到家……家了！

晚餐後，見到赤紅的滾圓的太陽，慢慢的『下海』了；到了僅剩半個紅球時，却『跌落』得很快。太陽落後，西方還有一片紅光，在波上映照着，隨了牠們而動蕩，若有若無，至爲絢麗詭幻，似較夕陽的本身爲尤美。漸漸的紅光淡了；波面是一片灰紫色，再上是濃濃的黃色，再上是嫩黃色，再上便是蔚藍的青天了。漸漸的灰闇的『夜』瀰漫了一切，而西天也便藏起了牠的最後的金光。

當夕陽將下未下時，我會照了兩個像，不知能不能好。這只有到巴黎後才曉得，因船上沒有洗片子的地方。隔了一會，我們把椅子都移到東邊；等待着月出。而今天的月，出得特別的遲。直等十時；方見極遠的東方，隱約有淡黃的微光，露出幾線來。極慢的，極慢的，這黃光成了一個黃色的圓暈；極慢的，極慢的這黃色的圓暈，才由層層包裹着的破雲中強

掙而出。於是天空頓成了一片清輝，水面上頓有了一大段的銀光。月出得愈高，這『光明』愈是清白可愛。我們的全身又都浴在月光中。三層樓的甲板上，在這時忽奏起簡單的舞樂來，隱約由梯口見到幾對男女在活溜的轉着。他們正在滿浸着月光的甲板上跳舞呢！一個 *Ceilon* 放了一把椅子在梯口，把頭等艙與三等艙的通路遮斷了。這使我們很不高興，雖然我們本不想去窺看他們。然而我們也高聲的談着，唱着，只不過少了一個樂隊而已。到了我們打了幾個欠啊，說聲『下去睡吧』時，甲板上的男人女人已經都在做着沉沉的夢，靜悄悄的一點人聲都沒有了。

六月十八日

起床得很早。很想讀些法文，然已格格不相入了。假定一上船便念起，何至於如此呢！懶惰，因循，到此還改不了！勉強拿起一本英文名著選來看，頗有幾篇有趣的；*William Cowper* 的一篇敘述他的三個兔子的

文，尤好。午飯後，寫了一篇『阿刺伯人』。因為明天要寄稿到上海了，所以不得不趕快寫，啊，還是『急來抱佛脚！』船上有了布告，說明天到蘇彝士運河時，特有醫生上船來驗看旅客們，同伴中頗有一二人很驚惶的。傍晚，又飽看了一次落照。拍了兩張相片。

六月十九日

起床得很早。甲板上風很大，天氣很涼快，隨即到餐所裏去，寄二信，內一信，爲文稿，用去十個法郎。午餐後，不知不覺的已停泊在蘇彝士了。海水嫩綠，僅見二三隻海鷗在飛。天氣極熱，與早上似隔了二十緯度。船泊海中，離岸頗遠。一面是黃色的高山，一面是綠水，綠水盡處，有黃光隱約的射出。水與山間是重重疊疊的土耳其式的房子。忽聞鈴聲了，說是醫生要來驗看了。大家紛紛的下艙來，坐在餐廳裏自己座上等着。茶房還在收拾飯桌。來的人只有一半，一位軍官說，這不過是形式的

驗看，看看各人的面貌而已。等了許久，正在不耐煩時，艙長匆匆的進廳來，說道：『Fini Fini！』原來醫生是連來也不來，我們再上板甲時，賣雜物者已紛紛而至；我們買了許多郵片，那是沿途所見中之最佳者；有金字塔，有獅身人面獸，有埃及的古蹟，有沙漠的黃昏，有雄偉的回教建築，這使我們個個都心醉，我不覺的買了三十多個法郎的郵片。下午二時半，船進運河口。西邊是許多建築物，夾在綠樹與紅花之間。久未見綠色的我們，不覺精神爲之一爽。東岸是一片沙漠，沙漠後是一座並不高的黃色山，原來在海中遠望，見一片黃光者乃即此也。第一次見到那細膩而有趣的黃沙，平平的，高高的，均勻的鋪着，夠多末高興！沙漠上綠草叢生，間有已枯者，很像上海環租界的鐵網。不久，東岸亦成了沙漠之地，惟間有工作場，渡口，住宅及挺立於黃沙中的棕櫚樹。間亦有烏鴉與海鷗並飛於河上。船行極慢，怕浪頭衝壞了堤岸。河道很窄，只容一船可過；聞上午通歐洲往東船隻，下午通遠東往西船隻；二船相遇，一船須預在寬

闊處或湖上等候。沿途工程處中人，見船過，皆脫帽歡呼，惟阿刺伯兒童則大都惡意的向船客作譏罵狀。午茶後，天氣益熱，連椅上都燙了，這是途中最熱的一天。用淡水洗了一個澡，方始涼爽。但晚飯後，天氣却大涼爽。落日正下沙漠，映在一帶茂林之後，很有詩意。夕陽下去後，一堆堆的木房前，炊火烟烟可見，而流水淙淙，由小溪間洩出，大似在幽谷中了。晚風大起，涼意深入膚裏，久已不着的黑色夾衣，又只得取出披在身上了。八時，經過一個村落，燈光點點，如疏星，如漁火。爲的明日要早起上岸，故睡得很早。

六月二十日

清晨不到五時，即起床。匆匆的上甲板看日出。日球已離水面二三丈，但光焰並不刺眼，水中也映着一個紅日，船已停在波濤。河內船隻已有不少停泊着。八時，上岸，小船費每人來回十法郎。大街上滿是綠樹，

樹頂盛開着紅花。咖啡店滿街沿都是。商業頗繁盛。在一家書店裏買了巴黎指南等四書，又畫片三打，共用去二百法郎。轉到沙灘——地中海的沙灘——在柔柔的細沙上走着，一路都是貝殼，間有爲潮水衝上來之活貝好幾堆。有好些小屋，用木架支在沙上。我們捉了一只小蟹，拾了不少貝殼。（但一無佳者）在運河開闢者的 Louise 將軍銅像下徘徊了一會，即回到大街。坐在咖啡館裏，吃了三瓶皮酒二杯檸檬水（共五人），一算帳却是六十五個法郎，可謂貴矣！在渡口遇到三個由中國歸去的西班牙神父，穿着中國衣，說得一口好長沙話。下午四時開船，許多送行者坐在小汽船上，跟了大船而送着，送得很遠很遠；啊，客中見人送客，能不有所感觸！有二個『Ala Mer』的人在水中做種種遊戲，然竟無一人給錢者，可謂不幸矣！不久，船是在地中海上了。晚餐後，我們又飽看了一次地中海的落照。夜間，寫了許多信給諸友。

六月二十一日

上月的今日正是上船的時候；啊！不覺的與親愛的諸親友相別已整整的一個月了！在這一個月中，我是很舒適的很快樂的很平安的在船上。他們是怎樣？願上帝祝福他們，使他們在這一月以及以後都舒適，快樂，平安！啊，愁緒無端，攪腹穿腸，將如何拂拭得去！船是在地中海的無際無邊的海天中駛着，大約是『已』或『將』過希臘岸邊吧；藍水起了，又伏了，白浪沫夾在中間，如藍藍的絲絨門帘，繡上了一條窄窄的白線。飯後，午睡了一會，正在做着一夢，在夢中『雁冰，雁冰』的叫着，忽爲人所警醒。寫了幾封信，用去十法郎郵費，又還艙長洗衣服及買郵片的帳，共二十六法郎。

六月二十二日

早晨醒來時，覺頭暈鼻塞，知道是傷風了，船身又搖動得很利害。勉強起來，用熱水洗臉，吃了一付海病藥，又上床靜靜的躺着。到了將吃午

餐時方才下床。已覺得略好些。要了一杯白蘭地飲了。下午，又到床上睡了一會。彷彿是很舒適的熟睡着。風浪已平。吃午茶時，已覺全好了。晚餐後，到甲板上去。立在船欄旁。船正向落照駛去。風飄飄的吹着衣袂。夕陽的金光是映在臉上身上。彷彿自己是『Captain』，是偉大，是有力。夕陽落後，不敢久坐。到飯廳上閒談了許久才去睡。今天把護照給了船長，由他去給他們蓋印後再發還。

六月二十三日

頭已不暈，但鼻孔還有些窒塞。因為怕風，不敢上甲板去。但由窗孔中可見今天天氣好，太陽光很輝煌的射在海波上；而海波是平靜如湖水；船身穩定的向前進。在飯廳寫了幾封信，再到房裏洗了好幾雙襪子，便聽見午餐的鈴聲了。正在呷咖啡時，聽見人說，現在正過意大利；由窗中已可望見突然峙立於海中的小島。連忙戴了帽子上甲板。要不是這個秀美的

雄偉的靴形半島引誘着，我今天是決不會上甲板的。船在沿了這個意大利半島的靴尖，向西駛着。陸岸上的山巔，水道，房屋，橋樑，以及綠樹，都很清楚的望得見。不久，又見了西西利島的北岸；那陸岸上有炮台，有穹門，有鱗比的住宅，也都很清楚的望得見。海上時有二三小舟，揚帆而過，連掌舵者，搖櫓者，乘客都可數得出是多少人。據說，這個海峽，風浪很大，然我們的船經過時却一點浪頭都沒有。過峽後，水更粼粼作細紋。海中時有奇形之小島旁立，如傘者，如圓錐者，如犬齒者，如尖塔者，以及許多不可比擬者。有大島旁更襯以一二絕小之孤岩，有二島似聯而分，似分而合。大家都很高興；競將躺椅拋入海中。我們也拋了一張。夜間，寫『同舟者』，因精神不好，僅寫了一半即放下了。

六月二十四日

早晨，寫畢了『同舟者』。船中充滿了將到岸的氣象；今天是船上最

後一次午餐，最後一次晚餐了；平常所不見的『原瓶子』的紅酒，午餐時竟擺了兩瓶在桌上。我一個人獨喝了一瓶。豪飲無端，不禁沈醉。很興奮的談了一會之後，支持不住，便倒在床上睡着了。

『濃睡不消殘酒』。

醒來時，頭還暈轉不已，小病似乎又來侵襲。孑然獨臥，酒病愁病。到了晚餐時，因了同伴的敦勸，才勉強下床去吃了一盤的菜。自上船以來，從沒有吃得如此之少的。未及吃畢，又上床躺着了。同行者紛來慰問，擠了一室。說往事，談鬼神，幾使我忘記了自己的病。等到他們告別時，已經九時了。這懇摯的慰問與伴陪，我如何能忘記了牠！

六月二十五日

今天船到馬賽了。天色還黑着，我已起來整理東西了。酒意還未全消，鼻子也還塞塞着。怕風。然而今天却不能不吹風。近馬賽時，浪頭頗

大；高山聳立，藍水涵滄，竟不知是已經到馬賽。靠岸後，大家都茫然的，有不知所措之感。啊，初旅歐洲，初旅異國，那心臟還會不鼓躍得很急麼？那時心境，真似初到上海與北京時的心境。徬徨而且躊躇。然而只好挺直了胸去迎接這些全新的環境與不可知的前面。我們到頭等艙取護照，那瘦弱的檢察官坐在那裏，一個個的唱名去取。對於中國人，比別國人也並不多問，惟取出了一個長形的印章加蓋於『允許上岸』印章之後；那長形的印章說：『宣言到法國後，不靠做工的薪水爲生活』。啊，這是別國人所沒有的！要是我的氣憤更高漲了，便要對他說：『不能蓋這個印章！如果非蓋不可，我便甯可不上岸！』然而我却終於忍受下去了！這是誰之罪呢？我很難過，很難過！

回到甲板上，許多接客的人都向船上揮手，而我們船上的人也向他們揮手。他們是回到祖國了！是被擁抱於親人的歡情中了！我們掙開了眼要找一個來接我們的人，然而一個也不見。有幾個中國人的樣子的，在碼頭

上立着，我們見了很喜歡，然而他們却向別的人打着招呼。袁先生和陳女士只在找曾覺之先生。她說，他大約會來接的。然而結果，他們也失望了。只好回到艙中來再說。看見一個個同舟者都提了行李，或叫了脚夫來搬箱子，忙忙碌碌的在梯子間上上下下，而我們倚在梯口，悵然的望着他們走。不意中，一個中國人由梯子上走下來，對我說道：『你是中國人麼？有一位陳女士在那裏？』我立刻把陳女士介紹給他，同時問道：『你是曾先生麼？』不用說，當然是他，於是幾個人的心頭都如落了一塊石，現在是有一個來接的人了。於是曾先生去找脚夫，去找包運行李的人。於是我們的行李，便都交結了他們，一件件運上岸。經過海關時，關員並不開看，僅用黃粉筆寫了一個『已』字。這一切都由包運行李的人車去，我們與他約定下午六時在車站見面。於是我們空手走路，覺得輕鬆得多。僱了一部汽車到大街上去。馬賽的街道很熱鬧。在一家咖啡館裏坐了一會，買了一份倫敦太晤士報看，很驚奇的知道：國民軍是將近濟南了。一個月

來，想不到時局變化得這末快。而一個月來與中國隔絕的我們，現在又可略略的得到些國內消息了。托曾君去打了一個電報給高元，邀他明早到車站來接。十一時半，到車站旁邊一家飯館午餐，菜頗好，價僅十法郎。餐後，同坐電車到植物園。一進門，便見懸岩當前，流瀑由岩上掛下，水聲潺潺，如萬頃松濤之作響。岩邊都是蒼綠的藤葉，岩下棲着幾隻水鳥。由岩旁石級上去，是一片平原，高林成排立着，間以綠草的地氈及錦綉似的花壇。幾株夾竹桃，獨自在牆角站着，枝上滿綴了桃紅色的花。這不禁使我想起故鄉。想起涵芬樓前的夾竹桃林，想起寶興西里我家天井裏幾株永不開花的夾竹桃。要不是魏邀我在園中走走，真要沈沈的做着故鄉的夢了。啊，法國與中國是如此的相似呀！似乎船所經過的，沿途所見的都是異國之物，如今却是回到祖國了。有桃子，那半青半紅的水蜜桃是多末可愛；有杏子，那黃中透紅的甜甜的杏子，又多末可愛，這些都是故鄉之物，我所愛之物呀！還有，還有……無意中，由植物園轉到前面，却走

到了朗香博物院(Musée De Long Champ)，這是在法國第一次參觀的博物院。其中所陳列的圖畫和雕刻，都很使我醉心；有幾件是久已聞名與見到他的影片的。我不想自己乃在這裏見到他們的原物，乃與畫家雕刻家的作品牠自己，面對面的站着，細細的賞鑑他們。我雖不是一位畫家，雕刻家，然而也很愉悅着，欣慰着。只可惜東西太多了，紛紛的陳列到眼中來，如初入寶山，不知要取那一件東西好。五時半出園，園中的白孔雀正在開屏。六時，到車站，在車站的食堂中吃了晚餐，很貴，每人要二十佛。包運行李的人開了帳來，也很貴，十二件行李，運費等等，要二百多佛，初到客地，總未免要吃些虧。然而我們也並不嫌他貴，虧了他，才省了我們許多麻煩。這許多行李，叫我們自己運去，不知將如何措手！七時四十八分開車，曾先生因這趟車不能趕到里昂，未同去。車上坐位還好，因為費了五十佛叫一個脚夫先搬輕小的行李，要隨身帶着的，到車上去，且叫他在看守着。不然，我們可真要沒有座位了。比我們先來的幾個軍

官，他們都沒有座位呢。我們坐的是三等車，但還適意，一間房子共坐八個人，剛剛好坐，不多也不少，再擠進一個，便要太擁擠了。由馬賽到巴黎，要走十二點鐘左右，明早九時四十五分可到。車票價一百七十餘佛郎，然行李費過重太貴了，我們每人幾乎都出到近一百佛郎的過重費。

六月二十六日

睡眠是太要緊了。除了和幾個朋友談得太高興了而偶然有一二次通夜的不睡之外，我差不多每夜都是要睡八九小時的。要不睡足，第二天便要很難過，簡直是一整天的不舒服。昨夜，在火車上，坐着倒很適意，然而整整的一夜，『正襟危坐』是萬辦不到的，於是不得不發生了睡眠問題。坐着睡實在是不可能的，躺着，又沒有地方可容身。只好用外套墊在堅硬的窗框上，歪着身睡着。然這一夜至少警醒了十次以上，至少換了十樣以上的睡的方法，或伏在窗上，或仰靠在椅上，或歪左，或歪右，總是不

對！夜！好長久的夜呀，似乎是永不會天亮似的！對面椅上，坐着一個孩子，一個母親，母親把孩子放在椅上睡着，他的頭枕在她的膝上，而她自己是坐了一夜。這孩子是甜甜蜜蜜的熟睡了一夜。我不得不羨慕這個幸福的孩子。

最後一次的醒來時，天色已微亮。同行者都還睡着。在微光中，看着每個人的睡態，以消遣這個寂寞的清晨。那位母親也歪在門邊睡着了。窗外是綠樹，是稻田，是紅色瓦的小農屋。時時經過小車站。將近十時，火車停在里昂車站 (Gare De Lyon)，我們是到了巴黎了！心裏又發生了與到馬賽時同樣的惶恐。不知有人來接否？遲延着不下車來，望着有沒有中國人來。第一個見到的是季志仁君，他說，外面還有兩位是來接的。接着高岡來了，他說，『高元在外面等着』。於是我們同去見到了高元，才把行李搬下車來。我現在是很安心了！元說『旅館我們已替你找好了。昨天曾來接過兩次呢。因為電報不很明白』。我們坐了『搭克養』

(Taxi)到沙爾彭街(Rue De La Sorbonne)一個加爾孫旅館(Hotel Garson)已定好的房間是二十號，每日房租十五佛郎。房子還好。巴黎的『搭克賽』是世界最廉的，每基羅米突是一佛郎二十五生丁；在馬賽便要一法郎八十生丁了。巴黎的房租也很不貴，在上海，這樣的一間房子是非每日二元不辦的。休息了一會，同到萬花樓吃飯，這是一個中國菜館，一位廣東人開的。一個多月沒有吃中國飯菜了，現在又見着豆角炒肉絲，蛋花湯，雖然味兒未必好，却很高興。遇見袁昌英女士(楊太太)，她是天天在萬花樓吃飯的。談了一會，因為倦甚，即回到旅館，和衣躺在床上睡着。也不知到了什麼時候才醒，只曉得元和岡已在說『時候不早了，要去吃晚飯了。』晚飯也在萬花樓吃。回家時，見楊太太留下一張名片，在我的掛門上鑰匙及放信件の木格上，知道她已來過。與元等談了一會，即去睡，因為昨夜的『睡眠不足』，到今天還沒有補夠。

巴黎的第一天是如此草草的過去了，什麼也沒有見到。

六月二十七日

上午，天氣陰陰的，像要下雨的樣子。沒有出去，在旅館裏寫了給倫敦 舒舍予君及吳南如君二信，請他們將我的信轉到巴黎來，因為我動身時，留的通信地址是由舒君或吳君轉。發一電到家，告訴他們已到巴黎，發的是慢電，大約明天可到上海，價七十餘佛郎；如發快電，便要加一倍電費了。同時又寫一信給家人。午飯與元及岡同吃，仍在萬花樓。遇吳頌皋君。又在路上遇敬隱漁，梁宗岱二君，同來旅館中閒談了一會。下午，買了一頂呢帽，價七十佛郎。在巴黎，現在是夏天，是上海，北京最炎熱的仲夏，然而滿街都是戴呢帽的人，戴草帽的人百中僅一二而已。巴黎的氣候是那樣的涼爽呀！然而闊人們，中產以上的家庭，以及學生們，還口聲聲說要『避暑』，『到海邊去』。給慣于受熱夏的太陽曬晒的我們，聽了未免要大笑。巴黎已是我們的夏天避暑地了，何必再到海邊去。仲夏，

戴了呢帽，穿着呢衣，還要說『避暑』，在沒有享過『避暑』之福的人看來，真是太可詫異了。『避暑』這個名詞在這裏已變成了另一個意義了。與岡同去剪髮，費七佛。剪得很快，不像我們上海的理髮匠要剪修到一小時以上才完畢，往往使人不耐煩起來。到巴比崙街中國公使館，見到陳任先君及他的姪兒。他們很肯幫忙。我要他們寫一封介紹信給巴黎國立圖書館（Bibliothèque Nationale）他們立刻寫了。又托他們去代取匯票的款子。因為本來是匯到倫敦的，非有認識的銀行，不容易在巴黎支取，故托了他們。夜，遇敬君，請他在萬花樓吃飯，用四十郎。又遇梁君，同到他家坐了一會。他買了不少的書，都裝訂得很華麗。他說：他的生命便是戀愛與藝術。而他近來有所戀，心裏很快活。他比從前更致力于詩；他所醉心的是法國現代象徵派詩人瓦里萊（Paul Valéry），這個詩人便是在法朗士（A. France）死後，補了法朗士的缺而進法國學院（L'Académie de France）的。他是現代享大名的詩家，梁君和他很熟悉。所以受了不少他的影響。

十一時半睡，今日精神已恢復了。

六月二十八日

今日想開始看看巴黎。早晨，洗了一個澡後，和岡一同出去吃早餐。廚台前排了一長列的人，有年輕的學生，有白髮的老人，有戴禮帽的紳士，都站在那裏吃着咖啡麵包。我們也擠進了這個長列中。要了一杯咖啡，從盤中取了一條已塗好牛油的麵包吃着。一個穿白衫的胖廚子，執了一把尖刀，站在櫃台之內，用刀剖開一長條的麵包，對剖爲兩半，在大塊的黃黃的牛油上，切下一片來，塗在麵包上，隨即放在盤中。那手法是又快又伶俐。他還管着收帳。吃的人自己報了吃的什麼，付了錢即走，而他的空缺，立刻有一個候補者擠了上來。餐後，獨自帶了一本地圖，到HOLLE街找季志仁君要問他陳女士的地址。他却不在家。在一家文具店裏買了十佛的信紙信封回來。正遇陳女士偕了戈公振君來訪我。元亦來。戈君請我到

萬花樓吃飯，飯後，穿過盧森堡公園 (Jardin de Luxembourg) 而到中法友誼會。這公園，樹木很多，一排一排的列着，一走進去，便有一股清氣，和樹林的香味，撲面而來，好像是走進了深山中的叢林之內，想不到這是在巴黎。一個老人坐在椅上，閒適的在拋麵包屑給鴿子吃；兩三隻鴿子也閒適的在啄食他的禮物。孩子們放小帆船在園子中心的小池上駛着。野鳥和小雀子也時時飛停路旁，一點也不畏人。中法友誼會裏中國報紙很多，但都是一個月之前的，因為寄來很慢，真是看『舊聞』。管事的人，也太糊塗，本年三月初的『新申報』也還在桌上占了一個地位！托元到火車站去取我們掛行李票的幾隻大箱子。等我由友誼會回來時，他也已帶了大箱子來。搬運費共六十佛。休息一會後，又偕他同到國立圖書館，走到那裏，才知使館的介紹信忘記了帶來。只好折回，到聞名世界的『大馬路』(Grand Boulevard) 散步。車如流水，行人如蟻，也不過普通大都市的繁華景象而已。所不同者，沿街『邊道』上，咖啡館擺了好幾排的椅子，各種各樣

的人都坐在那裏『看街』，喝咖啡。我們也到『和平咖啡館』(Cafe de la Paix)前坐着。這間咖啡館也是名聞世界的。坐在一張小小的桌子旁邊，四周都是桌子，都是人，川流不息的人，也由前面走過。我猜不出坐在這裏有什麼趣味。我們坐了不久，便立了起來，向凱旋門(Arc de Triomphe)走去。遠遠的看見那偉大的凱旋門站在那裏，高出于綠林之外，這是我們久已想瞻仰瞻仰的名勝之一，我很高興今天能夠在牠下面徘徊着。沿途綠草紅花，間雜于林木之中，可說是巴黎最大最美的街道，『大馬路』那裏比得上。在遠處看，還不曉得凱旋門究竟是如何的雄偉，一到了門下，才知道這以戰勝者百萬人，戰敗者千萬人的紅血和白骨所構成的紀念物，果然夠得上說牠是『偉大』。我在那裏，感到一種壓迫，感到自己的渺小。無數的小車，無數的人，在這門前來來往往，都是如細蟻似的，如甲蟲似的渺小。門下，有一個無名戰士墓，這是一個歐戰的无名犧牲者，葬在此地的。鮮花擺在墓前，長放他們的清香，墓洞中的火光，長燃着熊

熊的紅焰。我心裏有一種說不出的感動。本來可以走上門的上面去看看，因為今天太晚了，已過『上去』的時間，故不能去。由門邊叫了一部『搭克賽』到白龍森林 (Bois de Boulogne) 去打了一個小圈子。森林 (Bois) 不止一個，都是巴黎近郊的好地方，裏面是真大真深，一個人走進去，準保會迷路而不得出。不曉得要費多少年的培植保護才能到了這個地步呢。綠樹，綠樹，一望無盡的綠樹，上面綠蔭柔和的覆蓋于路上，太陽光一縷縷的由密葉中通過，一點一點的射在地面，如千萬個黃色的小金錢撒遍在那裏。清新的空氣中，雜着由無數的松，楊以及不知名的樹木的放出的香味，使人一聞到便感到一種愉快。那末偉大的大森林，在我們中國便在深山中也不容易常常遇到。這林中有人工造成的一條小河，一對對的男女在小舟上密談着，紅頂的大白鵝，閒適的靜立于水邊。這使『森林』中增加了不少生氣。歸時，已傍晚。十一時睡。

六月二十九日

早晨，高元來，和他同到國立圖書館，因為只有一封介紹信，還不能取得『長期閱覽券』。據書記說還須自己再寫一封『請求書』來。她給了一張僅可用一次的臨時閱覽券。我們到大閱覽廳裏去看：一走進去，便有一個守門者，坐着，把券交給他，取得一張閱書證，要填上姓名地址等項，再取一二張『取書券』，填上要讀的書名及所坐的桌子的號數等等，連同『閱書證』一塊交給管理取書的人。約等半點鐘，書便可送來了。讀完了書。交還給他們，取回『閱書證』，交給了守門者之後才可出去。今天，我們沒有看書，僅翻翻目錄。中國書籍，印成三本目錄，一本是天主教出版的書，不必注意，再一本是關於佛教的書及雜書，再一本是史地，經子及文集，小說，戲曲的目錄。這本目錄，內有不少好書為我們所未見的，很想細細的讀讀。到公使館找陳主事，款已取來，共四千九百五十餘佛郎。我的匯票本來是四十鎊，他說，在法國取金鎊很不容易，所以改取佛郎了。托他代寫一封到國立圖書館去看書的法文請求書，他不久便寫好

了交給我。下午，偕元和和岡同到『大宮』（Grande Palais）去看第一百四十屆的『Salon』，這是巴黎最大的美術展覽會，每年舉行一次，有不少畫家是在這會裏成了大名的。樓下是雕刻，樓上是圖畫。圖畫尤為重要，共占了四十三間房子，還有以 A.B.C. 為號的房子二十餘間。雜于圖畫之間的是許多小藝術品，如小形雕刻，銅版浮雕，地氈，盤子，瓶子，以及其他的日用品之類。我們僅草草的看了一周，已費了三個小時。回時，朱光潛君來談。他說，現在英國已放暑假，不妨先在巴黎住住。我也頗以為然，一大半因為要到國立圖書館，找我所要的材料，這非短時間所能了的。故決定在此暫住一二月。夜間，整理衣箱。取出墨筆及硯台來。又將箴的照片取出，放入下午買來的鏡框中。

六月三十日

今天起得很晚，已在十時後了。得舍子由倫敦轉來的地山來信，極

喜！這是我到歐洲後第一次接到的國內的來信！但家信還未來，甚悵悶。飯後，同元到國立圖書館，得到四個月期的長期閱覽券。仔細的看他們的目錄，頗有好書。第一次借出燉煌的抄本來看；這不是在大廳中，是要在樓上『抄本閱覽室』看的。（中國書都要在這裏看了。我借的是『太子五更轉』，沒有看別的書。燉煌及其他伯希和（Paul Pelliot）君所搜集的書，另有二本目錄。四時回，買了九佛的櫻桃。法國的櫻桃，真是太可愛了。圓圓的一粒紅珠似的東西，又紅潤，又甜脆，一口咬下去，如血似的紅液，微微的噴出，其風味甚似我們的最佳的李子。晚飯在北京飯店吃，這也是一家中國飯店。夜間，寫了好幾封信。到十二時半才睡。昨今二日，在暇時，都在整理途中所得之銅銀幣，預備整理好了寄給箴。直至夜間才弄好。

七月一日

天氣不好，時晴時陰。早晨，寫了幾封信後，不覺已到了午飯時候。午後，細雨霏霏，穿了夾衣還嫌微涼，真像我們的『清明時節』。家在萬里外的旅客，獨坐旅舍，遇到這種天氣，便是木石人也要『黯然魂消』了。陳女士與袁君要搬到鄉下去住，約好七時來我這裏取她的大箱子去。前天取箱子時是一同取來，放在我這裏的。他們又約定，在我們五個同船的旅客各自分散之前，應該再同桌吃一回飯。我們同到東方飯店去，這也是一家中國菜館。我們在那裏吃到了炸醬麵。至少有五六年吃不到這樣好東西了。甚喜！然又不覺的引動了鄉愁與許多的北京的回憶。七時，袁君和陳女士來取了大箱子去。夜間梁君及元來閒談，十時方去。

七月二日

起得很早。早餐後即到國立圖書館去；那裏是上午九時開門，下午五時閉門。在『鈔本閱覽室』裏，借出『覺世恆言』，『覺世雅言』及『醒

世恆言』三部書來看。前幾天見了書目，很驚詫的知道于『三言』之外，又有『覺世恆言』及『覺世雅言』諸書，渴欲一讀其內容。先把『覺世恆言』一看，很覺得失望，原來就是『十二樓』。封面上題着『醒世恆言十二樓』，序上寫着『覺世名言序』，正文前的書名是『覺世名言第一種（一名十二樓）』。不知書目上爲什麼會把這書名寫成了『覺世恆言』？略略的一翻，便把牠放在一邊，去看那第二種『未見之書』『覺世雅言』。這部書是明刊本，也確是『未見之書』。前有綠天館主人之序說：『隴西茂苑野史家藏小說甚富，有意矯正風化。故擇其事真而理不賸，卽事賸而理未嘗不真者，授之賈人，凡若干種，其亦通德類情之一助乎？余因援筆而弁冕其首云』。全書凡八卷，有故事八篇，僅存一至五之五卷。其中都已見于醒世恆言，初刻拍案驚奇及警世明言，僅楊八老越國奇逢一篇未知他書有之否？手邊無『三言』『二拍』總目，不能查也。這書似爲日本內閣文庫所有之古今小說的前身。綠天館主人的序，與古今小說上所有者大同小

異，而此序切合『雅言』二字而發議論，確專爲此書而作者。故我疑心『覺世雅言』是先出版。後來『茂苑野史』大約又印出了相同的幾種，便爲坊賈將版買去，合而成爲古今小說一書，而仍將綠天館主人的序改頭換面而作爲古今小說的序。如果我的猜想不錯，那末此書可算是現存的『評話系』小說集中，除了京本通俗小說外之最古者了。讀畢此書，又讀醒世恆言。這是天啓丁卯的原刊本，目錄上『金海陵縱慾亡身』一回（第二十三回）並未除去。惟此本似曾爲那一位『道學家』所審查過，所以把書中略有淫辭的地方都割去了，『金海陵縱慾亡身』固已全部割去，卽『喬太守亂點鴛鴦譜』『賣油郎獨占花魁女』等篇，也爲他從整本的書上拆下去燒毀掉。所以這部書成了一部很不全的本子。

中飯因爲看書很起勁，忘記了時候，未吃。回來時，已四時半，與岡同到咖啡店吃了一塊餅，一杯咖啡。楊太太請我和朱光潛，吳頌皋等在萬花樓吃晚飯。今天的菜特別的好，因爲是預先點定的。晚後，光潛，宗岱

及元來談，十時走。今天天氣仍不好，上午雨，下午陰。

七月三日

上午，因為起床得很晚，元又來得早，預備要到凡爾塞 (Versailles) 去，便閒談着的消磨過了一個早晨。十一時，即去吃午飯。今天換換口味，在一家法國館子，名 Stein back 者吃。我和一位王君合吃半隻大龍蝦，味兒真不錯，只是太貴了。又吃一盤牛肉。僅此每人已費二十法郎。飯後，即由英瓦里車站 (Gare des Invalides) 上火車，二等的來回票，價七佛餘。半點後即到凡爾塞宮。我們沒有進宮中博物院去看，因為今天人太多，每一個門都擁擠不堪；一個原因是星期日，再一個原因是本月的第一個星期日，是大噴水的日子，所以遊人格外的多。噴水的時間是四時半。我們在花園中散步。凡爾塞留有路易十四時代的古蹟最多，而路易十五，十六都生在這裏。自一六八二年後，路易十四便長住于此，指揮着國

事與戰事。在這個宮中，當然的，會發生過許多悲慘故事與美麗的戀愛故事。綠林蔽空，林下多有石凳放着，這上面誰知道會坐過多少對的『英雄美人』，誰知道有多少法國的絕世佳人在那裏喁喁低語過。這林中小徑，又誰知道會爲多少的戰士，貴族，夫人，宮女，小姐們的足所踐踏。宮前的遠處，是一個池，可以在那裏划船。在綠波粼粼的池上，又誰知道會有多少的情人並坐在小艇甜蜜的低語着。即在如今這林中，這池上，這石凳上，還不是時時有戀人們來並肩走着，坐着，談着。真的，前面一對男女，便證明了這話。他們走着，在林蔭下便熱烈的互抱的吻着。我不知道他們的唇是多末久的緊接着，只知我們從遠處走來時，已見他們在吻，等到我們走過時，他們還未分開。永久的愛，永久的人間，萬萬年後，人類不滅，這相同的故事是將永永的重演着的。在這時大噴水池旁已列滿了人，噴水的時間是到了。我們也找到一個地方坐着。林隙中已有幾縷水柱可見，知道遠處的幾個噴水池已在開放了，但大池還沒有影響。我正回過

頭去，元道：『噴了！』萬縷的水柱，同時從池中噴出，有的斜射，有的上射，有的壯猛的水珠四濺，有的柔和的成了弧形而掛了下來。這萬縷的水柱，這潺潺的水聲，形成了壯美無比的巨觀。聽說，這裏的噴水是全法國的最有名者。我們因為要趕火車，沒有等到噴完，便出園，上面的幾個略小的噴水池也還在噴射着美麗的水柱與水花。歸後，已在晚餐之時，同到東方飯店吃炸醬麵。夜間，寫了一信給箴，一信給調孚。

七月四日

今天天氣大好，陽光滿地；到巴黎後，今天是第一次見到這末光亮可愛的黃金色的太陽光。七時起，九時赴國立圖書館。借出覺世名言，京本插增王慶田虎忠義水滸傳及鐘伯敬批評水滸傳三書來讀。覺世名言即爲十二樓，一閱即放到一邊去。京本水滸傳很使人留戀。上邊是圖，下邊是文字。雖爲殘本，僅存一卷有半，然極可寶貴。其版式與宋版列女傳及日本

內閣文庫所有而新近印出之三國志平話格式正同。這可證明水滸傳在很早就有了很完備的本子了。又可證明，最初的水滸傳是已有了兩種；一種最古的；是沒有田虎王慶之事的；一種即爲京平水滸傳，乃插增有田虎王慶之事者。這個發見，在文學史上是極有價值，極爲重要的。我見到此書，非常高興。將來當另作一文以記之。鍾伯敬批評的水滸傳，乃百回本，亦爲極罕見之書，因中多罵滿人的話，故遭禁止，或坊賈畏禍，自燬其版及存書也。此本中無王慶，田虎事，只有征遼及征方臘事。午餐，在圖書館中的餐店裏吃，菜不大好，而價甚廉，常期的主顧，皆爲館中辦事人。下午四時，出館。到家時，元已來。同坐汽車遊Parc des Buttes Chaumont，又去遊Parc Monceau。前者在十九區，爲工人及貧民叢集之地，後者在八區，四周多富人住宅。兩者相距頗遠，而園中人物亦貧富異態。前者滿園皆爲女人小孩衣衫多不講究，或有破爛者。婦女多手執活計在做。此園幾成了工人家屬的『家園』，遊人是很少的，富人們自然更是絕迹了。然

風景很好，山雖不高而有致，水雖不深而曲折。且由山上可望見半個巴黎，下望吊橋，流水亦甚有深遠之意。過了吊橋，綠水上有幾隻白鵝戴着紅頂，雍容傲慢的浮遊着，而幾個女郎坐在水邊望着他們。雖然園中人很多，而仍覺靜穆。後者亦滿園皆人，然多爲遊人，小孩子亦不少，衣衫多極齊整，有白種及黑種的保姆跟着。然全園地勢平行，面積又小一無可觀。遊了前者，再到後者，如進了靈隱，理安再到一個又淺又窄的小寺觀去。由十九區到八區時，汽車經過孟麥特街（Montmartre），這是巴黎罪惡之叢集地，要到夜間十二時以後才開市呢。沿街皆是咖啡館，酒店，現在都是靜悄悄的。元指道：在上面高處，有一座白色禮拜堂立着，是有名的聖心寺（Sacred Heart）。啊，靈與肉，神聖與罪惡，是永遠對峙！聖心高高的立在上面，底下是如虫蟻似的人羣，在繁燈之下，絮語着，目挑心招着，誰知道將他們演着什麼樣的罪惡出來。她將有所見歟？無所見歟？歸家已七時。在萬花樓吃飯。九時，洗了澡，收拾要拿去洗的衣服，

預備明天給他們。這個旅館是禮拜二收衣服去洗，禮拜六送回。而明天是禮拜二也。十時半睡。

七月五日

今天天氣很好，但很熱。有幾個友人說，巴黎太熱真要避暑去，不能再住下去了。然傍晚及夜間却淅淅瀝瀝的下起雨來，天氣又轉而為晚秋似的涼快。九時起牀，打電話到帳房裏，叫送一份早餐上來。茶房送上餐盤來，盤裏還放着一封信。啊，這筆蹟好熟悉！這是箴的信，由倫敦轉來的！我自接到地山的信後；深念着家信爲什麼還不來。這想念，幾乎天天是掛在心頭的，尤其在早晨，因爲由英國轉來的信多半是早晨到的。今天是終于得到了！這是家信的第一封，是上海來信的第一封！我讀着這封訴說別離之苦的懇摯的信，一個字，一個字的看下去，兩遍三遍的看着，又勾起了說不出的愁情來。十時，勉強的到圖書館去。借出京本忠義水滸

傳，又仔細的讀了一遍，抄了一部分下來。又借了續水滸傳（即征四寇）及李卓吾批評水滸傳，金聖嘆批水滸傳出來，對照着看。京本的僅餘的王慶故事一段，與征四寇中叙王慶的一段很相同；所不同者僅有數點，再者字句上也略有異同而已。李本水滸，爲殘本，然頗異于商務現在在印刷着的李評本水滸。此共三十卷，不分回，每卷自爲起訖。文句簡樸，詩詞皆無。據序上說，是完全的古本，勝于流行的繁本多多，觀其標目，真爲全本，因『征四寇』事皆全被包羅。似征四寇亦係由此本節出。惜後半已缺，無從對校。四時，出館。朱光潛，吳頌皋來訪。頌皋請我到萬花樓吃晚飯。飯後，在房裏與元及岡談至十一時才睡。

七月六日

太陽光很早的便光亮亮的晒在對牆的玻璃窗上，又由那裏反射到我的房間窗上。十時，到圖書館，借出李評本水滸傳，鍾評本水滸傳及英雄

譜。昨日所云『征四寇』似係由李本後半節出，其實，編征四寇者似尙未見及此書，所見者乃英雄譜上的一百十五回的水滸傳而已，所以回目完全相同，詩詞亦完全相同。這部英雄譜印本很不好，黃紙小本，與我所有的一部係同一刻本。下午，又借出忠烈傳一部。書目上寫着係叙郭子儀故事，其實全不相干，一普通之佳人才子小說，借汾陽來作幌子而已。高元亦到館來。同在餐室吃飯。三時半，即出館，至大街買物，預備給岡帶回去。走了好幾家，買了皮手袋，香水噴等，用去三百五十佛。傍晚，與元及岡同去吃飯。遇大雨，在一家文具店門口立着避雨，不覺的踱進店中，選購了不少明信片，又買了一冊洛夫名畫冊（Louvre），用去二百三十佛。今日可謂用款不少。夜間，林起來談。我們至少有六七年不會見面了，談到十二時，他才歸去。

七月七日

上午，太陽光遍地遍牆的晒着。下午陰；傍晚，小雨點又霏霏的飛下來。早餐後，獨自走過盧森堡公園，到中法友誼會看中國報紙。下午，未出門，因戈公振約好今日二時來找。然屆時竟不來。午睡了一會。聞敲門聲，却是林昶來。後來又有徐，袁二君來。不久，他們即散去。晚飯後，又到昨天那一家文具店，買了一冊在藝術上的女性美，書價一百四十四佛。夜間，寫了兩封家信，一封給調孚的信。

七月八日

今天雨絲綿綿不斷，殊悶人。九時半，即到國立圖書館，借出西遊記，海公案及精忠岳傳。西遊記刻本太壞，錯字太多，與上海坊間所見者相同。不復細看，即還了他們。海公案及岳傳雖俱爲嘉道時刊本，然其內容與通行本俱不同。海公案集海瑞生平判案七十一件而成，先之以敘事，後附以原告人的『告』被告人的『訴』及海公的『判』。大紅袍大約即由

此本加以增飾而成之者。岳傳亦爲很原始的本子，後來的八十回本之精忠說岳全傳的底子，已于此打成。不過這書還顧全了不少歷史上的事實，不敢信筆逞其空想，如八十回本之作者。下午，借出韓朋十義記及虎口餘生（即鐵冠圖）。十義記爲明萬曆時刊本，絕少見，文詞殊古樸，亦有插图。虎口餘生，全劇亦不多見，僅見數齣於綴白裘中而已。然這個刊本很近代，大約最早不會在嘉道之前，想不難得。五時出館。買了些櫻桃及桃子，在高元家中吃着。今天的櫻桃更甜，亦更脆。在萬花樓吃夜飯，遇楊太太，她約我同到歌劇院（Opera）看洛罕格林（Lohengrin）。歌劇院爲巴黎城之中心，爲巴黎城最繁華之地點，無論那一次汽車過賽因河北岸之後總要經過這個地方，至少也要望見那藍色的圓屋頂。我沒有去過，我不能想像那裏面是如何的宏大華麗。今夜是第一次去。門前，汽車排成了至少五十餘列，還陸續的在增加。全院是用各種各樣的雲石及其他貴價之石塊建成。平面的面積是一三，五九六方碼（約三英畝），可坐二千一百

五十八人，是世界第一個大劇場，第一個富麗壯美的劇場。（Milan 的 La Scala 雖可坐三千六百人，然較牠爲小），建于一千八百六十一至七十四年，建築師是有名的 Charles Garnier。共有四層（連底層算在內），我們是在最高的一層，那屋頂，那雕刻，那坐位，無一不美。四層是最壞的座位，當然坐得不大適意，然看第三層，第二層，那些包廂及散座中，紅絨的椅子，是很寬綽的放着，紳士們，貴女們，坐在那裏，如被包圍于紅色的絲絨中。今夜演的洛罕格林，是德國大作家魏格納（Wagner）的名著之一；樂隊在五六十人以上，出現于舞台的人也在五六十人以上。洛罕格林的故事，大略是如此：一位貴族，受了他的妻的煽惑，誣他的姪女，殺死了他的姪兒。開頭就寫北方的國王，在大樹下坐着。四周是武士們圍繞着。我們在這時，彷彿置身于中世紀的空氣中。叔叔向國王申訴後，姪女伊爾莎（Elsa）乃出場。她無法伸辯，禱天求救。洛罕格林乃駕了一隻天鵝拖着的船，由天上而來。他全身穿着白銀甲，在燈光下燦爛作光，是

如此的莊嚴威武。他答應替她伸屈，但須她嫁給了他，但須立誓不問他的姓名來歷。她如言立誓。于是洛罕格林乃與叔叔決鬥，叔叔失敗，倒于地下。第一幕終于此。第二幕寫叔叔與他的妻子深夜在暗中私商復仇；他的妻進讒言于伊爾莎，叫她非問明這個武士的來歷不可，恐他是平民，不足與她相匹，故不肯說出身世。這使伊爾莎心中生了猜疑的陰影。同時，叔叔又在衆中散布謠言，說這位武士是有妖法的，所以戰勝了他。舉國俱爲所惑。然他與伊爾莎終于成婚了。第二幕即閉于羣衆高唱賀歌之時。第三幕前半，寫國王送洛罕格林及新娘入新房。國王去後，二人在唱唱細語。伊爾莎欲問又却者屢屢。終于不能忍而向他發問。這一問，頓使綺膩的新婚之夕，變而爲淒楚的別離之夜。洛罕格林嘆道：『我乃上帝之子，特來救你者。你不問我，我們可以有一年之姻緣；如今你已問了我，我不能在此再住一刻了！』恰在這時，她的叔叔，帶了刀來行刺。反爲洛罕格林所殺死。兵士們抬屍去見國王，洛罕格林和伊爾莎也去見國王。第三

幕後半是：國王仍在第一幕所見之大樹下坐着。洛罕格林向他告別。叔叔的妻却來控訴他殺人。天鵝拖着空舟，又自遠處浮來。洛罕格林把天鵝變成了伊爾莎的弟弟，送還了她。此咒一破，叔叔的妻，立即倒死于地，原來他乃是被她咒而變為天鵝的。正在伊爾莎悲喜交集之際，正在國王與朝臣們，武士們，驚愕不能出一語之際，洛罕格林跨上了他的小舟，又漸漸的自來處隱去了。全劇至此告終。自八時上場，至此已十二時了。出歐劇院時，外面細雨濛濛，連忙雇了一部汽車同回，車價乃較白天貴至三倍。送楊太太到她的寓所後，即步行而歸。睡時，已一時。

七月九日

今天陰雲瀰漫空中，終日不見一縷陽光，一方青天。早晨，起身甚晚，因昨夜遲睡。獨自步行到蘆森堡公園小坐。與元及岡同在Steinbacke店中吃午飯。飯後，在一家香水店裏，買了一瓶香水，預備送給箴，價

一百佛郎。同到克魯尼博物院 (Musée De Cluny)，這個博物院，就在 Sorbonne 街口的對面，我們每天出門，總可看見牠的長滿綠藤的古堡式之門。這個博物院，藏的是自中世紀以來的古器物。我們見到了不少新奇的東西。但這次是匆匆的看過，不能多記，以後，當細細的觀察一下，另作一文以記之。在院門內買了關於這個博物院的「指南」及圖畫，共用五十六佛。出克魯尼後，又回到巴黎聖母寺 (Notre Dame De Paris)，這是巴黎最有名的勝地之一，久想去而未得者。寺前，有查里曼大帝的銅像。在這大禮拜堂中轉了一周後，去看寺中所藏的寶物，每人要費二佛郎。所謂寶物者，不過各位帝后捨送給寺中的黃金的珠寶的，金剛石的像及冠而已。我們很後悔費了那末多的時間去看他們。因為岡有事要先去，未能登樓，很可惜。只好待之下次了。一人獨回。街上的臨時小攤，趕法國國慶日的熱鬧者，今日已開市，有轉輪，有打汽槍，有擲木球，大都以賭博來邀致人買他的東西者。甚似我們上海的半淞園。人是擁擠擠的在各攤

前。夜間，請楊太太，宗岱，光潛，公振，頌皋五人在萬花樓吃飯，用一百佛。飯後，遇程演生君，談了一會，即歸。

七月十日

上午陰，下午晴。十一時，與元同到盧森堡博物院 (Musée De Luxe Borgs)，這是巴黎最有名的博物院之一，所陳列者皆現代藝術家的作品；而以圖畫為主，雕刻亦有不少。進了這個地方，彷彿入素來熟悉的所在。中有許多圖畫都是我久已見得他們的複製片的，有的曾登於小說月報上，有的曾懸掛於我家的壁上。所以覺得非常的親切。雖然地方不大，僅有二間房子陳列圖畫，然殊使我流連不忍即去。時已正午，不得不出去吃飯，只好待以後再仔細的看了。好在這個博物院就在同名的公園之旁，離旅館極近，隨便什麼時候都可以去看。院內，除十二間房子陳列圖畫者外，還有一間是預備臨時陳列一個著名作家的畫品而設的；這次陳列者為

Paul Guigon，共有他的畫六十餘幅。盧森堡博物院所藏他的畫不多，其餘都是向私家收藏者，及大博物院，如洛夫（Louvre）等處借來陳列的。在門口買『指南』及畫片，用去二十六佛。彭師勤來，談了一會即去，因為我們預備飯後到芳登波羅（Fontain bleau）去。芳登波羅離巴黎頗遠，我們由里昂車站坐火車去，將二小時，方才到了那裏。又坐了一段電車，才到芳登波羅宮。這個宮殿很古老，在歷史上是很有名的；我們所最最注意的是拿破崙第一的遺蹟，雖然他的歷史，在這個宮中是比較得近代。當拿破崙未住在此宮之前，宮殿已漸形傾頹；他費了不少金錢把牠重新裝飾好，費了不少金錢，置備了許多器具。到了現在，差不多還是照他那時的原樣子，沒有多少更動。一千八百十四年，拿破崙在此親筆寫了他的退位詔，這時是四月十一日。在這一夜及十二日的清晨，他苦悶，失望，決意服毒自盡，後來見他自己還活着，便叫道：『原來上帝不許我死』，便將一切事都委之於運命。二十日正午的時候，他要離開這裏了，車子已預備好

了，衛隊已肩了槍；兵士們排列成了一個方形。拿破崙由馬蹄梯（The Staircase of the *Far a Cheval*）上走了下來，到了他的軍隊中間，說了最後的不能忘記的話：『我的老衛隊的兵士們，我要說再會了。二十年來，我見你們總在光榮名譽的路上。在這些後期之時你們也還與我們在光榮之日一樣的爲勇敢與盡職的模範。同了如你們那樣的人，我們的一面還是沒有喪失的。……再會，我的孩子們。我要把你們都抱在我的胸前。讓至少擁抱着你們的旗幟。』一位大將立刻取了旗向他走去，他伸開雙臂迎接這位大將，與這有名的旗接吻；他異常的感動；他以堅定的語聲再說道：

『——再見，我的老同伴，讓這個最後的吻經過你們的心上』。於是他進了他的車，五百個衛隊擁護着，沿着里昂路（The Lyons Road）而去。自此之後，這個白馬宮（Court of the Cheval Blanc）便改名爲別離宮（Cour des Adieux）。

我們進了大門，對面便是這個別離宮，便是入宮之道的馬蹄梯。我們由梯子中間的一個小門走進，先到了聖特里尼禮拜堂，（*Chapelle de la Saint Frinite*），這個禮拜堂的畫是亨利四世時代名畫家 Martin Froment的手筆。除了聖經上的故事與人物外，還有四幅名作：（一）『火』，用一個執燈的婦人像爲代表；（二）『空氣』，用一個爲虹所圍繞，頭頂一個米象的婦人爲代表；（三）『水』，以一個婦人坐在一隻海豚上，手執一只船爲代表；（四）『土地』，以一個婦人執着花與果爲代表。由這個禮拜堂轉到樓上，便是拿破崙一世的房間了。牆上，用具上，椅披上，都刻着繡着一個『N』。第一間是前廳，有好幾幅畫，其中有『拿破崙一世像』（*Bonchet*作），有他的騎在馬上的銅像（*Vital Dubray*作）。在一張桌上，玻璃罩子底下，是那頂有名的拿破崙帽，他從貝爾卜（*Elbe*）島回來時所戴的，還有他的幾根頭髮。牆邊是一架奇鐘，能表示鐘點，日子，禮拜，某月的某日，季節，閏年，等等。第二間是祕書室，

在一張桌上，玻璃罩子底下，有拿破崙棺木的遺片，這是從聖希里那（Saint-Helene）帶來的。第三間是浴室。裝飾得很美麗，大都是花鳥孩子。第四間是退位室（Cabinet of the Abdication），有拿破崙的半身雲石像。一八一四年他寫他的退位詔時，即在此室的一張小圓桌上。第五間是書室；後來改爲他的小臥室，在有病時用的。第六間爲臥室，床架上刻着人物，代表高貴，光榮，正直，與豐富。屋角放着一張小搖籃，乃是羅馬王睡的。拿破崙圖自殺，即在此室中。第七間是會議室，這一室的佈置是最華麗的，是法國藝術最優美的出產品。從一七五三年起即已開始佈置了。至今，天花板上還是原來的樣子，未改動過。第八間是過道室，據說，在這室的壁爐上，一切會議後無用之紙皆燒燬於此。第九間是王庭（Throne Room）本爲古代諸王的臥室。到了一八〇八年才成爲王庭，拿破崙的座位，高高的列於室之中間。過了拿破崙的房子便是皇后的房子了。第一間是馬麗安東尼的私室（Marie-Antoinette's Boudoir）；拿破崙

之后約緞芬(Joséphine)曾用之爲梳裝室。第二間是浴室，非得特別允許是不能去看的。第三間是皇后室，許多皇后都以此室爲她們的臥室，器具極爲名貴，其中有一個雜物櫃，櫃面上都用珠寶鑲裝之。第四間是皇后音樂室，路易十五時代爲皇后的打牌室，亦在此晚餐；約緞芬易之爲音樂室。拿破崙第三之后則易之爲接應室。第五間爲貴婦的客室。再過去，便是狄愛娜廳(Dianas Gallery)，初爲大餐室，舞廳。拿破崙第三時代，又爲圖書館，兩牆邊都排着書櫃，當中玻璃櫃亦陳列着書籍，約共有三萬冊。再過去是一列的接應室。第一間是前廳，懸有三幅美麗的掛氈，路易十四時代所造的，一幅是夏，一幅是秋，一幅是冬。秋景是表現路易十四騎在馬背上去獵鹿；其餘都是宮殿之景。第二間是掛氈室，曾爲約緞芬的客室；拿破崙第三時代裝飾牠以許多掛氈，他們都是表現卜賽克(Psycho)的故事的。木器上覆的氈子，墊子，都是繡以拉芳登寓言的故事畫，第三間是法朗西一世(Francis I)客室；拿破崙時曾以此爲餐室。第四

間是路易十三(Louis XIII)客室，這一室裏有名之物是一面小鏡子，掛在牆上，是最初輸入法國的鏡子之一。第五間是聖路易(Saint Louis)客室，牆上的圖畫都是關於亨利四世之事的。第六間是路聖易第二客室，在古時是皇帝的餐室。第七間是衛士室，第八間是路易十五客室，第九間是過道小室，第十間是皇帝梯階，再過去是緞特儂夫人(Mademoiselle Maintenon)的房子，共有五間，一為前廳，一為客室，一為書室，一為臥室，一為梳裝室。緞特儂夫人在路易十四時代有很大的權力；路易十四很寵愛她；是法國歷史上有名的婦女之一。他為她裝飾了這幾間房子。在窗中可見一條林蔭大路，這路自此便稱為緞特儂路。由此再過是亨利二世廊廳，這廊廳建於法朗昔司一世時代，所以稱為亨利二世廊廳者，因內部的裝飾，都是在他的時代畫的雕的。牆上都刻着「H」一個字母。好幾次大宴，曾在此舉行，又曾一度作過皇家的禮拜堂。再過去，是法朗昔司一世廊廳，廳裏有不少名畫及雕刻。引導者走到此廳後，便告了終止，把門開了，請我們

出去，同時並伸手要『小費』，每個人都給他，大約給一個法郎者最多。出了門，便是馬蹄梯了；這梯遠望之，宛是一個馬蹄鐵形。我們也和當年的拿破崙一世一樣，由此著名之梯下去，而走出了芳登波羅宮的大門。照例，還有幾個地方可以看。全部的宮殿，我們不過只走了一小部分。然有的地方是保存着不讓遊人進去的，有的地方，如中國博物院（China Museum），又因沒有時間而未去，所以只遊了上面的由引導者領着走的幾個最有名的地方。又，上面各室各廳中，所有的圖畫雕刻，也都因『走馬看花』似的看過，出來後已印象模糊了，所以也不能一一列舉。這宮殿給我的印象很好，不必說建築之華麗，即內部之裝飾，器具之陳設，也都異常的華貴，且多是各時代有名藝術家的設計或動手去做的。這使他不僅僅成了一座絢爛輝煌的帝王之居，而且是與法國之藝術文化有關的博物館。我看過清宮，我遊過中海，南海，那一個房子有佈置得如此的華美名貴，如此的和諧絢麗。中國的帝王，那一個是知道享用物質的榮華的？秦

始皇隋煬帝，陳後主，唐明皇，只有這幾個人是知道，然而他們是終於『烟銷灰滅』了，他們的苦心經營的成績，是隨之而變而為頽垣廢瓦了，而且爲儒者們引爲後世之大戒了！『儉樸』的提倡，使我們的藝術文化，天天向後退！

出宮後，雇了一部馬車，在芳登波羅森林中走了一點多鐘；這座大森林，沿着因河左岸而蔓生，全面積約有四萬一千九百四十英畝，周圍是五十六英里，乃是法國最美麗的森林之一。我們因爲天色已遲，不敢深入林中，隨馬車夫之意而緩緩的走着；據說，林中有不少好地方而我們都不能去。然大樹林的清香的空氣，已使我們很愉快。我們談着，笑着，不知車子穿過了多少林中的小徑。這森林曾數次爲火所燬，所以在林中禁止將燃着的香煙頭拋在地上的。六時半，坐了火車歸去。回望林中，夕陽正紅紅的映照在萬枝綠葉之後，殊有畫意也。這次的火車是特別快車，沿途各站都不停，所以只走了一小時又十分，便到了里昂車站。

七月十一日

早陰，下午雨，傍晚，雷雨大作，天色黑暗如夜者歷時十數分。十時，到國立圖書館，借出東遊記，蝴蝶媒，玉支磯，賽紅絲，幻中真諸書。其中東遊記及賽紅絲是很不壞的；其餘皆爲濫調的『佳人才子』的故事書而已。東遊記敍聖僧東遊，掃滅妖怪，恰與西遊記成一對照。所謂『妖怪』，皆抽象名詞之人格化，甚似彭揚（Banshan）之天路歷程，而變化更多，取境更爲複雜。信筆寫去，似無結構，似每段各自爲篇；其實全書是一氣貫串下去的。作者爲清溪道人，有世裕堂主人的序，序上題着『已酉歲』，觀其紙色及印刷，當是清初的作品。賽紅絲是明刊本，封面上題着『天花藏秘本』，序亦爲天花藏主人作。雖亦不外佳人才子，離合悲歡，而寫得頗入情入理，既非『一娶數美』之流亞，亦非『滿門抄斬』之故套；寫人情世故，殊爲逼真，故能超出同類的小說之上。夜間，寫給六

逸，予同各一信。

七月十二日

早陰，下午晴不久，又雨。起床得很早；昨天與宗岱約好九時同到 Palais de Bois 去看 Salon des Tuileries，這是新派畫家的大展覽會，亦每年一次。觀者沒有那個舊 Salon 那末多，設備也沒有那末好，然殊顯親切，恬靜。畫圖，雕刻以及其他，共二千餘件，艸艸的周歷那六十幾個房間，已到了十二時。我不懂畫，不懂雕刻，然頗覺這裏的許多作家，個性都很強，許多人的筆法，用色都有特殊之點。但也有不少是沒有什麼特異之處的。最後，見到未來派，立體派的幾大幅不守向來規矩繩墨之作品頗爲之激動，不管他們的藝術好壞，然他們已給我們以一種新的空氣，新的刺激。看膩了陳陳相因的神話，聖經的故事，遠山近水的風景畫，工工細細的人物畫，見了這些一無依傍的新作，自然很爲之震躍。其中有二個小

雕刻，也很使我注意；一個是一隻水鳥，圓圓的是身子，圓錐的是頭部，此外，什麼都沒有了；一個是一座火車頭表示「力」，車頭之最前頭極大，以次小了下去。這都是向來雕刻家所不敢作的。下午同元，岡到都里愛園（Jardin Des Tuileries）看莫那（Claude Monet）有名的大作「Suite Des Nymphes」，只有八大幅的畫，政府爲之特設一博物院，名「Museo De L'Orangerie」，光線佈置都極好。今天是禮拜二，我們每人費了十佛進去。（平常日子是每人五佛）雖然只有八大幅畫，然可以使你流連半天一天，可以使你看過一次還要再看第二第三……次。這是近代很偉大的傑作。第一個房間，四壁陳列着四幅畫，是一個荷塘，以色彩的濃淡，分別出這個荷池的晨，午，下午，黃昏的一日間的變化來。這已使我們驚奇不已了。那色彩用得是如何的好，那清晨的恬逸，那正午的清澄，那黃昏的冥晦，那下午的疲倦，完全都表現出來了。再進去一間，又是四幅，這四幅是更偉大；一走進去，便如置身於水濱，便如置身于畫幅中，不像立于畫室，

不像在看畫也。尤其是進門的對牆的那一幅最大者，最使人讚嘆；來看的人，儘管他對於藝術，對於圖畫，是如何的外行，然而他對着這偉大的名畫，却不能不讚賞，這贊賞真是不自覺的由心上流出的。一個美國人看了，高興得逢人便說：『好極了！好極了！你看這是如何的微妙！』這四幅畫也是表示一日間的「四時」的。三時回，因為今天程演生，戈公振約我三時到萬花樓，開東方文化協會；到的人不少，以印度，中國的人為多。遇俄人馬古烈君，他是東方言語學校的辦事人之一，聞著了不少關於中國的書，且曾譯了兩都賦。茶點後，照相。散會時已六點。

七月十三日

今天又是細雨霏霏，『夏涼』侵膚，甚似『落花天氣』之暮春三月也。上午，得箴二信，得濟之一信，皆由倫敦轉來。與濟之久未通信，全因我之疏懶，今到國外不久，忽得他的來信，欣慰無已。在箴信裏，驚悉高家

大伯母已於六月中旬去世。我出國時，她已病倒在床，然她年齡雖高，身體素好，不意竟至一病不起。人生如風中燭，搖搖不定，思之慨然。九時，到盧森堡博物院，尙未開門，又折回公園散步。滿街都是三色旗，在風中獵獵的飄着，今天是他們國慶的前一日。十時，復到博物院。很仔細的先看雕刻，後看圖畫，一間間的看過去。已近正午，還只看到第九間，遂恩恩的走過其餘的幾個房間而歸。買目錄等，用三十三佛。下午，與岡及元同到皇宮（Palais Royal），中央有一片綠地，兩行綠樹，還有噴水池，四周皆爲商店，甚似北京之東安市場，而規模較大，市況較冷落。其中舊書店頗多。草草的走了一周卽出。復與岡同到洛夫博物院（Musee de Louvre），這是世界最大的博物院，人類的文化藝術，自古埃及起，無不可於此見其一斑。我們經過牠的門前，至少有十次了，然總沒有工夫進去；我個人的原因是因爲她太偉大了，不願恩恩的一看了事，很想費半月以上的時間在其中，所以反倒不急急於要去了。這一次的去，費時僅二

小時，真是連跑帶走的，艸艸的周覽了圖畫的一部分，和雕刻的一部分。
文西 (Lu da Vinci) 的有名之畫『Mona Lisa』，在圖畫中是常常圍了許多人在她面前細看的，希臘的有名之雕像委納司 (Venus de mels)，在雕刻中也是常常的立了許多人在她四周仔細的端詳着的；這兩件東西真是最能吸引遊人的！然其他，在我感得很親切者不少。如此偉大的博物院，如此艸艸的一覽，實在不能，也不配，去敘述她的內容，詳細的敘述，當待之將來。在院中，買中國藝術一冊，價九十佛，買洛夫的雕刻一冊，價六十五佛。歸時，已將晚餐時，雖然天色還很亮，雨後的天邊，又有太陽的紅影映在雲端；巴黎的白晝真是天黑得遲。晚餐時，吃了一點酒，睡得很早。

七月十四日

下午又有微雨，幸不久即晴。今天是法國的國慶日，是他們最熱鬧的

日子，如果有了雨，十分興緻，至少便要減去八分。商店，博物館，圖書館，名勝之地，幾乎在這一天都關了門，只除了戲院不關，白天的一次戲，還白送給人看。我不去看戲的人，反倒覺得冷靜起來。上午頗倦，寫了覆濟之及箴的信後，即去午餐，餐後，獨自在盧森堡公園樹下坐着看書，然人太多，實在不能久坐。回家後，又寫家信數封，一給祖母，一給岳父，一給三叔。夜間十時，元來，我們同到九橋（Pont neuf）看放焰火。到時，人已如山如海，賽因河畔擠得水洩不通。我們只能站在遠處，不能走近橋邊了。所以許多好『花』都看不見，只見橋那邊一紅一亮，間以少年及兒童的喊好聲，對河牆上也反映着火光，如此而已；我們所能看見的，只是高射於天空而散開的『花』。嘖的一聲，一粒火星直穿入雲，又啪的一聲，這粒火星，四散而變為無數的火花而紛紛墜下；有的是紅花如雨，有的是黃光如霰，有的如萬盞明燈，由空中落下，有的似一團具無限之力的火球，雄猛的四射；有的初為白光，復由白光中生無數的綠燈

來，有的初爲紅綫，復由紅綫中，生出無數的綠的白的微星來，有的由一粒而頃刻變爲萬縷黃光，有的由一粒而三四，由三四而再變爲無數的紅燈，綠燈，白燈。如此者約歷半小時而始畢。雖然未能全部看見，然即此亦已知足了。記得去年今日，曾和聖陶，伏園，春台，學昭同到法租界，坐在一條僻街的石階沿上，看環龍公園中的『放花』，其情景正與今日相同，而今是時已一年，人已萬里了！回時，在蘇弗萊咖啡館（Café de Suffet）吃了一杯啤酒，看着窗外，時時有飄泊的藝術家在奏技。其中有一位能夠把熊熊的火箸，放入口中，還能吃了一種『火酒』（？）在口，用火一點，滿口是火，用力一吹火焰近丈。轉路經過大學前之廣場（Place de Sorbonne）時，音樂悠揚的奏着，一對對男女，正在翩翩的舞着。爲樂方未央，而時已午夜。聞昨夜這裏已很熱鬧，雖然曾下了一陣雨，而雨後，跳舞仍舊進行着。所有巴黎有廣場的地方，都是如此，聞其樂隊，係由政府出資雇用。

七月十五日

上午，到盧森堡博物院去，拿着目錄，一個一個房間仔細的對目錄看着，只看了五個房間已過正午，便匆匆的歸來。飯後，獨自到洛夫博物院去，執了洛夫的圖樣，依了圖樣而走了幾個大圈子，想先將院中『地理』弄熟，然後一部分一部分的再細看。方在一樓及二樓走了一遍，已近五時，是他們閉門之時了，只好回家。覺得很疲倦，因為走的路太多了。買洛夫畫片一匣，用去六十佛。回家後，又同元去買盧森堡博物院的名畫集一冊，價一百四十四佛。晚餐是宗岱請我和馬古烈君在萬花樓吃。我們談得很高興。馬君的思想雖舊，然中國古學的知識很富，一口很流利的國語，不像是在巴黎學會的。我與他約定，下星期一（十八日）下午二時，到東方語言學校看他們所收藏的中國書。夜，與岡及元同坐在大學廣場之咖啡館前，看他們跳舞，我吃了一杯啤酒。樂聲仍悠揚的奏着，一對對男女仍翩

翩的舞着，『國慶』的餘勢尙在。十一時歸家，把送箴的東西及給調孚他們的畫片，都一一的收拾好，包好，因要托岡帶回。包好後，時已一時半。

七月十六日

在陰雲中時時露出藍天一角來，上午八時起床，得岳父及箴各一信。到盧森堡公園散步。十時，進盧森堡博物院，繼續對着目錄看畫；只看了四個房間，又已到了正午。午餐時，遇光潛，頌皋，楊太太等，同坐汽車到白龍森林划船。我們人很多，共要了三隻船，每隻船要用二十五佛的「押櫃錢」。我和光潛及一位蕭君同船。軀體很大的白鵝和灰鵝從容的浮游于水面，伶俐的小水鴨，爲槳聲所驚，拍拍的由水面飛起，掠舟而過，飛到對面綠林中去。幾個女子帶了麵包屑，一路拋給鴨子吃，那家鴨沿路跟着她們，一見有東西拋下，便追逐而前；那舉止呆笨的鴨子，偏要匆匆的你追我趕，用盡了雙翼之力，方才走得丈餘或數尺的路，激得水花四濺；

開看着他們着急搶先的情形，不覺失笑。水中有一小島，濃蔭覆于水上，幾隻船停在那裏，幾對情人們正在緊靠着，有的默默的並坐不語，有的甜蜜蜜的在低語。我是第一次學划船，但划得還靈活，多學幾次，想可以成功，划了一小時餘，一同上岸，船費不到八佛。在森林隨意散步了一會，偕光潛及楊太太同到我的旅館裏來。元已先在。他替我買了酒精燈及火爐來。我很高興的立刻燒茶請他們吃。宗岱今晚又請我和光潛吃飯，仍在萬花樓，飯後，到我這裏閒談，曾覺之，徐元度諸君也來，房裏很熱鬧。他們去後，寫給雲五，調孚，心南各一信，都為商務留學補助金事；因早上箴來信，提及商務已允每年提出一萬元，為留學補助金，故我寫信給他們，頗希望能依例得有一部分。

七月十七日

陰。早起，寫給岳父及箴的信各一。學昭及兆洪來同他們到盧森堡博

博物院周覽一遍，他們還不曾看過。正午歸。飯後，與元同到拿破崙墓。那圓圓的金色屋頂，我們在車上，已遠遠的見過好幾次了。大門前是兵士站崗，四周是濠溝，許多大炮也列于四周；勢氣很雄壯；前面兩廊是戰爭博物院，未及去看。先進禮拜堂，見拿破崙在聖希里那島死時所用的棺木及墓石，又見他的死時的面型及手型；在『大殿』中，一個死事飛行家的石像旁，拿破崙在聖希里那島死後出殯所用之運棺車也放在那裏。我們見了這些遺物，覺得有一種不自禁的淒涼之感。等到我們轉到後面的墓殿時，這種感觸又完全變更了。這墓殿建造得極為雄偉，都是用好的雲石。殿之中央，是一個大圓穴，其中置放着這位絕世英雄的大棺槨。青光由窗中射進，遊人如被蒙置于細霧中，棺槨之四周，在當支柱用的石像中間，放着許多舊的軍旗，那都是他在歷次戰爭時所奪得者；穴中大理石的地板上，還記着他屢次經歷的大戰役的地名。這墓殿的旁邊，都是隨從他的大將們的墓。殿門口有許多攤子，專賣關於這墓殿的畫片及拿破崙的磁像與縮小

的死時面型。我買了一個拿破崙的立像，價十八佛，要寄給箴，作此遊之紀念。在這墓殿裏，我們所感到的已不復是淒楚，而是雄麗了。出後，復到路丹博物院（Musee De Rojin）；這個近代大雕刻家的博物院，即在他的生前的寓所中；其地點離拿破崙墓甚近，不多幾步即到。其中上下二層，陳列他的傑作，及他生平所收藏的古代雕刻，盤子，以及圖畫。他的作品，凡二百餘件，都是原作，自思想者起，至巴爾札克，蕭伯納，詩人與詩神等止，都是我們曾在書上見到的。然而平面的攝影，那裏能夠表現出雕刻的好處來！我們直到今日才見到他們的真面目，真好處。還有許多是我們所未見過的，也有的是未完工的作品，然都足以使我流連。這裏也不是去一次便可以看完的。正屋旁的禮拜堂中，陳列他的大型的原作，思想者即在其中。禮拜堂的正中，還有一座他的紀念碑，把他生平的傑作都彙雕在上面。

七月十八日

九時起床，天氣仍與昨日一樣，陰慘慘的，一絲晴意也沒有。清晨時，似曾聞小鳥的囀鳴，彷彿那時曾有過太陽光。上午整理房間，書桌及箱子。午飯後，步行到里姆街（Rue de Lille）東方語言學校訪馬古烈君。二時，他才來，同去看校裏收藏的中國書。他說，中國書有新，舊二部分，舊有的放在校裏，新買的另放在附近一屋中。舊有的書不多。新買的書却不少。我把他所編的目錄（還是Order，未寫成冊）翻了一遍，我所要看的書，一本也沒有。但其中有數種頗可注意：（一）太平天國文告，馬君說，他曾抄一份給程演生君，他已在北京印出。（二）西番文及滿蒙文的書頗多。（三）中法戰爭時，粵省及上海所出的為劉永福鼓吹戰績的畫報，大都用彩色印刷，有的很粗率，有的畫還好。（每張定價二角三角。）此外，似無重要的好書。但馬君甚殷勤，時時搬出我所略略注意的書來給我。我臨走時，他還說：先生要什麼書儘管向我來取好了。他的盛意是很可感的！

七月十九日

早晴，下午陰。昨夜關了百葉窗睡，要不是爲郵差打門的聲音所驚醒，不知要睡到什麼時候去。郵差送來的是箴的掛號信。信中附有蔡子民君及胡適君的介紹信數封。這是我所久盼未到的信，因爲是掛號的，又要由倫敦轉，所以遲了幾天。匆匆的洗了臉後，一面燒開水泡茶，一面寫覆信給箴，信剛寫完，開水也沸了。九時半，徒步走到國立圖書館。這是第一次最遠的步行，帶了地圖在身，怕要迷路。然由旅館到圖書館，這條路還不十分曲折。沿了聖米蕭 (St. Michel) 街，到賽因河邊，再沿了賽因河岸，到了洛夫，穿過洛夫而到皇宮，皇宮之旁邊便是李查留街了，約費時三十二分。路上並不難走。到圖書館方十時。借出兩交歡，五鳳吟，常言道，蜃樓志，繡戈袍五種。館吏曾因號碼看錯，誤送金本水滸二冊來，隨即還了他。兩交歡五鳳吟都不過是濫調的「才子佳人書」。常言道，蜃樓志

二書却很好。常言道爲落魄道人編，嘉慶甲戌刊。全書以「錢」字爲主腦，充滿了諷刺之意，把許多抽象的東西都人格化了，如陸炎便是「趨炎」，馮世便是「附勢」之類。較之捉鬼傳，何典，諸書，敘述似更生動有趣。屨志，丁在君曾和我談起過，說這部書很不壞，我久覓不得，今始得見。書爲庾嶺勞人說，禺山老人編，嘉慶九年刊。敘的是粵東的事實，文筆很好，當爲官場現形記，二十年目睹怪現狀諸書之祖。這一派的小說末流很多，而前乎屨志者，似不多見。繡戈袍一種是有名的彈詞，倭袍傳（卽刁劉氏）之改編。倭袍傳，我常推之爲彈詞中之最好者，今改編爲小說，失去原作之風韻不少，封面題「江南隨園老人編」。隨園似不至「不文」至此。當爲假托其名者所作。下午四時，又徒步而歸。坐了一天，散步一會，對於身體很有益。很想以後多走路，少坐車。晚餐與元同吃，吃到炸板魚，這是我在中國所不喜的菜，但這裏却炸得很好；不過價錢太貴，要九佛一盤。夜間，咖啡館閒坐一會。元買了一包花生吃，花生又是我很討

厭的東西，但當元說：『吃一點吧』而且把紙包打開時，我不禁見物而有所思了！這樣的花生，正是箴所最喜的。臨出國的前幾天，她還逼着我同到一家廣東店買了些回去開吃呢。唉！不可言說的惆悵呀！

七月二十日

雨絲風片，沿途送了我到國立圖書館。借出吳江雪，醒風流，清夢，歸蓮夢，宛如約五書。這幾部小說都還好，尤以歸蓮夢為情境別關之作。歸蓮夢為明刊本，題為蘇菴二集，蘇菴主人編次，叙的是白蓮教之祖，一位白家女子的事，當可與平妖傳並傳，而較之平妖傳尤為變幻多姿，不落常套。吳江雪為明刊本，有顛石城序，及作者佩蘅子自序，觀其序之語氣，佩蘅子似即為顛石城之別號。書叙江湖，吳媛之離合悲歡，頗曲折有致。醒風流題為鶴市道人編次，亦甚似明刊。中多抄配及補刻處。這部書與情夢及宛如約亦皆為『佳人才子書』。宛如約叙女子趙白，改男

裝出外覓堵，這樣描寫的女子的故事，中國小說似絕少。小說中提起女子講到覓堵，便要說她十分的羞澀，不要說自己出去尋覓一個好的伴侶了。因看書很起勁，又忘記了吃午餐，等到記起來時，已過了午餐時候了。只好不吃。四時，又徒步而歸。天色已好。然地上還濕。袁中道君來，帶來了由里昂轉寄的文學週報，阿托士專號三，這是我們五十幾天前在阿托士船上信筆塗寫的成績，今天見到牠，彷彿如見「故人」，很喜歡！七時，與元同到萬花樓吃晚飯。夕陽光紅紅的掛在雲片之上。

七月二十一日

今天天氣，全和昨天一樣，早雨，下午陰而旁晚晴。

今天是我的一個紀念日。兩個月前的今天，正是我和箴相別，和家人相別，和中國相別，和諸友相別而登上了阿托士第二的日子。相隔兩個月，而阿托士第二已把我送到萬里外而我已萬里外，住了將一個月。唉，

我不忍回憶那別離的一瞬！在這兩月中，我不知國事，家事如何？我不知箴的起居，家中人的情狀，諸友的生活和遭遇是如何？箴的來信，最近的是六月二十三日發出的。到了今天，亦將一月了。這一個月中，我又不知他們的情況是如何？早起，帶了滿腔的「離情別緒」而到國立圖書館，預備以「書」來排遣這無可排遣的愁悶。借出拍案驚奇二集，貪歡報，燕居筆記及李卓吾評三國志。拍案驚奇二集，據鹽谷溫君所見日本內閣文庫本，凡三十九卷，但這一部却只有三十四卷，也不像是刪節去的。不知何故。貪歡報亦爲評話系的「短篇小說集」，共有小說二十四篇，皆淫豔之辭，風月之語，有一半是由「三言二拍」及他書選取的，有一小半則不知所據何書。這部是翻刻本，原刻本爲山水隣所刊印。燕居筆記乃雜選有趣之故事而成者，自第五卷以後，皆爲小說，有傳奇系小說一篇（鍾情集）生會偷娘，）平話系小說八篇。李評三國志乃是毛聲山評本未出之前的最流行的一本，回目並不對偶，每回上下二段，故說是一百二十回，其實乃

二百四十段也。這當是由最古的格式，而略加以變更者。由殘唐五代，由我所藏的舊本隋唐志傳，都可看出最古的小說是標目並不對偶，且只以每個標目來分段，並不是分回的。毛聲山在他的第一才子書的凡例上，對於『俗本』痛加詆毀，所謂『俗本』，即是這個李評本三國志。四時二十分回家；天氣很熱，又穿了雨衣在身，走得滿身是汗。

七月二十二日

陰雨。到國立圖書館已十時半。借出平妖傳，雷峯塔及西遊真詮，皆咸同間之小字黃紙本。略一翻看，即送還他們。又借出李卓吾評本西遊記，李卓吾評本三國志，笠翁評閱三國志及毛聲山評本三國志。李本西遊記係翻刻本還好，有插圖，每回二圖，因係翻刻，當然不大精美。將李卓吾本，笠翁本及毛本三國志對照的看。笠翁本，據他自己序上說，是刻于毛本之後。插圖每回二幅，很精細可愛。他這個本子是介乎卓吾本與毛本

之間的；大部分是依據卓吾本，回目亦完全相同，但有的地方，却依從了毛氏的大胆的改本。如青梅煮酒論英雄一回中，卓吾本叙劉備聽見雷聲，故意將手中箸落于地上；毛本頗譏評之，改爲劉備聽見曹操說：『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耳』時，不覺失驚落箸，雷聲恰作，乃借之以爲掩飾。笠翁本在此處便完全照毛本而不照卓吾本。然卓吾本的面目却仍可說是完全保存在笠翁本中。似此回之一段，乃偶然的一個例子而已，全書中並不多見也。五時回家。今天來回，仍步行。晚餐與岡及蔡醫生在萌日飯店吃。萌日亦中國飯店，在孟茲路 (Rue Monge) 有炸春卷，燻魚等菜，爲他處所沒有。

七月二十三

陰。十時出寓門，本想到圖書館，因頗倦，改途至盧森堡公園坐了一會。穿過公園而至中法友誼會看中國報紙。正午回，元已先在。飯後，借

元及岡同登伊夫爾塔 (Tour Eiffel)，這是世界最高的建築，自地至頂，凡高九百八十四英尺。(紐約的 Woolworth Building 不過高七百五十英尺) 乃工程師伊夫爾 (Gustav Eiffel, 1832—1923) 在一八八九年所建者。塔頂上的無線電台乃力量最強者之一。塔底每邊共長一百四十二碼。我沒有走到塔下時還想像不到牠是如此之大。登塔票價八佛。坐電梯上去，在三樓 (Second Platform) 要換一次電梯。這個電梯，在中途 (不知第幾層) 又要換一次。自底到頂，連等電梯的時間計算在內，總要一個小時。二樓三樓及頂層都有店舖。頂層並有郵票出售，許多人都臨時買了明信片，買了郵票，寫上幾個字寄給親友們。我只買了幾本小簿子，簿面上有塔之圖象的，寄給箴以為此遊之紀念。在頂層，全個巴黎都展開在你面前。這如帶的是賽因河，這青蒼而隆起的是四周的山，這白色的尖頂屋是聖心寺，這方形的窗門，下有圓的廣場者是凱旋門，這一帶古屋是洛夫博物院，這圓頂的高屋是名人殿 (Pantheon)，這一條大街是什麼，這一座

橋又是什麼，都一一的可以指點數說。頂上並有遠望鏡多座，每人看一次，要一佛。我在遠鏡中，對着聖心寺，凱旋門看，都看得極清楚。下塔後，復到臘人館（Musée Grévin）去。臘人館在蒙麥大街（Boulevard Montmarre）十號，中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臘人館，門票三佛，第二部分是幻鏡部，門票一佛半，第三部分是變手戲法的，門票一佛半，我們只去看臘人館。那裏面有現代的人物，如莫索里尼，張作霖等。最好的一部分是關於法國革命史的：一間狀馬拉（Marat）之死的，一間狀路易十六及皇家大小被捕的，一間狀革命法庭，審判羅蘭夫人（Mme. Roland）的，尤爲動人。再有一間是寫充軍的兵士的，一個脫了上衣跪在地上；一個坐於地上，更低靠於兩膝之上；幾個軍官手執着鞭，幾個兵士手執着鎗土之器具在旁望着，也是很逼真的。再有，走下地道，有幾間寫墓道及家族送殯之狀的，甚陰慘怖人，我到了出來後，還是凜凜然的。再有幾間是叙耶穌及基督教故事的。其中羅馬鬥獸場上之基督教徒殘殺一幕，最可

怕。再有一間是寫拿破崙死在聖希里那島幽所時的情形。最後見到的是一幕光明的景像，寫拿破崙盛時之宮苑中的生活，他立着，約綏芬坐於椅上。

今日午餐，吃到生杏仁，外殼小如毛桃子，祿去了殼，只吃裏邊的大『仁』。乾杏仁，箴已經很喜歡吃了，可惜她不能同嘗這脆而清香的鮮杏仁。上午，寫了許多信，給箴，岳父，舍予，南如，道直，學昭，伯祥各一封。

七月二十四日

陰。今日是星期日。計到巴黎後已過五個星期了（二十六日到，卽爲星期日。）而一點成績也沒有，愧甚！連法語也還不會說呢！再不學，將奈何？上午，都在鈔前數日的日記。午餐與元同吃，吃到李子，皮色雖青而極甜熟。下午，在咖啡館坐了一會，獨自到名人殿（Pantheon）走了

一遍。名人殿初爲禮拜堂；一七九一年時，改爲名人殿，爲葬埋偉大人物之所在。大演說家美拉蒲（Mirabeau）第一個葬於此，同年，福祿特爾（Voltaire）的棺，也移埋於此。一八〇六年，又改爲禮拜堂。自一八三〇年七月革命後，乃復爲名人殿。雨果（Victor Hugo），左拉（E. Zola），盧騷都葬於此。但他們的墓，都在地穴中。我今天沒有下去看。聞每隔半點鐘，殿役便領導遊人下去看一次。我只在大殿中看了一周。四周的牆上，都是壁畫。畫不出於一手，畫題亦甚複雜；其中有關於貞德（Joan of Arc）的故事畫四幅，乃是J. E. Lepeyeux所作，尤以第一幅，貞德受聖感，爲最著名。其他不能細述，因看得太匆忙了。雕刻亦不少，也只能叙我所知者。四支大石柱旁有大羣的雕刻。在右邊是盧騷紀念碑，雕着名譽，天然，哲學，真理及音樂；在左邊是狄特洛（Didotot）的紀念碑。對面，在右邊是革命時代的一羣將官；在左邊是王政復古時代的九個演說家及政論作家。殿之正中的高壇，是一所國民會議的大紀念碑，石像下大

寫着“Convention National”，又寫着『不自由毋寧死』(Vivre libre ou Mourir)；左邊是一羣代議士，在將革命時，立誓不服從國王之解散會議之命者(The Oath in the Jeu de Panne)，右邊是一羣愛國者在前進。

晚飯在萌日飯店吃。飯後，又坐了一會咖啡館，吃了一杯咖啡。夜間，把前幾天未鈔好的日記，都鈔完了。預備寄回去給箴看。自到馬養之後，一天天因循下去，近一個月沒有鈔日記了，——雖然天天會簡略的記在小簿子上——好容易費了這幾天的工夫，一口氣把牠寫完了。在此，是巴黎生活四個星期的記載，是一部分工作的記載，一部分遊覽的記載。巴黎的四個星期，不過是如此草草的過去，時間不嫌得太浪費了麼？！工作固然不多，即遊覽亦何曾有一次暢快的，從容的，仔細的！

七月二十五日 陰

上午十時，步行至國家圖書館，借出包公案，一夕話，列女演義，馮

駙馬在安南征勝寶樂番賊故事，及西番寶蝶五種。包公案爲通行袖珍本，一閱即放過一邊。馮駙馬故事爲單張的紙片，故事極簡，尙未完，似爲安南或廣東的坊賈所印行者。西番寶蝶乃粵曲，叙蘇生之故事，文字頗不通順，版本亦極劣。一夕話，一名一夕話開心集，其中趣談甚多，大約以搜輯舊作爲主，而附以新聞者。頗有使人忍俊不禁，噴飯滿案之新鮮的笑話。如說，一個鄉間富翁不識字，但又耍假裝通文理；有一天，他的朋友寫一字條向他借牛一用，但他看了半天，不知所云，而座有他客，又不便說不知，便對來使說道：『你去告訴你主人說，我停一刻就來了！』又如說，一人見賣海蠔者，便叫道：『海蠔多少錢一斤？』賣海蠔者回道：『海蠔不論斤的，要量的。』那人作色道：『我難道不曉得！我問的是海蠔要多少錢一丈。』又如說，一人見友人桌上有帳單一張，上寫琵琶四觔，計價若干。他猜了半天，才知係『枇杷』二字之誤，便作一詩嘲之云：『枇杷不是此琵琶，只爲當年識字差。若使琵琶能結果，滿城簫管盡』

『開花』。像這一類雅而不俗的笑話，在我們的笑話集如豈有此理，笑林廣記中是極少見的。此書爲道光壬午年刊本，題咄咄夫作，嘖嘖子增訂。列女演義爲翻刻本；原編者爲猶龍子，係以劉向列女傳爲藍本而以通俗的文字重述之者，但不盡爲向之原作，亦採入唐宋明乃至清末之婦女故事。三時，出館。王維克，袁中道來談。晚飯在萬花樓吃。買了不少畫片，分別包好，預備托岡帶回送給上海的諸友。夜間，寫給雲五及調孚，予同諸友的信。並將學昭，隱漁，元度諸君給月報的文稿，及我自己給箴的小玩意兒，一並包爲一包，交給了岡。

七月二十六日 陰

上午，開始寫巴黎國家圖書館中的中國小說與戲曲文，沒有寫多少，便放下了。下午，理髮，洗澡。與元岡閒談了半天，一直到夜，一點事也沒有做。買了三冊 Kipling, Galsworthy 及 Hawthorne 的小說，價三十

四佛。夜間，看了 Kipling 的 “Just so Tales”，覺得很有趣，乃給孩子們看者。其中說及人類文字之發見的兩篇故事，最好。文中多插圖，亦為作者所自繪者。本書雖然很淺，是給孩子看的，然文章仍很漂亮，且音節至為鏗鏘可愛。大作者無論寫什麼都不會很草率的。午夜，看了此書大半本，方才入睡。這一夜，又有夢，夢見祖母和母親，宛如在家中，不知怎樣的，忽然買到了好幾只紅色的桃子，及白色的桃子。母親為我削去桃皮。大桃很甜，削了一只，還吃不完。

七月二十七日 晨晴，下午雨。

今天什麼都沒有做，又是草草匆匆的過了一天。不知怎樣，這幾天心裏很難過，夜睡亦甚不安，箴的信已將兩星期不來了！下午，很無聊，獨自到 Turnitz 的巴黎分店裏，買了三冊的 Jack London 的小說，價三十六佛。回到盧森堡公園，遇大雨。在一家咖啡店裏躲雨，喝了一瓶汽水。雨

是傾盆的落下，地上的水，立刻如河流一樣的洶湧的流過去。但不久，便又晴了。晚飯後，送岡到車站，他今夜動身回國。九時二十分，開車。我的身雖歸到旅館，我的心是幾乎跟了他回國了！

七月二十八日

心境和天氣一樣的陰沉沉的。整天的無聊的悶着，不肯動手做一點事。早晨，到楊太太那裏去，因為不知她的房間在幾樓，看門人又不在，無人可問，共去了三次，方才見到她。因欲找她介紹一位法文先生。先生乃一老婦人，即住在她的樓下。約定下星期一起上課，每月一百五十法郎的薪水，每星期教五點鐘。下午，偕元及蔡醫生同到波龍森林（Boulogne）去划船，勉強消磨去了半天。然偶不小心，坐到船頭去，倒被船頭上的鐵釘，撕破了褲子。回家後，即換下叫茶房拿去織補了。十時半，寫了一信給箴，即睡。

七月二十九日

今天不能再做事了！愈懶將愈鬱悶，愈鬱悶將愈懶；再不振作，不僅空耗時間，亦且使人不知怎樣度過這悠久的日子好，心裏至爲悵惱，也至爲彷徨！九時半，早餐後，即到國家圖書館去，借出三寶太監西洋記，封神傳，呼家將，列國志，及玉嬌梨。西洋記與我所藏的一部不全本，同一刻本，惟印刷更爲模糊不清。封神傳爲四雪草堂刊本，圖雖不及褚氏刻的隋唐演義好，却亦頗精。呼家將文字甚爲拙笨，似爲未經文士刪改之說話書，其中材料頗多足資參攷者。列國志起於武王滅紂，終於秦之統一天下，是一部很重要的書，有許多地方可以與東周列國志對照的讀，可以使我們曉得如何的一本通俗的列國志乃變而爲一本文雅的東周列國志。玉嬌梨爲明刊本，本子還好。下午三時半出館。寫給箴，給調孚，給菊農各一信。夜間，元，曾覺之及徐元度來談。十一時睡，又甚不安，夢見了濟

之，秋白，好像見秋白的肺病的非常可怕的样子。

七月三十日

好幾天不見面的太陽光，今早居然照進我屋裏來；黃澄澄的金光，似欣欣的帶有喜色。茶房托進早餐盤來，盤裏却有一封箴的信！啊，我的心，也和太陽光在一同嬉笑的顫跳着了！但箴的信裏，充滿了苦味，這苦味使我不禁的如置身於她的苦境中。唉，別離，生生的別離，這是如何難堪的情緒！我在此還天天有新的激動，新的環境，足以移神收心，然而一到了閒暇時，還是苦苦的想家，像她終日無事的守在家裏，天天過着同樣的生活，只是少了一個人，這叫她如何不難過呢！她信上說，『屈指別離後，至今還只有兩三個禮拜呢！如果你去了一年，那末有五十二個禮拜，現在只過了兩三個禮拜，已是這樣難堪了，那餘下的五十個禮拜，不知將怎樣度過！如果你去了兩年，那末，還有一百多個禮拜呢！——平常日

子，你在家時，日子是如流水似的滑過去，我叫牠停止一會牠也不肯。如今老天爺却似乎有意和我搗亂一樣，不管我如何的着急，痛苦，牠却毫不理會，反而慢吞吞的過着牠的日子，要牠快，牠偏不快！……」唉，我真是罪人，把她一個人拋在家裏而自己跑了出來！我做事永遠是如此的不顧前，不顧後，不熟想，不熟籌！我怎麼對得住她！——她那樣的因我之輕於別離而受苦！我想，她如果不出國來和我同住，我真的不能久在歐洲住着！自見此信後，心裏悵悵的苦悶着，飯後便消磨時間於咖啡館，至四時方回。寫了給箴的信及給放園，拔可，端六，同孫，振飛，崑山，叔通諸信後，又到了晚飯之時了。晚飯後，又去坐咖啡館，至十時方回。時間是如此的浪費過去！

七月三十一日 陰

整天精神都不好，懶懶的，不想做事。上午，到盧森堡公園裏去散

步，十一時方回。下午，又懶懶的躺在床上，不覺的睡着了，這一睡直至四時才醒，心裏嘴裏都有苦味。洗了臉後，動手寫小說九叔，至夜間十二時方畢，待明天膽清。睡夢中，彷彿像在家中的樣子，儼走至床邊，俯下頭來，吻了我一下，我在半睡半醒之際，似欲仰起頭來，以手攪她的頸，回吻她一下，然而我的手剛一伸出被外，我便醒了，床前却是空空的。我立刻覺得現在却是在萬里外的一個旅館中，不是在家裏。我心裏真難過！窗外路燈的光，淡淡的照進房裏來，我任怎樣也再睡不着！

八月一日 雨絲綿綿不絕，終日掛在窗前，如一道水簾。

上午，讀了一點法文；膽清九叔一部分。飯後，到元家中，吃到很好的桃子。三時乘地道車回；自己一個人坐地道車，這是第一次。巴黎地道車價錢是均一的，無論路程之遠近，無論換車與否，頭等皆為一個佛郎，二等皆為六十生丁。坐車的人並不擁擠。地道車共有兩個公司，一為

Metro，一爲 Nord-sub，但兩家的票子可以通用。六時，到我的法文先生 Madame Conassin 家裏讀法文；她已六十多歲，白髮如銀，但口音還準確。她說，她到過紐約四年，但英文很不好。跟了她讀法文，簡直如用直接教授法，不必，也不能，用英文爲媒介。用的課本是 H. Diderot 的 ‘Parlons Français’，很清楚，很便於初學。前天本與她約定今天下午五時半到她那裏去，但因我的錶慢了半點，所以竟遲至六時才去，而我自己還以爲是五時半。今天是星期一，又是八月一日，開始上學，揀的日子很好。夜間，仍鈔九叔，已畢，自己覺得很有趣。十二時半睡。

八月二日 晴

九時起，到盧森堡公園讀法文。十時半回，開始寫一篇小說病室，本想有所諷刺，結果却反似同情於所要諷刺的人了。初寫時，自己也想不到感情會變遷到這個樣子的！做小說，像這樣的例子是常要遇到的。至夜間

十二時半，病室已完全寫畢。

傍晚，吃晚飯回來時，見有幾個中國婦女在街上兜賣雜物。大約是山東人，據她們的口音看來，脚是裹得小小的，衣服穿得很襤褸，街上沒有一個人不注目而視。我們覺得很難過。這種人不知是如何流落到巴黎來的？

八月三日 晴

九時起，到盧森堡公園溫讀法文後回來，已十一時了；順道到宗岱處，向他借了一部文選，一本唐詩選，很想念這些書。下午及晚間，除讀法文及吃晚飯的時間外，皆在續寫巴黎國家圖書館中的中國小說與戲曲一文。仍未畢。

這兩天來，很覺得自己的記憶力太弱，又不用功，法文是草草的滑讀過去，旋讀旋忘，不知如何學得好！

八月四日 晴而暖，自到巴黎後沒有今天這樣的熱過。

沿街及公園中，黃葉已鋪滿了地上，枝頭未落的半枯葉子，瀟瀟的似在告訴我們以秋之將至。然而天氣又熱得不像入秋的樣子。除上法文課外，今天仍在續寫巴黎國家圖書館中的中國小說與戲曲一文。晚飯在 *Sf. einbach*，一家猶太人開的飯館裏吃。吃到了『雞雜飯』，其中有雞肝，雞翼膀，雞腳等，燒得很好，而價錢又甚廉。箴是最喜歡吃雞翼膀的，假定她也在巴黎，今天吃到了這碗好菜，她將如何的高興呢？不禁悵然的頓生『鄉愁』。晚飯後，到咖啡館裏吃『布托』(Porpo)一杯，醺然有醉意。十二時一刻睡。

八月五日 晴，仍然很暖，傍晚，大雷雨後。天氣漸涼。

幾乎全天都在預備法文，一連讀了四課，又是匆匆的讀過去，自覺進步絕少。此病不知何日方能改革掉！若長此旋讀旋忘，不深切的用苦功，將百事無所成也！不禁自危！下午，因口乾，去水菓舖裏買了十佛的桃子

及葡萄回家，吃得很多，但愈吃口却愈乾。晚飯，獨自一個人在北京飯店吃，要了一碗紫菜湯一盤炒牙芽，都很好，價共十一佛。夜間，在打着一篇小說三年的草稿，十一時半睡。拿了一本唐詩選，在床上讀着長恨歌，琵琶行，連昌宮辭等篇，不覺的漸漸入睡了。書從手裏落下也不知道。

八月六日 陰，天氣漸有秋意，落葉似更厚的舖在地上。

早晨，得文英一信，很高興，這是祖母們的來信的第一封！但不知何故，箴却沒有信來。昨天下午，上法文課時，先生說，請在下星期一，把錢帶來。然而我一計算，家款要月底才可到，而身邊的錢，已不大夠維持到月底了，那裏還有錢讀法文！很想就此不念，托楊太太對她說，送了她一個星期的錢。她的教授法，本不大高明。自己在家裏念，也是一個樣子的，如果肯用功的話，不一定要教員督促着。

自上午至夜間，除了讀法文及吃飯的時間外，皆在寫小說三年，至十

時半，方告竣。

八月七日 晴

上午仍到公園樹下讀法文，不因不請先生而就此把法文收拾起。十時回家，即開始寫一篇小說五老爹，這幾天寫小說的興致甚高，材料又如泉湧似的追迫而來，故寫得很多。像這樣的機會很少，不得不立刻捉住而利用之也。至午夜，五老爹已寫畢，自己也還滿意。

晚飯，在萬花樓吃，遇楊太太，交給她五十佛郎，請她轉交給 *Madam e. Conessin*，作為上一個星期的薪金，並請她代為婉辭之。也許款到時，再從她念也不一定。

八月八日

天氣時晴時雨，使人不敢出門；有時太陽光輝煌的從破絮似的雲隙中

射下，有時又陰沉沉的一陣粗雨點由上面緊洒而下。全個上午都未出去。寫給岳父，給箴，給文英各一信；在岳父的信內，曾詳細的商量着要箴出國的事。我們——在我自己尤甚——都很覺得，我們的別離是很痛苦的，都渴望着能在最近時候再相見，不再相離；離愁是受得人夠了，別意是苦得人夠了！不知我們的幸福有沒有那樣好，可以使我們同在國外住個三五年！又寫給彥長若谷等一信，調孚一信。寫信畢，又開始寫小說王瑜。這篇故事給我的印象很深，我久想寫出，至今才得到了機會。至午夜一時許，才完全寫畢。晚飯在萬花樓吃，飯後，借元及蔡，景二醫生同到Orto Dreher聽音樂，那裏的音樂是很有名的，常奏着大作家的名曲。樂隊只有五個人，然已夠用了。我聽了一齣魏格納的曲，一齣流行的新曲後，時已九點半，即先回家，因欲趕着把王瑜寫完。

八月九日 今天天氣又是時晴時雨的。

早晨，太陽很好，照常的到公園去讀法文。然樹下已不能使人久坐；微涼侵膚，大似初冬。園中遊人，寥寥可數。想不到巴黎天氣變化得這末快。連忙回家；法文也不念了。回家後，即寫小說春蘭與秋菊一篇，寫得很高興，至黃昏即寫畢。夜間，到王維克那裏談了一會，十時回。寫一信給調孚，並將前幾天以來所作的六篇小說複看了一遍，封在一個大信封內。十二時睡。

八月十日 天氣又是那樣的捉摸不定。

上午，到郵局把稿子掛號寄給調孚。又步行到國家圖書館，借出百煉真，一捧雪，花箋記，東周列國志，列國志及封神傳。封神傳，即翻刻四雪草堂本之坊刊本，不足注意。百煉真爲馮猶龍的自著小說，是一部罕見的書。一捧雪敘粵東一件大案，亦不多見。花箋記亦名第八才子，乃粵曲，內容很不壞，文字亦很流利。把粵曲的身架，抬高到水滸，西廂並

列，這是很可令人注意的。最後，把東周列國志及列國志對讀了數部分，摘記出其不同點。四時一刻出館。回家，甚悶，微睡了一會。元來，同到萬花樓吃晚飯。飯後，閒談了一會，九時半即睡，因覺得很疲倦。到巴黎後，從沒有這末早便睡的。

八月十一日 上午陰·下午晴，又有些暖意。

得子同一信，很高興，他們已接到我由巴黎發的信了。但箴還無信來，不禁使我悶極而疑愁交並。難道她是病了不能寫信？步行到國家圖書館，借出西江祝嘏，砥石齋二種曲，雙翠園，及雙鴛祠。西江祝嘏爲蔣士銓作以遙祝清太后之壽誕者；想不到這種的迂腐的題材，乃能寫得那樣的流麗生動！砥石齋曲，不好，但傳本頗罕見。雙翠園敘翠娘及徐海事；雙鴛祠敘廣州一貞婦事，都非十分出色的傳奇。又借出一種，目錄上寫的是西廂琵琶合刊，不知如何，取出後却是覺世雅言所缺的第六至第八卷；大

約是他們把號碼弄錯亂了。自今天以後，國家圖書館擬暫時不去了，中國的小說與戲曲，他們所收藏的，大略的都已看過一遍了。晚飯在東方飯店吃，吃的是炸醬麵。買葡萄五佛，共三大串，大家分吃而盡。十時半睡。

八月十二日 晴

早餐後，即到公園，坐在樹下讀法文。遇袁中道君，他說，文學週報的Athos號第二，第三冊，已經出版了，剛由里昂轉寄來。我即到他家裏取了二冊回來；又得調孚一掛號信，甚喜！續寫巴黎國家圖書館中的中國小說與戲曲一文，至午夜一時方畢，總算將五十天以來在巴黎所孜孜搜讀的東西，作一個結束，作一個報告。其中頗有些重要的材料在內，雖然文章寫得質樸無華，而其內容則甚可注意。預料發表後，當可引起許多人的研究與討論。

晚飯在元家裏吃，自己買大蝦，買火腿，買酒，買麵包來，然所費的

錢，並不比在飯館裏吃的少。但大蝦的大蝦，甚似蟹螯，風味至佳。

八月十三日 晴；夜間，微雨。

早餐後，仍到公園讀法文。十一時歸，寫信給予同，聖陶，心南，調孚，景深及同人會。魏兆淇君來，談了一會。午飯後，在家微睡了一會。三時開始寫小說五叔春荊，寫至五時，忽覺得不大滿意。大約寫小說的興趣已減退了，再寫下去，便成了勉強，一定寫不好，很想以後不再寫了。悶坐在旅舍中，很無聊，很難過，又不禁動了想家的念頭。還好，元今天來的很早，把我的無聊打斷了。晚飯後，借元等同坐咖啡館，吃了一杯咖啡後，又略略的高興。獨自先回，把五叔春荊續寫完畢。十一時半睡。

八月十四日 陰雲密佈，雨點不時的滴落。

八時起，早餐後，到公園去散步了一周。偶買New York Herald，見

上面赫然大書着蔣介石通電辭職的消息，並言北軍大勝，一二星期內，將可到達南京，上海。我不禁黯然。萬想不到中國政局乃竟如『白雲滄狗』，變化得這樣快！

上午十時許，開始寫小說三姑燕娟與三姑丈，至午夜一時半才寫畢。這篇小說，內容還好，也許寫得粗些，此後擬暫時不再寫小說了。許多材料，且留在心裏，待更加成熟了些時，待寫小說的興致甚濃厚時再寫出來。

八月十五日 曙

早起，正在寫信，郵差敲着房門，送進愈之的一封掛號信及箴二信，聖陶一信來。我真高興如得到了滿捧的珍寶——不，這比珍寶還可貴，還可慰！——我很高興的由愈之，聖陶的信裏，知道上海的友人們都還很念着我；我更高興的是，箴的信許久未來，一來却便是兩封！但她的信中，

仍充滿了苦語愁言；我讀了，熱淚幾乎要奪眶而出。我使她這幾個月受盡了苦，不知將來怎樣的補償她，安慰她才好！還不知到了什麼時候，才能見到她，補償她，安慰她！她說道：『鐸呀，像這樣的下去，我將要更瘦，瘦到只賸一根骨了呀』又說道：『鐸呀，你什麼才可回來呢？如果船上有五等艙，我便坐了五等艙到你那裏去也情願！』唉！我悵然的，我悵然的，良久，良久，我的心飛到萬里之外的故鄉去了！

上午十時，至郵局寄信，——掛號信，給調孚的——因今天係法國節日，郵局關了門。又到公使館去取匯票信，因箴來信說，四十鎊的匯票已寄出，亦爲了節日，公使館也閉了門。

下午，偕景醫生同到凡爾塞（Versailles）去。在車站上遇到了光潛。我們約定於九月二十三日同到倫敦去。前一次到凡爾塞，未進宮去，只在公園中走走，這一次則進了宮。跟隨了一大批的遊歷者，匆匆的一間一間的看過去，連細看的時間都沒有；今天的人實在太多了！很想以後再去一

次二次。在樹下坐了一會。臨出宮門時，還到國會（Congress）去看了下，其中爲一個會場，乃上下兩院遇總統出缺或選舉總統時所用的；此外，則規定七年在此開會一次。七時回，到萬花樓吃飯。飯後買了一瓶白蘭地回，預備肚子不大好時喝一點。夜間，寫給岳父一信，箴一信，又給聖陶，調孚一信，十時睡。臨睡時，喝了一點酒，用肉鬆來下酒。

八月十六日 陰

寄去掛號信一封，給調孚，內有稿子三篇，一爲論文，二爲小說，還附有給愈之，聖陶的二信。另外又寄一信給聖陶，內附給雪村及少椿的信各一。又到公使館去，收到岳父一信，並四十鎊的匯票，因係副張（正張由船上寄，故未到），陳君說，恐不易取到錢。在那裏和陳君談了好一會，皆關於巴黎住家的事，他有家眷，在巴黎已住了很久，情形很熟悉。他說，住在巴黎，自己燒飯，兩個人二千法郎一月可以敷用。我現在一個

人還不止用二千法郎呢。則箴如果出來，我反倒可以省儉了！由公使館回時，到Hachette公司，買了英文的法國文學史及法國藝術史二冊，又法文的“Apollo”一冊，計價共三十七法郎。午餐在Vancouver街一家菜館裏吃；魚炸得很好，肉則遠不如Steinhach之多而新鮮。回家後，很無聊的在看買來的新書。徐元度來，直談到七點，我要去吃晚飯時才走。晚飯與元及一位珠寶商陳先生同在北京飯館吃，北京飯店的菜，比萬花樓爲新鮮，價亦較廉，惟座位不大好。她的炒魚片，又鮮嫩，又有味，到巴黎後，沒有吃到那末好的魚過；萬花樓的魚總是冰凍得如木頭一樣，一點鮮味也沒有。晚飯後，一點事也沒有做，仍以肉鬆下酒，睡得很早。是如此的空過了可寶貴的一天！

今天得濟之一信，嚴敦易一信。

八月十七日 陰

早起，得上海寄來書籍兩包，乃第一次寫信去叫箴寄下者。其中有王國維的宋元戲曲史及人間詞話；當我接到地山的信，說起王先生投昆明池自殺事，便寫信給箴叫她把这些書寄來，因欲作一文以紀念他也。我上船時，曾帶了他的人間詞，而別的詩詞却都沒有帶；我真喜歡他的詞。學昭還把這書借去，在餐所裏鈔了一份去。前三四年在張東蓀家裏，我曾見過他一面，那態度是溫溫雅雅的，決不像會憤世自殺的樣子。唉，也許憤世自殺的人，便是他那樣溫溫雅雅的人！亂嚷亂叫的倒沒有這末大的勇氣了。十時，到克魯尼 (Cluny) 博物院去，匆匆的走了一周，似乎其佈置與前次所購的 Guide book 上所說的已頗不同。其中最引起我注意的是：第二室，陳列自中世紀至十八世紀的鞋子一部分，及第十四，十五室陳列法國，意大利的瓷器的一部分。我深覺得，中國瓷器如果肯多參攷古代及外國的式樣而加以創造，一定可以復興的。洛夫博物院所印的兩大冊中國古瓷器，真是比那一國都好。可惜我們沒有人知道到江西去改良他們。如果

改良得好了，一定可以再度征服了全個世界的。下午二時，偕景醫生同到 *Hôtel Invalide* 裏的軍事博物院 (*Army Museum*) 去參觀。上次和元同到 *Invalide* 時，只看了禮拜堂和拿破崙墓，沒有進這個博物院。這個博物院，來源很早，在一六八三年便有人收集關於軍事上的器物以教導少年軍官；到了一八九六年，這個博物院便正式成立。全院可以分軍器甲冑及歷史兩大部分；軍器甲冑部分包括古代的鐵甲，槍矛，刀劍，一直到了近代最新式的大炮，機器槍，手榴彈，飛機，戰壕；我們宛如經歷了種種的殺人境界與最恐怖的戰場；歷史部分包括法國各時代的軍旗，革命與帝國時代各次戰事的紀念品；古代的軍服，拿破崙及其後的遺物，拉法耶 (*La Fayette*) 的遺物等等。又可以分爲古代近代及歐戰兩大部分；歐戰的一部分，占的地位很多，幾乎重要的戰死的大將以及飛行家，海軍軍官，都留有遺物在內，還有一二間專陳列紅十字會的救護工作的，專陳列戰壕模型的。這其間，不知把多少殘酷恐怖的故事，重新告訴給我們。還有一個

紅十字會的女看護，執了錢筒，請游人捐助。歐戰的創痕還未完全恢復呢！這裏的傷兵是特別多，因為 *Invalide* 裏的一部分，又是傷兵院。壁上還掛了許多的戰爭的圖畫，其中很有些著名的，而關於歐戰的畫為尤多。從軍事博物院出來，又到拿破崙墓看了一次，因景先生未見過。

回家後，我的房間又搬到三樓第十七號裏來了；房間與十二號一樣，也臨街，也有兩個窗門，太陽光也可晒進來，不過只多上了一層樓而已。晚飯後，與元等同坐咖啡館，九時半回來，開始鈔七月二十五日以後的日記，預備寄到上海給箴。七月二十五日以前的，已由岡帶回去了。

八月十八日 晴

昨夜不知何時下起雨來，睡夢中彷彿聽見窗外潺潺的雨聲，至今清晨，還沒有停止。因為不能出去，便在房裏鈔日記，整整鈔了一個早晨。直到十一時半，方見太陽的金光破雲而出，街道也立刻便乾了。巴黎的路

政還算不差，所以從沒有街上積水的事。（下雨時當然是濕淋淋的，雨一停止，街道也便跟乾了。）午飯後，又偕景醫生同到 Musée Carnavalet 去，他因為不久便要回到『外省』去了，所以這幾天幾乎天天在看博物院。Musée Carnavalet 是屬於巴黎城的，不是國家所有，如洛夫，凡爾塞之類。這個博物院，雖說是專陳列關於巴黎城的歷史的東西的，然其中有趣味的東西很不少，尤其關於文藝一方面。這個博物院的房子，原為文藝復興時代的建築物。後又為賽委尼夫人 (Madame de Sévigné) 的住宅，她住在這裏凡二十年。她是法國一個有名的尺牘作家，她那時代，幾乎都完全的活潑的在她生動的信札裏表現出，上自宮庭大事，政治新聞，下至社會瑣事，戲劇游藝，家庭小故，無不一一的詳細的寫着。這個博物院，立於一八八〇年，在一八九七及一九一四年又增大了兩次。到一九二五年，又添了四十間新的陳列品。現在總計有房間七十九間；可以大略的將其性質區分如下：

- (一) 巴黎的招牌——第一至第四間
 - (二) 服裝史——第五至第十二間
 - (三) 巴黎圖型——第十三至第十五間
 - (四) 古巴黎風景——第十七至第三十八間
 - (五) 革命時代史——第三十九至第四十五間
 - (六) 十六世紀的遺物與圖像——第四十六至第六十間
 - (七) 錢幣與紀念牌——第六十一至第六十三間
 - (八) 十九世紀的巴黎——第六十四至第七十九間。
- 第一至十六間，又第六十四至第七十九間，皆在樓下，自第十七至第六十三間，則皆在樓上。在這末繁多的房間，我們真不能看了一次二次便夠了；其中使我感到興趣的東西很不少，尤其是革命時代史一部分，十六世紀至十八世紀的遺物與圖像一部分，及十九世紀的巴黎一部分。革命時代史使我們重歷了那個無比的恐怖的時代；自路易十六的家庭生活，以至

他上斷頭台的情形；巴斯底 (Bastille) 獄的遺物，革命的英雄的圖像；路易十六的頭髮，襪子；他的皇后馬麗，安東尼的手巾，鞋子，等等，在在都足以使我們起無窮的感慨。還有，革命時代的巷戰情形，那發狂似的民衆的暴動情形，尤使我憶起了今年三月間上海的一個大時代——雖然沒有那末大的影響與結果，然其情形却是一樣。

在十五六世紀至十八世紀的遺物與圖像裏，最使我注意的是：關於賽委尼夫人的幾間房子；在那裏，有她的圖像，有她的遺物，這些房間都竭力要保存她的原來式樣，還有她手書的兩封信，寓言作家拉風登的手蹟；她的衣服的碎片（在她的墓重開時取出的）、Carnavalet (Carnoveno) 收取房租時的收據（賽委尼夫人是租了這個房子住的），乃至與她有關的人的圖像等等；這是第四十七至第五十間；關於福祿特爾 (Voltaire) 及盧騷 (J. J. Rousseau) 的一個房間；在那裏，有福祿特爾早起對他祕書口述信稿的畫，有他二十四歲時的畫像，有他的靠背椅，有他的面型，有他在桌

上寫東西時的小模型；在那裏，更有盧騷收集植物的箱子，他的墨水瓶等等；這是第五十二間；關於佐治桑特 (George Sand) 的一間房間；在那裏有她的圖像，她的手型，她的頭髮，她所戴的珠寶，她的手稿，福洛貝爾送給她的一本波娃里夫人傳等等；這是第五十九間，最新加入的一間房子。

在十六個房間的『十九世紀的巴黎』裏，最使我注意的是第六十間，保存着藝術家與文人的遺物的，在那裏，有繆塞 (Paul and Alfred de Musset) 幼時的像，有雨果 (V. Hugo) 的像，有委尼 (A. de Vigny) 的像，有雨果，巴爾札克，仲馬等作家的遺物等等；在第七十二間內有梅侶米 (P. Mérimée) 的圖像，在第七十三間內還有巴爾札克的半身石像；大小仲馬由巴黎旅行到卡地 (Cadix) 的圖。

夜間，隱漁，元度來談。他們去後，又鈔了一點日記，喝了一點酒，十一時睡。

八月十九日 晴 (星期五)

上午，到盧森堡博物院去，把上幾次未仔細看過的第九，第十，第十
一間的圖畫，再看過一遍。我的心境覺得變化得很利害，上次以為不好
的，這一次却以為十分的好，上次以為很好的，這一次却也有覺得他不見
得好的。批評藝術而用個人的一時感情，一時直覺去評衡，真是危險呀！
不覺的已至十二時，即回家，與元同去吃午飯。飯後，又與元同去理髮，
仍在上次的巴比崙街的一家理髮舖。但上次與岡同去時，因洗了一個頭，
擦了一點香油，便用去十五佛；這一次却只剪髮，修面，不用別的什麼，
只花了七佛；元只剪了髮，更便宜，僅五佛。這其間真是相差太遠了。大
約，完全因為用了香油之故。理髮後，回家，到克魯尼 (Cluny)博物院匆
匆的走了一周，要登上第二層樓，却徧覓樓梯不見。又到名人墓 (Panth
eon) 去，跟了許多人同下墓道。墓道每十五分鐘開放一次，有一個聽差的

帶領下去，並爲我們說明一切。下這樣的墓道在我生平是第一次。墓道裏面很清潔，一點也沒有我國厝所那末可怕。但微光朦朧的照着，四周都是一間一間的墓室，——空的居多——陰慘之氣，中人欲慄。彷彿是到了第二個世界去參觀。向來不多引起人生之疑問的，至此恐也不免要引起了。要不是同行的人很多，叫我一個人獨自在裏面徘徊，我真有點不敢。在這些墓室裏面，第一個見到的盧騷，其次是福祿特爾，再其次是雨果及左拉（F. Zola）還有做馬賽曲的台里爾（Bonnet de Lise）歷史家米契萊（Jules Michelet），大作家萊南（Ernest Renan）等等，其他還有法國有名的算學家，政客，軍人之類，我都不大熟悉。平常讀了盧騷，雨果，他們的著作，而今天却立在他們的墓前，真不禁有一種說不出的感動。可惜不能在那裏立得久，因爲領導者說完話後，又匆匆的向前走了。他領導完畢後立在出口，每一個人出門，便都要給些小費，以酬他的領導之勞。他們大約都只給幾十個生丁，我給了他一個法郎，他謝了又謝。由名人墓回

後，甚倦，在床上躺了一回，不覺得睡着了。宗岱來，把我叫醒。我們談了一會，他說，克魯尼博物院的第二層樓，如果要上去，是要向看守者取鑰匙來開門的。元和蔡醫生亦來，同去萬花樓吃晚飯。晚上睡得很早，沒有做事。

八月二十日（星期六）

上午雨絲不停的隨風送來，大有我們『清明時節』的氣象。不能冒雨出門，又不敢悶坐，便只好提起筆來寫信。計寫了三封家信，箴一，岳父一，祖母母親一；五封友人的信，聖陶調孚一，石岑一，伯丞一，經宇一，君珈一，除了家信及聖陶調孚的信外，皆用名信片寫，都不過寥寥的幾句話。在給箴的信裏，並附有七月二十五日至八月十八日的日記十五張；七月廿五日以前的，已由岡帶回了。午飯後，到大學禮拜堂（*Fortino de la Sorbonne*）去參觀。這座禮拜堂與我住的地方近在咫尺，走三四十步

便可到了，在樓上也可望見牠，但因為太近了，以為隨便那個時候都可以去，反而遲到今天才去。這座禮拜堂是建築家 Jacques Lemercier 在一六三五—五三年，為大主教李却留 (Richelieu) 造的，大學的最古房子，便是這一座禮拜堂，其餘的都已改樣重建過了。禮拜堂的前面便是 The Place de la Sorbonne，哲學家孔德 (August Comte) 的石像，正立在這個小小的方場中央，禮拜堂的前面。大主教李却留 (1585—1642) 的墓，即在禮拜堂裏面的右邊；這墓是 Girardon (1694) 建造的，是一個很完美的作品。我們在墓上可見一羣的雕像，扶掖着李却留的是宗教，伏在他腳邊啜泣着的是科學。懸于墓上的是李却留的帽子。墓後的牆上，有 Tribat 畫的大壁畫，表現着『神學』，有蘇爾彭 (Robert de Sorbon) St. Bonaventura，但丁，柏斯哥 (Pascal) 諸人的像在裏面。還有 H. Lefévre 作的李却留的銅像，很活潑的表現出這位瘦削而多心計的大主教來。在這座禮拜堂內，還有 the Due de Richelieu (1766—1822) 的墓，(右邊) N. A. Hesse 作的蘇爾

彭介紹神科學生見SF. Louis的大壁畫，（左邊）等等。由大禮學拜堂出後，又到盧森堡博物院去，仔細的把其中所藏的雕刻，對着目錄看了一遍，因為雕刻不多，所以到了五時便看完了。我從前到這個博物院去，都只注意圖畫而不注雕刻。但這裏的好雕刻實在不少。關於盧森堡的雕刻，將另有記，現在不說了。晚飯在北京飯店吃。飯後，遇見陳先生，前幾天托他代取匯票去，他今天取來了，交來二十鎊，又二千四百七十餘佛郎。正苦用款將竭，得此恰當其時。在一家咖啡館裏小坐一會，九時一刻回。又寫信；給聖陶，調孚一信，雲五，心南，敦易各一信。十一時半睡。夜間頗為亂夢所苦。

八月二十一日（星期日）

今天是我離家後的第三個月的紀念日。呵，這三個月，真是長長的，長長的，彷彿經過了十年八年！在上海，一個月，一個月是流水似的逝

去，在旅中却一天好像是一年一季的長久。還好，一天天都有事情做，覺得很忙，要是像在上海似的那樣懶惰下去，真不知將怎樣的度過這如年的一日好！

國事的變化，在這三個月內，也正如三年五年的長久的歲月所經歷的一樣。但不知家裏的人，和諸位朋友們的生活有沒有什麼變動？我放不下心——在這三個月內，岳父家中已有了一個大變動，便是大伯母的仙逝。唉，我回去後，將不再見到那慈愛的臉，遲慢而清晰的語聲了！唉，在此短短的三個月內，真如隔一個世紀呀！早晨，天色剛剛發亮，便醒了。看看錶，還只有六點三十分。又勉強的睡下。不知在什麼時候却睡着了。而在這『晨睡』中，又做了好幾個夢，有一個至今還清清楚楚的記着。我做的是回家的夢；彷彿自己是突然的到家了，全出于家中人的不意。一切都依舊，祖母還是那樣的健強，母親還是那樣辛勤而沈默，文英還是那樣不聲不響的在看書……但我的第一個戀念着的人却不見。我照舊的『箴呢？

「箴呢？」的叫着。母親道：「少奶不在家，到親母家裏去了。」我突然的覺得不舒服起來，如在高岸上跌下深淵，失意的問道：「那末，我就到他們那裏去。他們還住在原來那個地方麼？」母親道：「不，搬了。新房子，我記不清楚地址。」彷彿是文英，插說道：「我認識的，等吃完飯後，我陪了哥哥同去。」正在這時，江媽抱了一大包的我的衣服，笑嘻嘻的回來了。我連忙問道：「小姐呢？」她道：「還沒有回來，不在太太那裏，在大小姐家裏呢。」我又問道：「你們怎麼知道我回來的？」她道：是「×××說的。」「你知道小姐幾時回來？」她道：「這幾天×小姐生氣，打小孩，小姐住在那裏勸她，要下禮拜二方回家呢！」我非常的生氣，又是非常的難過，彷彿箴是有意不在家等我，有意要住到下禮拜二方回來似的。我憤憤的，要立刻到大姊家裏把她拉回來。正在這時，我却醒了。窗外車聲隆隆，睜眼一看，我還在旅舍的房間中，並不曾回家！只不過做了一個回家的夢！

起床後，窗外雨點浙浙的在洒落。因為今天心緒不大好，怕悶在家裏更難受，便勉強的冒雨出外。選了要去的四個地方，最後揀定了先到恩納 (J.J. Henner) 的博物院。這個博物院在 Avenue de Villior 四十三號，離旅館很遠，坐 Tram 去太貴，便決定坐地道車去，因為地道車的路徑最容易認識。在聖米蕭爾街頭下地道，換了一次車，才到 Villior 幾乎走了大半條的 Villior 街，方見到四十三號的一所並不大的房子，棕黃色的門，上面標着『恩納博物院』 (Musée J.-J. Henner)。門上的牆頭有恩納的半身像 (銅的) 立着。但兩扇門却緊閉着。我按了按電鈴，一個看門人出來開了門。裏面冷寂寂的，只有先我而來的兩個老頭子在細看牆上的畫。沒有一個博物院是比之這個更冷寂的了。看門人只有一個，要管着三層樓的事 (連樓下，在中國說來是四層)。但卻沒有一個博物院比之這個更親切可動人的；這裏是許多這個大畫家生前的遺物，有他的煙斗，他的眼鏡，他的鉛筆，他的用了一半的炭筆，粉筆，他的大大小的油畫筆，他的還黏

着許多未用盡的顏料的調色板，他的圓規，他的尺，……這裏是他的客室，他的畫室，畫室裏是照着原來的樣子陳列着，我們可以依稀看出這個大畫家工作時的情狀；這裏是他的作品，一幅一幅的陳飾在他自己住宅的壁上，其中更有無數的畫稿，素描，使我們可以依稀的看出作成一幅畫是要費了多少的功力。我在巴黎，也曾見到過好幾個『個人博物院』，羅丹（Rodin）的是規模很大，莫納（O. Monet）的是絢偉明潔，却都沒有恩納的那末顯得親切。他的藏在這個博物院的連素描在內，共有七百幅以上，他一生的成績，大半是在這裏了。

恩納（1829—1905）在一八四七年到了巴黎，後又到意大利去，在羅馬，委尼司諸地遊歷學習着。他以善于畫屍體著名，尤其是許多幅關於耶穌的畫，其中充滿了悽楚的美，如『耶穌在十字架上』，『耶穌在墓石上』，『耶穌和聖女們』等都是。但最使他受人家注意的，還是他的許多幅詩意欲流溢出畫架之外的幽秀淳美的作品，如讀書，水神在泉邊，哭泣，牧歌

等等。他還畫着許多肖像畫，如他母親的像，他自己的像等等，其中尤以幾幅想像的頭部，如 *Fabiolorpheline* 等等，畫得更動人。他在一八六三年，第一次把他的作品陳列于 Salon 裏，以後便常久的都有陳列。他的畫除了這個個人博物院裏所陳列的以外，在洛夫，在盧森堡，在小宮，以及在其他外省的博物院裏，都有之。

我第一次認識的恩納的作品，是那幅讀書 (*Ta Lisenze*)，這是六七年以前的事了。那樣的靜美的情調，那樣的具着詩意的畫幅，使我竟不忍把她放下手。但這還是複製的印片呢，在那時，在中國，我是沒有好運見到他的原畫的。後來，我便在小說月報上把這幅畫再複製一遍，介紹給大家。我到了巴黎後，在洛夫見到了他的這幅讀書的原畫，在盧森堡見到了他的別的好幾幅畫。然而最使我驚訝的，還是那幅想像的頭部『*Fabiola*』；這是一個貞靜的少女的頭部，髮上覆着鮮紅欲滴的頭巾，全畫是說不出的那樣的秀美可愛。但那幅畫却是複製的印片，在洛夫，在盧森堡，在別的

博物院的門口，賣畫片目錄的攤櫃上，都有得出賣，有的大張，有的小張而價錢却都很貴。我真喜歡這一張畫。我渴想見一見這張原畫。但我在洛夫找，在盧森堡找，都沒有找到。我心裏永遠牽念着她。這便是這幅畫，使我今天在四個要去的地方中，先揀出恩納博物院第一個去看，而這個博物院却是最遠的一個。我想，這幅 *Fabiola* 一定是在這裏面的。果然，她沒有被移到別的地方去，她沒有被私人購去，她是在這個博物院的壁上！呵，我真是高興，如拾到一件久已失落掉而時時記起來便惋惜不已的自己的東西時一樣的高興！如果這個博物院，只有這一幅畫，而沒有別的，我也十分願意跑這一趟遠路，便再遠些也不妨。可惜我所能有的，只是複製的所印片，而印片那裏能及得原作的萬一！我在她前面徘徊了很久；等到我由三層樓上走下時，又在她前面徘徊了好久。

我臨走時，向看門者買了四十張的畫片，僅 *Fabiola* 買了五張。那看門的人覺得很詫異，說道：『先生買得不少！』大約不會有人在他手裏買

過那末多的晝片過！仍由地道車回家，到家時已過十二時，這半天是很舒適的消度過去，暫忘了清晨所感到的濃摯的鄉愁。

下午，天氣仍是陰陰的，雨却不下了。我仍跑出去。先到巴爾扎克博物院，看門的人說，現在閉了門。在八月中，法國的博物院，有許多是閉了門的，連商店也多因主人出外避暑而暫停營業，彷彿他們不去避暑，不到海邊去一月半月，便是『恥辱』一樣。這樣的強迫休息的風尚，却也不壞。至少也可以使他們變換環境，感到些『新鮮的空氣。』但也頗有人說道，很有幾家大戶人家會故意的閉上了大門，貼上佈告，說主人已去避暑，其實却由後門出入。更有，在巴黎他處暫住了幾天，去到美國的藥舖，買到一種擦了皮膚會變黑的藥，塗在身上，却告訴人家說，他已經到海邊也去過一次了。但這樣的事究竟少，也許真不過是一句笑話而已。巴黎這一個月來人實在少，戲院也有好幾家關門的。到處都紛紛乘此人少的好時候在修理馬路。只有外國的旅人及外省的遊人却到了巴黎來看看。飯店

裏，外國人似乎較前更多，而按時去吃飯的人却不大看見了。

由巴爾札克博物院走了不遠，便是特洛卡台洛宮（The Trocadero）了。我由後園裏走進去，轉到前面。特洛卡台洛宮裏有兩個性質很不同的博物院，一個是比較雕刻博物院（Le Musée de Sculpture Comparee），一個是人種誌博物院（Le Musée Ethnographique）。比較雕刻博物院占據了特洛卡台洛的樓下全部，由A至N，共有十三個間隔，（其中沒有L）再加B.D.K.M共是十七個。由十二世紀至十九世紀的法國雕刻，凡是羅馬式的與高底式（Gothic）的雕刻都很有次序的排列着，且也選擇得很好；不過都是模型，不是原物，但那模型也做得很工緻。在那裏，我們真可以讀到一部法國雕刻發展史，而不必到別的博物院去，不必到外省去。在法國的雕刻，重要的希臘，羅馬，埃及，諸古國，以及十二世紀至十六世紀外國彫刻，也都有模型在着，以資比較，雖然不很多，但拿來參攷，則已夠了。這些希臘，羅馬諸古國及外國的彫刻，都在這個博物院的外面一周。

人種誌博物院是很有趣味的，也許見了比較雕刻博物院覺得沒有趣味的，到了這裏一定會感到十分的高興的；那裏有無數的人類的遺物，自古代至現代，自野蠻人至文明人，都很有次序排列着；那裏有無數的古代遺址的模型，最野蠻人的生活的狀況，最文明人的日用品和他們的衣冠制度；我們可以不必出巴黎一步而見到全個世界的新奇的東西與人物。這個博物院占了特洛卡台洛宮的第一層樓，但在樓下也有一部分陳列品。可惜其中除了靠外面的一層房間外，其餘的地方都太暗，看不大清楚，這是一個缺點。最令人觸目的是：許多紅印度安人的模型及所用的弓箭，土器，帽子，衣飾等；印度安人用的獨木舟，神壇的模型，他們的奇形怪狀的土瓶等等；還有從中美洲來的東西；還有墨西哥的刻雕，銅斧，用圖表意的手稿，武器，瓶子等等。更有關於非洲土人的許多東西。另有一部分是關於歐洲諸國的，有意大利，希臘，匈牙利，挪威，冰島，羅馬尼亞等國；另有一個大房間，陳列俄國及西伯利亞的東西，還有一個瑞士村屋的

模型。法國各地的風俗人情，則可在樓梯邊的另一排屋子裏見到。

還有一個『*La musée cambodgien et Indo-Chinois*』我沒有見到，還有第二層樓，我也沒有上去。

特洛卡台洛宮在一八七八年建築來爲展覽會之用，規模很不小，形式是東方的樣子，正門對着賽因河及伊爾夫塔。

五時回家，寫了一封信給箴，因爲今天我們是離別的第三個月紀念日，要寄一信給她，信內並附給大姊及文英的畫片。夜飯時，喝了一瓶多的酸酒，略有醉意。回家後，一上樓便躺在床上。匆匆的脫了衣服，不及九時半，卽沈沈的睡去。

八月二十二日（星期一）晴

今天太陽光出來了，不覺的使人感到一種光明的愉意，然而在我的心裏却還是陰沈沈的。昨夜睡得很不安，半夜曾醒來幾次。又爲亂夢所苦。

一個夢却奇特；彷彿是箴把房門關了睡。我回家了，敲門不應。我從窗外，推開了窗隔而爬進房去。箴正在床上和衣睡着，睡得很甜蜜。她身上蓋的是我現在所蓋的黃色絨氈，她的頭露出氈外，她的腳也露出氈外；我輕輕的走近床邊。正要俯下頭來，偷偷的吻她，不知何故，自己却忽然的醒了。房間裏是黑漆漆的，隱約的聽見隔房間鼾聲。我心裏很難過。這個美夢怎麼會不繼續的做下去！

郵差又敲了房門進來，交給我調孚及聖陶的一封掛號信。調孚在信裏很詳細的報告我國內諸友人的消息。我匆匆的下樓，在信格裏又收到伯祥的，乃乾的少聰的信各一封。只不見有箴的來信。我很失望！別人的一千封信，一萬封信，怎麼抵得她的一封信呢！自上個星期一她來了兩信後，至今又隔了一個星期了，怎麼還沒有信來？唉，這一個星期是如何的長久呀，在我看來！今天不來，又要等到星期四了。大約是她寫的信投郵過晚，不及趕上這一次火車吧。唉，難忍受的等待呀！

在一家咖啡館喝了一杯咖啡，吃了一塊餅後，即到中法友誼會去，要看中國報紙，她的雙門却緊閉着，不知何故。下午，約了元同到意大利街一家書舖裏買 *Kama Sutra*，還是一本印度古代講『愛術』的書，有英文譯本，有法文譯本。法文譯本定價十八佛，英文譯本却要一百佛，真是相差太遠了，而法文本還多了許多附註呢。我因為不大懂法文，只好買英文本的，又向元借了他的法文本的，預備對照着讀。此外還買別的二書，價共三十佛。在元的旅館裏坐到四時半。爲了魏兆淇托問赴比手續，特跑到公使館去，找陳君說了一會。五時回，在家看書。『*Kama Sutra*』一書並沒有我願想的那末『詭異』『豔麗』，我很快的便看完了半本。晚飯後，又接下去看，幾乎把牠都看了一遍。只有幾個小地方我因爲不高興看，把他們忽略了過去。這一類的書，在巴黎真出版了不少，用英文寫的也很多，但英文本却總比法文本貴到五六倍。還有一本波斯的『奇書』？香園 (*The Perfumed Garden*)，英文本却要一百二十佛，此外還有其他，總之都是這一

類的書，都是要用高價賣給英美人的。還有幾部小說，故意打上“Not to be sold in England”的印子，這樣的印子一打上，却更容易引動他們的好奇心了。其實內容一點也沒有什麼『違禁』的地方，我曾買過這樣的小說一二本看過。十時睡。

八月二十三日（星期二）

今天天氣又不大好，上午晴了又陰，陰了又晴，天堂上似乎總瀰漫着雨雲，不帶雨衣出門實在不放心。清晨六時左右，又醒了一會，又勉強的使自己睡着了。——好在我睡着得很快——在這時，又做了一個夢，彷彿是玄珠由西伯利亞到了巴黎來。我們真是帶着激動的心而相見！我們已別了很久，我是天天爲他担心着。如今居然見他平安的在巴黎，我喜歡得反而說不出一句慰喜的話來。我問他許多俄國的情形。他告訴我後，又說，他不久便要由法國復回到上海了。我竭力的勸他留在法國，他總是不聽，

我很不高興的醒了過來，窗外太陽光已經很高。呵，他如今還在中國呢。
××來信說，他在江西。祝他是平平安安的在這個大時代中過着呀！早餐後，又到中法友誼會去，門仍閉着，大約是會裏的人都避暑去了。順便到 Rue Madame 一家書館裏，買了五冊的 Tanehnitz Edition 的書，共價六十佛。坐在公園草地旁，把書打開，看了一篇史的文生的小說。十二時回家。飯後，與元等同到波龍森林的邊境，又回來，因為他們不高興去划船。他們去買東西，我獨自到小宮 (Petit Palais) 去。小宮即在大宮的對面；大宮爲每年各種 Salon 的陳列所，小宮則爲巴黎城的美術館。大宮，小宮的前面，便是亞歷山大第三橋，再過去，在對河，便是 Invalides。這兩個宮及這個橋都是一九〇〇年時爲了開展覽會而造成的。小宮的大部分是陳列油畫的，其中有 Paul Chabas 的浴女，O. Guillonnet 的阿爾琪亞的結婚，以及印象派畫家 Sisley, Manet, Cazin, Monet, Renoir 諸人的作品，而 Eugène Carrière 也有四大幅的把人物罩在灰黃色雲霧中的油畫。

此外更有三間房子，一間是專陳列 Ziem 的畫的，名爲 Salle Ziem 一間是專陳列 J. J. Henner 的畫的，名爲 Salle Henner，一間則陳列 H. Harpignies 及 羅頓 (Rodon)，羅丹 (Rodin) 諸人的畫的，名爲 Salle Harpignies。雕刻則陳列在大門兩旁的兩個大廳裏，在樓下一室裏也有一部分，其中也有不少好作品。此外還有好幾個 Collection 都是收藏家送的，內容很複雜（以 Collection Dunitz 爲最多）。我買了四十佛的畫片回來。到家已五時餘。桌上放着三包書，是調孚寄來的，其中有稿子，有血痕等書。傍晚，下了大雨。冒雨去吃飯。晚上寫了好幾封信後，十一時睡。

八月二十四日（星期三）陰晴不定，不時下雨。

昨夜又爲亂夢所苦。這幾天不知何故竟如此的多夢！彷彿見箴在樓上打牌。我在樓下等她。實在等不住了，便高聲的對她道：『我先回去了』，而她不立起身來，只答道：『你先回去也好，我就來』。我很不高興。却

正在這時醒了。因雨，上午在家未出，在抄日記，預備寄給箴。獨自到北 京飯店吃飯。飯後，遇蔡醫生，知道元病了，便同去看他。他昨夜肚子痛；今天已好了。在他那裏，談到六時回。陳女士送了放園先生的一封信來，說了一會即去。晚飯時，遇見X，他的肺病更深，已有些咳嗽，我很爲他担心。他自己也覺得非到外省去養病不可。夜間，在家續抄日記，直抄至今日的，已畢。十一時睡。

八月二十五日（星期四）

全日雨絲如藕絲似的，綿綿不斷。間有日影，破雲而出，亦瞬即隱去，如美人之開了一縫窗櫺，向外窺人，而惟恐人覺，一瞬即復掩窗一樣。今日是由西比利亞火車來的信到達的日子，但箴的信沒有來。全個上午都因此鬱鬱。悶坐在家中，寫信給箴，並附八月十九日至二十四日的日記十二張。頗怪她爲什麼來信如此的稀少。隨即把這封信冒雨寄發了。回

時，又寫給調孚，聖陶及諸友的信，並寫給同人會的信，附了不少畫片去。午飯後，元等在此閒談，至三時半方去。又寫給廬隱及菊農，地山的信。四時半時，下樓寄調孚的信，在信格裏不意中得到了箴的來信！我真是高興極了！惟其是『出于不意』，所以益覺得喜歡；惟其是等待得絕望時，而忽然又給你以你所望的，所以益見其可貴。門前雨點潺潺的落下，我立在那裏，帶着顫動的心，把箴的信讀了一遍。我很後悔，不應該那末性急，上午信一不來，便立刻寫信去責備她！我真難過，錯怪了她！這都是郵差不好，本來應該上午送來的信，爲什麼遲到下午四時半才送來？冒雨寄了調孚的信後，匆匆的上樓，又從懷中，取出她的信來，再讀了一遍兩遍；很高興的知道她將于下半年和大姊同去讀英文。還附有叔弼的一封信，他報告說，已經考取了滬江的高中。這都使我喜歡。但箴的信上又說，『我想法國不是一個好地方，你可不必多在那兒留連着。何不早些到英國去呢？法國風俗是非常壞的，你看得出嗎？』這又使我好笑。她真是

太『過慮』了。她難道還不知道我的性情嗎？她常笑我，一見女人，臉就會紅。我自信這樣的人決不會爲『壞風俗』所陷溺的。且我在法國並不是無事留連着，實在是要看些法國的，或者可以說是巴黎的藝術與名勝，且要等候幾個朋友同行也。立即匆匆的寫了一封覆信給她，怕她得了早上的信後，將焦急也。蔡醫生和宗岱來，同到萬花樓吃晚飯。晚飯後又寫給濟之，放園及舍予的信。十時睡。

綜計自上次寫了幾篇文章後，又有十天沒有動筆寫東西了——除了寫信和寫日記。真是太懶惰了！明天起，一定要繼續的寫文章了，我預想要在二三十天內寫不少東西呢！再因循下去，一定要寫不完了。

八月二十六日 星期五

起來梳洗時，太陽光已照耀着。呵，好不可愛的太陽！今日的心境，也和昨日不同了，正如天氣之不同一樣。想開始寫一篇盧森堡博物院參觀

記之類的文章，已經把材料都找好了，放在桌上，且已經在稿紙上寫了半張了，房門上忽然有人叩着。×××君走了進來。他直談十一時後才去。他的肺病很深，使我非常怕。他之來，如一片陰雲似的，把我清晨的心上的太陽光罩住了，雖然窗前的太陽光還是仍舊的燦爛。我在太陽光中坐了許久，感到一種說不出的苦悶。虧得元來，喚我同去吃飯，才把這愁悶驅逐開了。飯後，與元及蔡醫生在盧森堡公園樹下坐到四時才回。太陽光在綠葉間遊嬉着，小孩子們在地上遊嬉着，麻雀們，鴿子們在閒散的飛着，跳着，叫着，大自然是如此的愉悅着！我的心不禁與之共鳴了。歸家坐了不久，陳女士與楊太太來談。箴的來信說，『日記』缺了五月三十日至六月四日的，我所以請陳女士把她的日記，約略的說給我聽一下，以便重記。這幾天的日記，我恰恰沒有留底稿，且已忘記了。謝謝她把這幾天在船上的事告訴了我，使我回憶起了許多的事，不難把他們補記下來。楊太太臉上生了一個東西，她說，很痛，一邊的臉都腫了。我約她明天飯後到

我這裏來，給蔡醫生診看，他正是專門的外科，要得到他的指示後，才可安心些。七時，她們回去。

與蔡醫生同在北京飯店吃飯，飯後，同到一家 Music Hall，名爲“Palace”的，去看婦女與競技 (Femmes et Sports)。[E]黎的 Music Hall，是全世界有名的，在別的地方決看不到的；那樣大胆的表演，除了巴黎外，還有那裏會有之！他們名這些東西爲“revue”，真是名副其實。婦女與競技共分二部，凡四十五幕。有的很粗俗，有的很美麗，但大都在表現女子肉體的美，沒有什麼深意；除了小小的歌詞與應節的跳舞外，除了赤裸裸的女子，輝煌華麗的佈景與衣飾外，更沒有什麼別的了。有人說，這是『耳的愉悅』，其實不對，應該說是『目的愉悅』。在第一部分，先之以環球的歌，繼之以莫西哥歌，再有給紐約歌，當你要被愛時，巴黎景色，緩舞，婦女與競技，打球，搖船，游泳，航空，等等；其中最使我高興的是的，但我有兩個佐綏芬一幕，兩個黑女，又醜又怪的在台上亂

跳亂舞，不知他們何所愛而喜見這些怪狀怪舞。（巴黎頗有拜「黑」狂）

第二部分則有：過去日子的歌，當像你的一個女子 愛像我的一個男子時，夜間的月出，鳥，玫瑰花盛開時，打拳，花戰，等；而全劇即在花朵紛飛的花戰中漸漸的閉幕了。坐在前排的觀客，曾得到好些台上舞女們拋下來的花朵。這種 *Harpe*，佈景及衣飾是最足動人的，都是極爲和諧而美麗的。講到女子的肉體美，那當然是這種 *“Fornio”* 最能吸引觀客的一端；然一大羣赤膊露腿的女子，全身只有腰下是圍了一點東西的，在台上循規蹈矩的合舞着，其實並不見得怎麼美，或怎麼動人；乳房垂垂的掛着，手膊和腿部的筋肉，都因激烈的動作而墳起，並不是我們所想像的那末富滿圓潤的『女性美』也。也許『女性美』真不過僅存在圖畫中，僅存在想像中而已。但在這許多幕中，也有幾幕是使我喜歡的，至少有兩節；其一是：當你要被愛時；寫一個貞靜的女子，以歌聲表現出她的隱藏在心底的求愛之情。但好幾個男子，愛情不專一的男子，陸續的來誘惑她。她並不

理會他們，她要的貞固的愛情。他們去了，幾個女子立刻把他們的如流水的愛情牽引住了。他們一對對的，圍繞于她的四周，誇耀着，誘惑着，傲謾着，但她却堅定的立着。他們來了，又去了，而她仍只一個人站在台上唱着悽涼之歌，尋求着貞固的愛情。其二是：夜間的日出。先寫『夜神』在羣星的擁護中出現；次寫『黎明』帶了微紅的曙光而出現，再次寫『日出』，各地方有各地方的太陽，如中國，印度，波蘭，意大利，西班牙，美國及非洲，各有一個神爲代表，還有許多舞女，飾爲『太陽光』。『另有一個歌女，立在台邊，唱着介紹這些『夜』『黎明』與『太陽』。這是全部 Revue 中最美麗絢爛的一節，完全以她的『美麗絢爛』使人注意的。所謂引動世界的巴黎的 Revue，每個人到巴黎都要一見識的 Revue，不過如是而已。

這是我看 Revue 的第一次，也許不再去看，十幾個 Music Hall 所表演的都不過如此而已。『Palace』還算是上等的一個，再有更赤裸裸的，

更粗俗的地方呢，所有的舞女，真不過全身只掛了手巾大的一塊布。假定巴黎警察廳不禁止，也許連這一塊手巾大的布也早已取消了。

自八時半進“Palace”，至十二時左右才閉幕，到家時已經午夜過半小時了。

八月二十七日 晴（星期六）

因為昨夜睡得晚，起來時，已經十時了。到盧森堡公園去，讀了 Hardy 的“Life's little Ironies”一篇，頗爲之不怡，Hardy 的東西，差不多沒有一篇不是灰色的，慘鬧的，悽楚的。飯後，蔡醫生在我房裏談了一會。楊太太來，他看了一看她臉上的小瘡子，那是很不要緊的。楊太太去後，我們同到Riboli街一家賣英國書的書舖裏，買到一本五十本流行的歌劇，價八十五佛。又到喜劇院（Opera Comique）定座看漫郎，計正廳後排，價三十佛又五十生丁。又同到波龍森林，在一家咖啡館裏喝茶，看

隔院的人一對對在隨了樂聲跳舞着。五時，到湖上划船。暮色漸漸的籠罩上兩岸，松樹筆挺的如巨人似的矗立着，小舟朦朧的在微光的湖面上浮蕩着，天上有數抹的紅雲。『黃昏曉』已熠熠的鑲在藍天上了。當我們的小舟，轉槳歸來時，遙見對面森林下，紅光如燃，景色至美，蓋即我們剛才喝茶的跳舞場之『燈火齊明』也。晚飯到 *Père Louis* 吃飯，那是專以燒雞著名的，價錢也不貴，顧客擁擠得不堪，常要立在那裏等候。我們一進門，便見一大串的雞穿在棍上，在火上燒烤。我吃了田雞和烤雞，味兒都極好。田雞都是腿部，烤雞則胖嫩異常，幾乎入口即化。從沒有吃過那末好的烤雞過。飯後，在街上閒步，直到了 *Place de Concorde* 附近一家咖啡館裏才坐下，整條的『四馬路』，『半條的』『大馬路』都走過了。這是在夜間巴黎的街上散步的第一次。下地道車回時，已經十一時了，即睡。

八月二十八日（星期日）晴

至今日，已離家一百日了！在這一百日中，幾乎天天總是不斷的做着『歸家』之夢的；然而一想起『已離家百日了！』便不禁更要引起濃摯的『鄉愁』。心裏愁情重疊，很想設法排遣。清晨，到公園走了一周。午飯時，元與蔡醫生約去吃燒豬，這家飯店即在 St. Michel 街附近，排場頗大，是專以吃燒豬著名的，那些豬據說是喝牛奶長成的。但豬肉太多，太油膩，吃得過飽，頗不舒服。飯後，到 Place de Victor-Hugo 看『十人畫會』的露天展覽會，但到了那裏，車馬冷落，廣場上並無一幅畫陳列着。我還以為改期了呢。蔡指道：『那邊不是麼？』那邊街頭，陳列了一長排的畫。我們轉過去看。畫並不多，真只是十個人畫的，但好的也真少。我們匆匆的走了一遍，姑立在一個我們以為畫得還好的幾幅畫前面看了一會。一個看守畫幅的女人即跑來問道：『你們要不要問個價錢？』我們說，『不，』隨即走開了。清寒的畫家真是可憐。回到盧森堡車站，上車至 Robinson 去，車行半小時才到。那裏是一個很有名的鄉落，以跳舞

場及樹頂的房屋著名。那些木屋高據于古樹的頂幹上，很有逸趣，大約是仿照了瑞士家庭魯濱孫中的木屋而造的。小小的一個山，綠蔭交加，遊人如蟻，沿路都是小咖啡館。大的跳舞場有三所，都是一張張桌子坐滿了人，我們擠不進去。只好在場外坐了一會，靜聽着舞樂悠揚的奏着，一對對的人，隱約在綠林裏面轉了來，轉了去的跳舞着。傍晚，坐火車回來很覺得疲倦。休息了一會，便去吃晚飯。飯後不久即睡。

八月二十九日 晴（星期一）

清晨，即醒勉強的又睡了一會。亂夢如夏雲，擾人至苦。梳洗後，下樓，得箴一信，甚喜！抄了一會日記。元來，同去吃飯。飯後，買了兩鎊葡萄，在房裏吃着。這裏的葡萄極好，有白的，有黑的，一顆顆都晶瑩如珠玉，不要說吃下去，便看看也夠可愛了，入口則甜汁如蜜，多無子者，兼有一種玫瑰花似香味；白的，更似我們故鄉的荔枝味兒。這樣的葡萄，

在故鄉是吃不到的。喜歡吃水果的人居留在法國真是不壞——桃，杏，李，還有櫻桃，那一樣不好。惟有梨，味兒略略的淡些。三時，同到波龍森林去划船。等划船的人真多，我們拿到了三〇三號的紀碼，到了一點鐘後，才有得船划。上湖中小島的咖啡館裏喝茶，因口甚渴。六時回，在房裏洗澡。天氣真熱，自到巴黎後，沒有見過這樣熱的天氣。七時許，到北京飯店吃飯；匆匆的吃完了飯，即到喜劇院去聽漫郎。漫郎是教士 Prevost 著的一部小說，曾有好幾個人把她改編為歌劇，而惟現代大音樂家 Massenet 所編的一本為最好，今夜所演唱的，即為他所編的。Massenet 的石像新近豎立在盧森堡公園中，他的像下，即有漫郎的一個像刻着。漫郎的故事真足動人；當我無意中翻檢說部叢書時，得到一本漫郎攝實戈，無譯者姓名，一讀之下，即大為驚奇。乃知茶花女所深喜者即為此書。自到巴黎後，天天去看此劇，總因無伴而中止，今夜乃得蔡醫生為伴而看所欲看的漫郎了！全劇分為五齣；第一齣寫 des Grivaux 與漫郎初相見而偕逃的

事；第二齣寫他們倆住在巴黎，而 *des Grieux* 爲他父親所誘歸的事；第三齣寫漫郎被繁華所陷溺，跟隨了一個貴族同住著，但她的心終不忘 *des Grieux*。後來知道了他要做『和尚』，便立志去尋他，去勸他。第四齣寫她與他在禮拜堂中相見，這一次是她引誘他同逃了！第五齣分兩幕，第一幕寫他們倆去賭博，被貴族引警士捉去；第二幕寫漫郎被充軍，*des Grieux* 想了種種方法與她相見。而她的生活力已盡，即倒在他臂上死去了。全劇的音樂，都極動聽，亦間插以對話。其中以漫郎初見 *des Grieux* 時羞澀的說出她的名字；漫郎知他們倆將離別，對小桌，唱再見，我們的
小桌一歌時；在禮拜堂中 *des Grieux* 唱的幾個歌；以及漫郎將死的歌爲最幽婉動人。喜劇院，沒有歌劇院宏大，但也有四層，可容六七百人；歌劇院演的是大名著，嚴重而莊偉的，如魏格納的數劇，如參孫與特里達等等；喜劇院所演唱的，則爲近代人的歌劇，較爲輕巧的，如加爾曼，漫郎，蝴蝶夫人，維特等等。他們的區別，很像法國喜劇院 (*Comedie*)

(Francis)及Odéon之不同，又有些像Louvre博物院與盧森堡博物院之不同。十一時五十分，出戲院，到附近咖啡館坐了一會，即回。十二時半睡。

八月三十日 (星期二) 晴

天氣還是那末熱，現在的巴黎真有點像夏天，真應該說避暑了。黎明時，又醒來一次。八時半起床，寫了一信給箴。十時半，去寄信，並到公園走了一會。得予同，愈之及舍予各一信，坐在咖啡館裏拆開讀了，很高興。飯後，與元等同坐公園閒坐着，三時回。午睡了一會，在家寫信給予同，愈之，聖陶，雪村及舍予。信寫畢，已將七時。蔡醫生來，同到萬花樓吃飯。飯後，喝了咖啡。街角的天空上，掛着如鐮刀似的新月，晚烟微微的濃了。蔡道：『到森林去划船吧。』說『森林』，當然是指波龍森林而言，芳登波羅太遠，Vincenne是在工人區中，我們沒有去過。街上一

點風也沒有，便黃昏也不見涼。我希望那邊會有一點風，便答道：『好的。』船頭上有一盞紅的紙燈掛着，免得黑漆漆的船要相衝碰。這一夜，幾乎是我一個人在划着船，繞了島打了一個大圈，一個小圈，還停在小瀑布下靜聽着潺潺的水的清音。晚上的湖面，游人也並不見少。所有的小舟仍都出去了。湖面上，一盞盞紅燈，各把長長的紅影投映在水中，宛如放湖燈時的西湖。今夜我腕力覺得特別好，一點也不疲倦。只是手掌上的皮有點墳起了。十時半，舍舟上岸，走了一條的森林大街 (Ave. de Bois)，沿街坐了許多的人，看人，也被人看。又轉到 Henry Martin，在那裏等電車。到十一時半才回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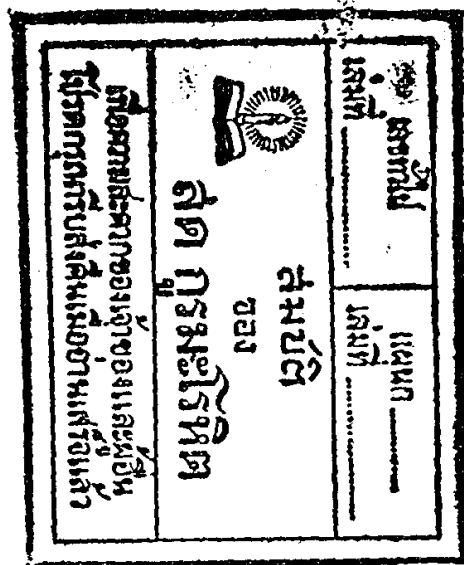
八月三十一日 (星期三) 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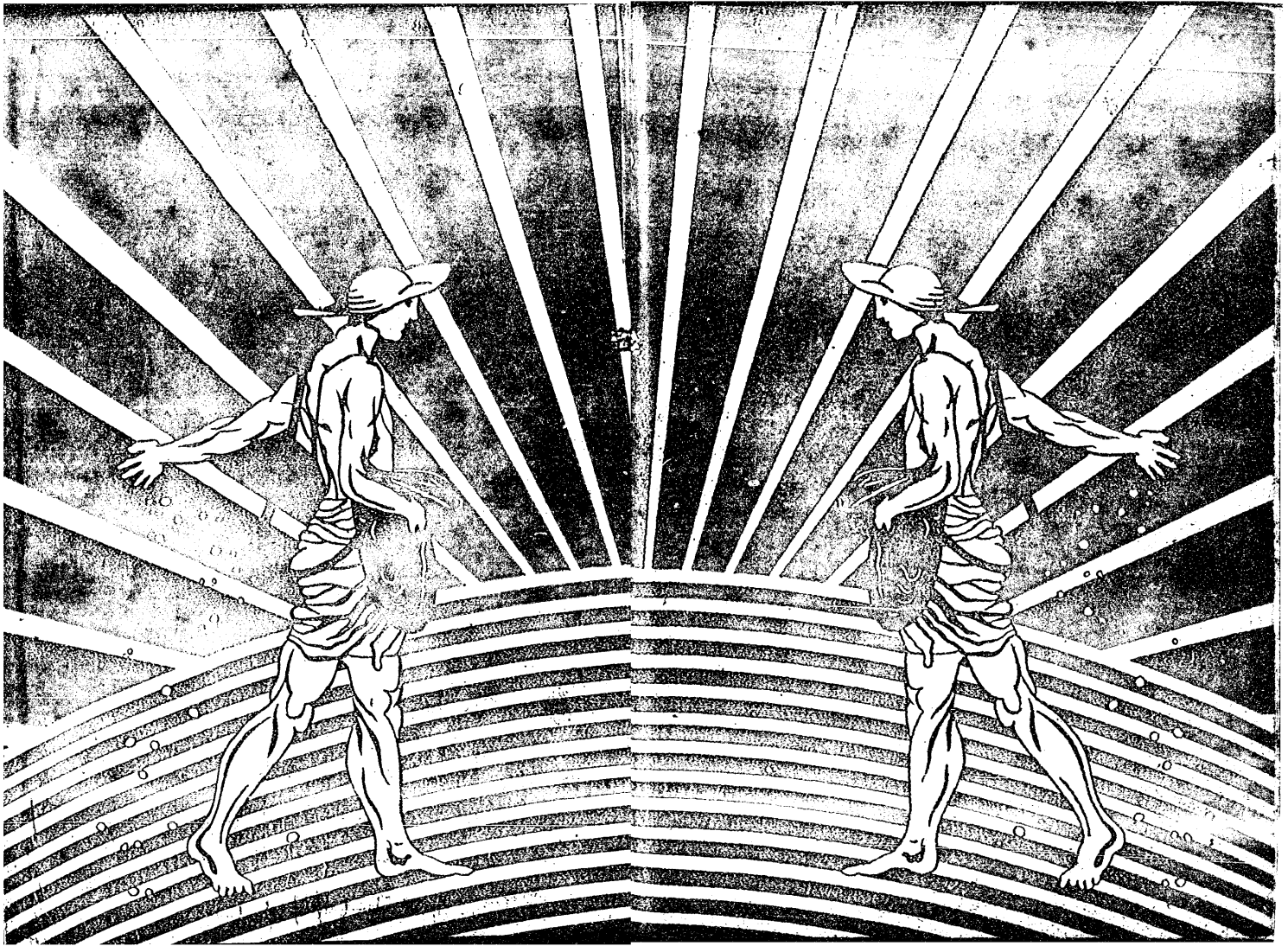
夜間頗不能安睡。起床後，梳洗，記日記，已至十時半。到公園看報，走了一周，不覺的已經將十二時了。與元同去吃飯，飯後在 Chung 咖

啡館坐到將三時才回。本想寫漫郎攝實戈一文，寫了半頁，覺得心緒很亂，又放下了，便拿起日記來抄寫。七時，到萬花樓，與元同吃晚飯。飯後，和楊太太及學昭女士同到喜劇院 (Opéra Comique) 看維特 (Werther)，戲票前幾天已由楊太太替我買好了。座位在三層樓，但還算寬舒可坐。維特亦為Massenet所編，係依據于德國詩人歌德 (Goethe) 所著的小說少年維特的煩惱者。那個綠衣黃褲的熱情少年，活潑潑的現于我們之前。全劇共分四幕，五段；第一幕敘夏綠蒂的家庭及她與維特在月下共話，那時是聖誕節，孩子們正高高興興的唱着聖誕歌。維特在清光如水的月下，向夏綠蒂傾洩他的情懷。但夏綠蒂却婉拒道，她已經由母命與阿爾伯 (Albert) 訂婚了。維特很悲苦的失望着。第二幕寫阿爾伯與夏綠蒂已經結婚三個月了，他們倆同到禮拜堂去。但維特又追蹤而至。夏綠蒂仍婉拒維特的熱情。第三幕是在阿爾伯家的客室。夏綠蒂讀着維特的來信，心裏十分的紛亂而悽楚。正在這時，維特推了門進到室中；他再也抑制不住他的戀情

了！他向她熱烈的，熱烈的表示他的愛情，她還是婉拒着。這天又是一個聖誕節。她進了房門，迷亂的躲在房裏。維特推門不進。掙持了一會，他忽然的清醒，另有了一個決心。他匆匆的離了她的家。阿爾伯在這時回來了。跟着來的是一個使者，乃維特差他來借手槍的。阿爾伯叫夏綠蒂把手槍遞到來人的手中。夏綠蒂當然明白有什麼事要發生。于是她匆匆的披了外衣，趕到維特住的地方去。第四幕第一段開場時，我們看見維特坐在他自己家裏燈光下寫最後的信，手槍放在桌上。信寫完了，他立起來，把手槍抵住胸前。幕布漸漸垂下。第二段的幕布復揭起時，我們見維特已倒在地上。夏綠蒂匆匆的進門。她已經來不及阻止維特的自殺了，她悲戚的扶起他，他微弱的向她訴說着最後的熱情。隱隱的聖誕歌的聲音由窗外透進。維特是倒地死了。夏綠蒂驚叫了一聲。窗外還隱隱的透進孩子們的歌聲。她無力的叫道：『維特……一切都完了！；……』便暈倒在維特的身邊了。幕布又漸漸的垂下，全劇是告終了。這當然與歌德的原作，情節略有

出入。Massenet 的音樂，在此劇裏是異常的緊張而熱烈，漫郎似乎還沒有如此的使人驚動。我自始至終，一點也沒有鬆懈過，緊緊的，緊緊的，爲她所吸引。今夜扮維特的是 Kuisis，動作與歌喉都很好。以維特故事作爲歌劇的，不僅始於 Massenet，在他之前已有好幾種，但在現代，演唱的却是他所編的一種。他的維特第一次在一八九二年二月，出演于維也納，第二年正月，才在巴黎喜劇院出演。散戲後，坐公共汽車回。送楊太太她們回家後，我到了自己的房裏，已經是第二天一時了。





一九三四，九，一 付排
一九三四，十，三十一 初版

1———3000

必 翻 所 版
究 印 有 權

角九洋大售實

號七〇三字審證查審會員委查審部黨央中

